

## 《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》卷八

### 081. 卷八

阿難！如是眾生，一一類中，亦各各具十二顛倒，猶如捏目，亂華發生。

阿難呢！像上邊我所講的這個十二類的眾生。「一一類中啊」：每一類裏邊。「亦各各具十二顛倒」：在每一類眾生裏邊呢，不是單單他那種顛倒，十二類的顛倒啊，他都互相通著。「猶如捏目」：這種亂想顛倒啊，都是從虛妄生出來的，猶如捏目，好像啊，你捏上這個眼睛看東西啊，啊，「亂華發生」：那麼有一種啊，狂亂的華發生；你如果要是把手放開呢，就什麼都沒有了。

這表示啊，因為你追逐這個顛倒妄想，你才有這個生死輪迴呀，在這個十二類眾生裏邊呢，互相輪轉，如果你要是不隨著這個妄想轉呢，不隨著這個無明去呢，你能啊，迴光返照，反聞聞自性，你把這無明破了，那麼就什麼都沒有了。

顛倒妙圓真淨明心，具足如斯，虛妄亂想。

在這個虛妄生出這種顛倒啊，啊，對自己這個本有真正妙圓真心呢，「真淨明心呢」：自己那個常住真心，性淨明體這個真淨的明心。「具足如斯」：你依真起妄，在那個如來藏性上邊呢，生出這個無明叫具足如斯，有以上啊，所說的這個種種的這個顛倒的輪迴生死流轉這種種的情形。「虛妄亂想」：這個虛妄啊，一點都不實在的這種的亂想。

汝今修證佛三摩地，於是本因，元所亂想，立三漸次，方得除滅。

你現在呀，「修證佛三摩地」：佛這個定力。「於是本因」：在這個本來呀，這種的因裏邊。「元所亂想」：本有的這些個亂想。「立三漸次」：你應該呀，立出來三種的漸次；那麼一點一點的，三種一點一點的，漸次啊，把它修行，然後啊，「方得消滅」：才能啊，把這種的妄想消滅了。

如淨器中，除去毒蜜，以諸湯水，並雜灰香，洗滌其器，後貯(出义V)甘露。

「如淨器中」：淨器，淨啊，淨器就是啊，本來這個乾淨的器皿。這個是啊，比方什麼呢？就比方啊，這個不生不滅的，我們每一個人本具的這個如來藏性。「除去毒蜜」：這個毒蜜呀，就比方啊，我們人所有的這個無明煩惱；把這個無明煩惱去了，再「以諸湯水」：用這個佛法啊，就比方湯水，來一

點一點的，洗滌它。

「並雜灰香」：那麼再預備一點呢，這個肥皂、香皂等，「洗滌其器」：洗呀，把這個如來藏性啊，恢復本有的那種乾淨的樣子。「後貯甘露」：然後啊，存起來呀，這甘露水，存起來呀，這個我們自己呀，這種的真正的智慧，真正的這種的菩提覺道，所以呀，這比方甘露水。

云何名為三種漸次？一者修習，除其助因。二者真修，剝其正性。三者增進，違其現業。

怎麼叫這三種的漸次呢？第一種就是啊，「修習，除其助因」：第一種啊，就是要修行啊，除其啊，助因，它助著造業的這種因，要把它除去。第二的呢，要真正的修行，「剝其正性」：這個正性啊，也就是啊，這個業障的識性，把這個業障的識性啊，貪、瞋、癡等啊，把它都打掃乾淨，這第二。第三者，「增進」：要啊，往前去修行，「違其現業」：和呀，他現在這種的業，要啊，相違背，要不順著自己現在所造的業去做去。

云何助因，怎麼叫助因？阿難！如是世界十二類生，不能自全，依四食住，所謂段食、觸食、思食、識食，是故佛說一切眾生皆依食住。

「云何助因」：什麼叫啊，幫助造業的這種因呢？它能幫助造這個惡業，可是啊，造善業，也有能幫助的；但是現在所謂助因呢，並不是幫助你做善的，而是幫助你做不善的這種因。

阿難！「如是世界」：像這個世界呀，「十二類生」：所有的前邊講的十二類的眾生。「不能自全呢」：啊，他自己呀，不能生長自己，要怎麼樣呢？「依四食住」：要依靠啊，四食住。

什麼叫四食呢？

所謂「段食」：怎麼叫段食呢？段食，就是份段食，一份一份的，一段一段的，這叫份段食。這是啊，六欲天、和阿修羅、人、畜生，這都份段食，人和畜生都份段食。

「觸食」：這觸食啊，就是在這個天上啊，有這種的眾生啊，他只啊，觸一觸，就可以了，還有鬼神等。

「思食」：思食也是在天上啊，他到時候，不要一定吃，他就這麼禪悅為食，這麼思想一下，已經啊，就飽了。

「識食」：好像啊，非想、非非想處天，這四空處的眾生，都以呀，識食，就啊，有一個分別這個識，他吃這個分別的識。「是故佛說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佛說啊，「一切眾生皆依食住」：所以佛說啊，一切的眾生，都要依食而住。

這個最初啊，佛要破外道，就說這個，對這個外道啊，說，一切眾生皆依食住，依食而住，就都要吃東西。外道就好好笑的說，這個還叫一個法，這還用你說嗎，誰不知道一切眾生依食而住呢，啊，還要你說嘛！哈！連小孩也都懂得嘛！誰不懂一切眾生依食而住啊？

那麼佛聽他這樣說，佛說，那麼你說這個食有多少種啊？有多少種食？外道講不出來了，說不出來是有多多少種食？所以佛呀，就說這個有四種食，有段食、有觸食、有思食、有識食。這個外道啊，他根本就沒聽見過，就不懂了。所以這是啊，這個佛啊，想要破外道，才說這個一切眾生依食而住。

阿難！一切眾生食甘故生，食毒故死，是諸眾生求三摩地，當斷世間五種辛菜。

這是第一個漸次，除其助因，這五辛呢，是助著造業的一個因，所以呀，要把它先除去。

「阿難，一切眾生」：所有的一切眾生，就是這個十二類的眾生。這十二類的眾生啊，就包括所有的一切眾生，分析的清清楚楚。「食甘故生」：甘呢，就是甜的東西；但是這在此地講啊，就不一定是甜的，總而言之啊，吃著它不苦，吃著它可以吃的，這都叫甘，沒有毒的東西這叫甘。這個甘字啊，就是代表一切的吃的東西呀，吃著覺得甘香甜美，所以說甘。故生，所以呀，就會這個生命啊，就會延長。

「食毒故死」：吃這個有毒的東西啊，就會死的；這有毒的東西呀，不一定說是啊，真正有毒的；就好像這五辛呢，這都謂之有毒的；有毒，總而言之有毒啊，人吃了它，就有一種不正常的感覺，這都謂之有毒。故死，所以呀，就死的快一點，不是啊，不是立刻就死了，就是死的快一點，壽命就不長了。

「是諸眾生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一切眾生，「求三摩地」：若是想要啊，求得到這個三摩地的這種的眾生的話。「當斷世間五種辛菜」：應該首先呢，除其助因，這個助因是什麼呢？就斷這個世間呢，所有的這五種辛菜。

五種辛菜，前邊呢，已經講過了，就是蔥、韭菜、薤；薤，就是一種很大的頭啊，那種的有野生的，有家裏生的；家裏生，好像啊，在外國吃這個洋蔥啊，很大一個頭，那都可以說是薤，在中國人叫薤。蔥、韭、薤、蒜，還有這個蒜；蒜是garlic；蔥是green，onion，韭是什麼我不知道了，薤，薤英文叫什麼我也不知道，那個洋蔥，洋蔥大約叫onion，這是這五種。

還有一種啊，叫興渠，這是啊，大約在印度有的，中國沒有這種東西，所以也沒有翻譯。這種東西究竟是個什麼樣子呢？這個大約也都是辣的東西，又叫「興宜」，這是五種的辛菜。辛呢，這個辛就是辣。

是五種辛，熟食發姪，生啖增恚。

這五種的辛菜呀，蔥、韭、薤、蒜、和這個興渠呀，啊，這五種的東西呀，如果你要是把它煮熟了吃，它就增加你這個姪欲心，增加姪欲心，這個肉類也是，為什麼修道的人不吃肉類呢？也就因為這個肉類呀，幫助你這個人的姪欲心，增加人的姪欲心。

這個五種辛呢，這種東西呀，也是這個增加人的這種欲念。欲念呢，它不是增加一種正當的欲念，就增加這種邪念，姪欲的念頭，啊，吃這個五辛的東西若多了，這姪欲呀，就快發狂的，啊，男的也離不了女人，女的也離不了男人，這個就特別的有一種的，忍受不了的這種的性質發生。

「生啖增恚」：這個恚呀，你可也不要誤解了它，這個恚，是瞋恚的恚，不是智慧的慧，一樣的音，啊，這個也念恚，那個智慧的慧也念慧，哦，是不是增加智慧呀？不是的，增加你的愚癡。怎麼叫增加你的愚癡呢？啊，真的，增加你的脾氣，人，有智慧的人不會發脾氣的；發脾氣的人多數啊，自己對事理呀，分別不清了，看著事啊，看不透了，哦，這發生一種障礙，發生一種障礙，哦，沒有法子解決了，哦，發脾氣了；發脾氣，結果對於事情也沒有幫助。

所以呀，為什麼會發恚，會有脾氣大？就因為啊，吃這個種種的肉類，也會是增加你的這種煩惱，無明煩惱；吃這個五辛，也會增加你的脾氣，增加你的無明煩惱，哦，你吃的越多，啊，脾氣越大！

如是世界食辛之人，縱能宣說十二部經，十方天仙嫌其臭穢，咸皆遠離；諸餓鬼等，因彼食次，舐其唇吻。常與鬼住，福德日消，長無利益。

啊，你看，這個你吃五辛的東西呀，吃這個肉類的東西呀，那個鬼呀，天天

和你接吻的，啊，天天呢，接近你，和你接吻。「如是世界」：像這樣的這個世界。「食辛之人」：吃這個五辛的，或者飲酒食肉的這種人。啊，「縱能宣說呀」：縱然他能啊，宣說十二部經。十二部經你們現在還都記得不記得？十二部經我問了兩次了，這一次是第三次，唉，不知道記得不記得？

「十方天仙呢」：所有的你這個講經說法的人呢，如果你齋戒清淨，不吃五辛、不飲酒、不吃肉，那麼這個時候啊，十方的天仙呢，都會擁護，來保護著你，來呀，常常守護著你。「嫌其臭穢」：這個天仙呢，看我們這個人間的人呢，本來就是啊，臭穢不堪！為什麼臭穢不堪？就因為啊，吃這五辛呢、酒肉啊，這之類的，你這身上就是有一股臭氣，非常不潔淨。

你們西方的人，自己呀，或者有的人會覺得，有的人不會覺得。西方的人呢，因為多數歡喜吃牛肉啊，歡喜吃這個蔥啊，吃這些個東西，這身上總有一股啊，好像那很羶的那股氣味。在中國人裏邊呢，有的時候也有，有這叫一股什麼呢？叫臭狐！

啊，由這個兩個胳肢窩底下生出那股臭氣呀，哦，離著四、五尺遠就可以呀，聞的清清楚楚的。這但是啊，在中國人裏邊呢，這是很少的，十個人裏頭啊，都不一定有一個，十分之一呀，都不一定。那麼可是啊，在這個西方人呢，我這是我自己呀，發覺到啊，差不離人人都有，因為就這吃的牛肉吃的太多了，羊肉也吃的太多了，這個吃這個蔥啊，也太多了，所以呀，養成有這種的氣味。

「咸皆遠離呀」：這十方的天仙呢，通通都遠離這個人，因為什麼呢？他嫌乎這種的人呢，不潔淨。他雖然能講十二部經，長行重頌並授記，孤起無問而自說；這個因緣比喻及本事，本生方廣未曾有，論議共成十二名。你把這四句偈子記住了，就知道這十二部經了。

長行重頌並授記，孤起無問而自說，這是五部了，因緣比喻及本事，本生方廣未曾有；論議共成十二名，通通是十二名，廣入大論三十三，你記得這四句偈子啊，就可以記住了。那麼這十二部經啊，差不離的好像有很多人會講的；可是會講，你若齋戒清淨，講出來經啊，才能有人聽；齋戒若不清淨呢，啊，你講的再好，也就都是一些個餓鬼聽，那個天仙不聽。

「諸餓鬼等」：你呀，你能講十二部經，你齋戒不清淨啊，這諸餓鬼等，那些個沒有東西吃的那些餓鬼呀，怎麼樣啊，你說啊，「因彼食次」：因為啊，這個彼，就是這個講經的這個人，吃完了，他食次，就是吃完了。「舐其脣吻呢」：哈，這鬼呀，就來和你接吻了。啊，因為你吃完了，那嘴唇呢，都

有這股五辛的氣味呀，他也想吃這種的氣味呀，啊，他就來和你，和這個吃五辛的這個人接吻的，來舔你的嘴唇。

舔你，因為你有這股五辛的氣味呀，他歡喜吃這股氣味。他講了，這鬼神呢，他是觸食嘛，所以你這有一股氣味，他就到那猛觸猛觸的；左觸、右觸的，哎，你可是看不見他，但是啊，他是要這樣子來做的，所以呢，舐其脣吻。

「常與鬼住」：你說，你這樣子齋戒不清淨，吃五辛的人，常常的和鬼同住，住在一起，可是啊，和鬼同住你還不知道，你自己還看不見。「福德日銷啊」：他的福德一天比一天就消，就沒有了。「長無利益」：沒有，什麼利益也沒有。

是食辛人修三摩地，菩薩、天仙、十方善神，不來守護；大力魔王得其方便，現作佛身，來為說法，非毀禁戒，讚姪怒癡。

你看，你讀這個文，你就可以明白了，啊，你說啊，「是食辛人」：這個吃啊，五辛的人，是哪一個？哪一個吃，就是哪一個；你吃就是你，我吃就是我；啊，這沒有指定哪一個人，就是說吃這種東西的人。啊，「修三摩地呀」：他想修行定力的話 你說怎麼樣啊？「菩薩，天仙，十方善神」：這所有一切的菩薩，所有一切的天仙，和十方的這一切的護法的善神。

「不來守護啊」：他啊，哈，因為吃五辛的關係，所以呀，這護法善神都不來守護他。為什麼呢？太臭了嘛！這護法善神都要歡喜乾淨的，他因為啊，嫌乎他這個氣味太臭了，所以就不來守護。啊，這護法善神一不守護，你說怎麼樣啊？為什麼要護法善神守護你呢？就因為有這個正啊，則沒有邪；沒有正，也就有邪了。

正，這護法善神呢，就是守護啊，這個修道人的。現在護法善神不守護了，你說怎麼樣啊？這「大力魔王」：哎，他一看，這個地方沒有人接近這個修道的人，哦，好了，他來了；他來啊，就把你呀，搞的成他的眷屬。所以這天仙，菩薩，十方善神不守護啊，不來守護這個修道的人呢，這大力魔王啊，這個大力，就有大勢力，他很有勢力。「得其方便」：他就得便了，啊，他就啊，啊，乘虛而入。

怎麼樣呢？你說他這個大力，力量有多大？「現作佛身」：他變作一個佛。所以我教你，人呢，將來你要是得了佛眼呢，有的時候會看見呢，喔，這佛來了，菩薩來了，或者天仙來了，或者神來了。這個**真正的，正的佛、菩薩、天仙、鬼神，他都有光！**他這個光啊，是清涼的。啊，照到你身上你覺得非

常的自在，非常舒服，覺得，喔，再沒有那麼舒服了，這是啊，菩薩。

要是那個魔呢？他裏頭有一股熱力，不過這個分析呀，要很有智慧才能分析的出來；你若沒有智慧呀，你也不覺得他那個熱力呀，是熱；你若沒有智慧呀，能判斷這個魔啊，和佛的這種光啊，這要有真正的智慧；它啊，裏頭有一點的熱度，當然不像火那麼熱了，但是它裏邊有一種熱的力量。

「現作佛身」：你看，這個大力魔王他能現作佛身。啊，「來為說法」：來呀，給你來說法來。啊，說什麼法呢？你怎麼能知道他是魔呢？怎麼能知道他是佛呢？他所說這個法不同的。什麼法呢？來為說法，給你講經說法。「非毀禁戒」：他啊，毀，毀謗；毀，就說啊，不要持戒，這個持戒都是小乘人持的嘛！大乘人，啊，殺即無殺，盜即無盜，婬即無婬，這沒有關係的。

你殺也是沒有犯戒，盜也沒有犯戒，婬也沒有犯戒，根本就沒有這些個東西，你不要拘止那個小節，不要啊，哦，這麼守這個細行，不要守這個小的方面，這沒關係，你犯也沒關係，他這樣講。

可是啊，這個犯，在你沒受戒之前呢，你所做一切的事情啊，不算犯戒的；你若受了這條戒，譬如你受了不殺生的戒，你要再殺生，這算犯戒。為什麼呢？你明知故犯。你受了不偷盜的戒，啊，你又去偷了，這是啊，犯戒；你若不偷呢，就不犯。你受這個邪婬的戒，以前呢，你做這個邪婬的事情，那不管的，因為過去的，不知者不作罪；你若受過之後，你要是啊，再犯，那就是犯戒。不妄語，你沒受戒以前呢，那根本也就談不到什麼犯戒不犯戒的，你可以講些隨便亂講；受過戒之後呢，就不可以亂講的。

什麼事情，你知道就是知道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；你不可以呀，知道，你說不知道；不知道，你又說知道，不可以的。你不可以轉彎抹角講話的，必須要直心是道場，有什麼說什麼，這是啊，受過戒的，然後才犯。那麼說我，這麼樣子，我可以不受，就不犯了吧？因為你現在知道受戒好，如果你再不受啊，那你又是當面錯過；你不受戒，你對你自己呀，對佛法上，你也沒有進步的。一定啊，這個循序漸進，要知道這是好，我們就應該受戒；受戒之後啊，要好好的守著這個戒，不要犯。啊，所以這個魔王啊，他就專門破壞禁戒的，專門不叫你守戒的。

「讚婬怒癡」：他讚歎你這個有婬欲心，啊，那最好了，婬欲越大，哎，你成菩薩的果位也高。你看那個烏芻瑟摩，不也是每一天都需要兩、三百個這個女人，然後他這個修行都是變成火頭金剛，那有什麼關係呢，他讚歎！其實啊，他一這樣讚歎這個婬欲啊，這你就知道，應該知道，他不是真正的佛

了，他是魔王變化的。

怒，啊，那脾氣不要緊的，脾氣越大，啊，你的菩提也越大，煩惱即菩提嘛！你這個煩惱多，菩提也就大了，啊，沒關係，你只管去發脾氣去，讚歎這個怒。

癡，這個愚癡，愚癡啊，多數做這個顛倒事情。好像昨天講這個，啊，愚鈍輪迴，那個愚鈍的輪迴，癡顛倒故，有這個愚癡的顛倒這種情形。啊，和合頑成，八萬四千枯槁亂想，啊，你看，完了怎麼樣呢？化了土木金石，精神化為土木金石。這個不過，這種情形啊，不是個個都這樣子，不過偶爾會有啊，有這種情形，精神化為土木金石的。

那麼這個癡顛倒，現在啊，這個魔王他就讚歎，叫你愚癡，你越愚癡越好；你愚癡好聽他的號令了，好入他的黨了嘛，做為魔王眷屬了嘛！所以他歡喜你愚癡的。他讚歎，專門稱讚這個淫欲，怒，癡，甚至於呀，他讚嘆什麼呢？啊，這魔王啊，他讚嘆，好像啊，最近前一還那個印度有一個黃梅同他寄一本書，那本書上啊，就專門讚歎說，男女要雙修，男女呀，要在一起修道的，這都是啊，近於一種魔說。

魔說啊，魔王就專門讚歎這種啊，令人呢，不斷淫欲；說不斷淫欲啊，就可以成佛的。不斷淫欲如果成佛，那個佛也變成不清淨，所以佛是清淨的。這個淫欲，什麼東西是最污濁的呢？最不清淨的就是這個淫欲，這是啊，最不清淨的一種東西。

所以這個男女結婚，結婚呢，那個「婚」字，在中文來講，有個「女」字邊，搞個黃昏的「昏」。搞個黃昏的昏，這說啊，一結了婚了，就沒有智慧了，天天都好像在晚間呢，過生活，天天都在黑天，不清淨；啊，天天都是睡覺一樣，黃昏，黃昏就睡覺了；睡覺，就什麼也不知道了？就愚癡了！所以呀，在中國這個字義上啊，啊，你若是研究起來，很有道理的。

哎，說是頭昏腦脹的，頭昏了，頭昏，就是沒有智慧了，這叫頭昏。啊，就是那個結婚那個婚，加上個女字邊，沒有女字邊，那個頭昏了，就是那個昏。啊，再加上個女字呢？啊，不單頭昏，覺也昏了！所以呀，這是很厲害的。我說這個覺啊，不是手腳的腳，不是足那個足，那個覺。就是那個覺悟的覺。覺悟啊，也不覺悟了，也昏了，你看，厲害不厲害！

這也不是一定的，應該要把它看的活動起來，不是死板的。你呀，雖然說結婚是昏了，你可以在這昏的時候明白，你可以在這昏的時候不糊塗。釋迦牟尼

尼佛也結婚了，但是啊，他的智慧比誰都大。所以你這個方才說吃五辛的人，那鬼呀，就和他接吻，常常和他住在一起。我們所有的人是不是啊，就生一種恐懼心？

如果你不怕，那是沒有問題了；如果你怕的話，就要，不要吃五辛了，不要吃這種東西，那麼它自然就離你遠了。你不吃，那個天仙、菩薩就守護著你，所以那個鬼呀，他就會跑了。

這個結婚，雖然說頭昏腦脹的，頭昏覺不昏呢；方才我說這個覺不昏的意思啊，就是說啊，你雖然結婚了，你若有覺悟性，這個覺，和這個手腳這個腳一個音，在中文來講。所以我說，頭昏覺不昏！你若能覺悟了，可以學釋迦牟尼佛，學這個我們這個大覺世尊，那他就啊，不會黑暗，會光明了。所以我們現在跟釋迦牟尼佛學這個智慧，學佛法，我們一切一切都應該啊，以釋迦牟尼佛做我們的一個榜樣，做我們一個標準。

所以就結婚的人呢，也不必憂慮。只要你能啊，入陣出陣，能以呀，在這個境界上，你明白這個境界，不被它所迷，這就不要緊了。我並不是啊，要反對每一個人結婚，我是啊，把這個道理給提出來，我們要研究這個道理，所以呀，這個果容也不必擔心。

命終自為魔王眷屬，受魔福盡，墮無間獄。

這一種人就是啊，吃五辛這種人。因為他吃五辛，天仙，護法，菩薩善神都不保護他，所以呀，這個大力的魔王他就得便了，大力魔王得了方便了，於是乎啊，他就變現一個佛的身體，來呀，給他說這個魔的這個法，讚歎呢，這個姪欲；讚歎呢，這個瞋恚；讚歎這個愚癡。

於是乎啊，這種的人呢，受這個魔王的迷惑，他就沒有正知正見，沒有真正的智慧了。沒有真正智慧，沒有正知正見，那麼有什麼呢？就有了邪知邪見。啊，魔王說那個姪欲好，他也信了；說是，哦，這佛告訴我的嘛！佛告訴我說這個姪欲是沒有關係啊，不要緊的。又說，佛告訴我啊，啊，煩惱也不要緊的，煩惱即菩提，這是佛告訴我的。本來是魔王給他說的法呢，他說是佛說的了；就啊，這就叫認賊做子，認魔王啊，作佛了。所以呀，「命終自為魔王眷屬」：等他壽命盡了，在世間呢，這個福享盡了，命終，就死了。死了跑到什麼地方去呢？啊，就乖乖的跑到魔王那個那邊去了，做魔王的眷屬。

為什麼做魔王眷屬呢？因為他在生就相信魔王所說的法，啊，他就是啊，存一種邪知邪見，所以就做了魔王眷屬。「受魔福盡呢」：魔王啊，也有他的

福報，等他啊，受這魔王的這個福報盡了，沒有了。「墮無間獄」：就要墮落到無間地獄裏頭去。

以前呢，有這麼一個修行的人，他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。念南無阿彌陀佛呀，他很貪心的，貪什麼呢？就貪銀子、金子。修行啊，念佛是念佛，他聽說極樂世界是黃金為地，金子非常之多，說我若生到極樂世界，啊，我一定啊，存起來一點金子，啊，黃金為地，我啊，一定要存一些個金子。那麼在這個世界呢，他也存一些個金子、銀子。有一天呀，他就看見了。

看見什麼呢？看見阿彌陀佛來了，阿彌陀佛來呀，就對他講，說你呀，今天呢，應該往生極樂世界了，啊，你可以把你這個銀子啊，都帶著，金子銀子都帶著。那麼他就把他大約有四、五百兩銀子，就都放這個蓮華上了。阿彌陀佛拿這個蓮華，放到蓮華上啊，他自己呀，也沒有坐到這個蓮華上呢，這個蓮華就沒有了，阿彌陀佛，啊，把這個銀子就給拿走了，金子銀子給拿走了。他想，喔，阿彌陀佛也是歡喜錢的，看見我錢就給拿走了，啊，也歡喜這個金子銀子。

正在這個時候呢，這個他在一個家庭裏住著，這是人家供養他，另外人呢，供養他。供養他，這個家庭裏邊這個就是馬吧！本來是驢，有的人這個毛驢，驢就是馬之類，比馬小的這個東西；就生了一個驢；生了一個小驢，這個小驢一生出來就死了。死了怎麼樣啊？看這個小驢肚裏很重，結果一扒呢，啊，這個老修行這個銀子金子都在這個驢肚裏。

啊，這老修行啊，哦，我這個貪心呢，這麼重，幸虧這回我沒有去；我如果要去，這不也就做了驢了！原來呀，這個阿彌陀佛來接我，這還不是啊，這是，也不是真正的境界，自己呀，慶幸他幸虧沒有跟著這個阿彌陀佛去。

那麼由這個說，這個阿彌陀佛啊，是不是有的呢？阿彌陀佛是有的；但是啊，往往啊，人呢，這個邪知邪見就有魔的，那個魔啊，也會現這個相啊，和阿彌陀佛一樣一樣的。所以在這個裏邊呢，啊，我們知見一定要正。知見正怎麼樣啊，切記不要生貪心，不要貪財；不要貪著說，哦，我若生到極樂世界，我把那黃金為地，把那個金子啊，啊，我收起來多多的。

他因為有這一念要收金子，所以呀，幾幾乎就變成驢。那麼這想要到極樂世界去掘金的這一類人呢，都應該啊，應該發一種覺悟心。極樂世界雖然說黃金為地，但是你可不能存自私自利的心，自己呀，預備給自己呀，將來是隨便用的。所以呀，修行，就這一念之錯，一念之差，就會啊，發生魔業。

那麼這個墮無間地獄，因為啊，邪知邪見，做完了魔王眷屬，魔福享盡了，又該墮落無間地獄裏頭去；什麼時候出來，那沒有人知道？

阿難！修菩提者，永斷五辛，是則名為，第一增進修行漸次。

阿難呢！你聽見我說了沒有？啊，你修行啊，菩提道的這樣的人。「永斷五辛呢」：一定要不吃這個蔥、韭、薤、蒜和這個興渠。你若吃這個東西呀，就會跑到魔王那裏邊去。不吃這個東西呢？你就會跑到佛的眷屬裏邊來。「是則名為，第一增進」：這是啊，對於修道的第一種的增進。

「修行漸次」：修行漸次，要除這個助因。什麼是這個魔王的助因呢？就是這五辛。你不要把它看的簡單了。你因為有五辛呢，就變成混濁了，你就不清淨了；不清淨，就和魔王眷屬相合了。魔王的眷屬，就是不清淨；他是越不清淨，他越歡喜。

云何正性？阿難！如是眾生入三摩地，要先嚴持清淨戒律，

這第一種的增進呢，就是不吃五辛。不吃五辛呢，也就要不吃一切的肉類，這是第一種增進漸次。

第二種的增進漸次，就是啊，要正性。怎麼正性呢？什麼叫正性呢？佛說啊，阿難！「如是眾生入三摩地，要先嚴持清淨戒律」：這個正性啊，就是啊，正是這個業識之性，這個業識的性。業識之性啊，你要把它改變。

改變這種正性要怎樣子呢？啊，就是如是眾生入三摩地，想要得到定力呀，要先嚴持清淨戒律。你要啊，首先要修行啊，嚴持；嚴，就是自己呀，對於自己很嚴厲的，一點都不馬虎。持，就是啊，執持；執持什麼呢？執持這個戒律，就是依照這個戒律修行。

那麼這個戒律啊，在你沒有受戒之前，你所犯的，那不算犯戒；因為啊，你不知道？不知道呢，不知者不作罪。你若受了戒之後，就不可以呀，再犯；所謂再犯的，就不可以呀，擴充你的這個罪過。譬如在這個沒受戒之前，歡喜呀，做種種的不規矩的事情；那麼在知道這個受戒的這種法，就應該受戒，以後啊，就要把所犯的毛病改過自新。

永斷婬心，不凜(古弓)酒肉，以火淨食，無啖生氣。阿難！是修行人若不斷婬及與殺生，出三界者，無有是處。

「永斷婬心」：這個婬心呢，婬，這個婬呢，是一種愛欲，由愛欲生的一種婬，婬欲，這是啊，由無明生出來的。由無明生出來的，譬如你若是啊，為著自己生子育女，和自己的妻子，這不算的。

或者呀，有一種的因緣，你想幫助人，不是啊，為自己的一種自私，尋求一種的虛妄的快樂，這也叫啊，不犯。為什麼呢？你想要幫助人，你想要度這個人。在這個你所不願意的事情，你要為的幫助人，這啊，是因時的一種通權達變，這也不算犯。

「不食酒肉」：不食呢，也就是不吃，就是吃齋。這個酒有什麼不好處呢？肉又有什麼不好處呢？酒啊，酒能亂性；因為你一喝了酒啊，性就不定。性不定啊，就或者，啊，好像前幾天 我所講那個公案一樣。性不定了，就做了很多不合理的事情，所以呢，就應該把它戒除。那麼戒除，你的性啊，就不會不定，不會顛倒。

所以這個酒啊，並且酒也有一股酒氣，啊，這個酒氣呀，你人聞著這個酒氣呀，認為是好聞的。在天上啊，那個天人、天仙、那個神、鬼啊，聞著它不是怎麼不好的，鬼也歡喜的。在那個正神，和這個菩薩，聞到這個酒氣呀，他都不高興，都不願意聞的。

這個菩薩、羅漢呢，聞到酒氣呀，就好像我們聞到那個尿啊，那個味一樣的；啊，它又臊、又臭，所以呀，他就不高興。你看，我們人不願意進那個廁所，那有一些個蟲，啊，有一些個那個吃屎的蟲，它在這個廁所裏專門吃那個東西，它歡喜吃。所以這個酒啊，肉呢，因為它能也是一種啊，幫助婬欲的，所以呀，修道的人呢，就不應該吃它。

「以火淨食」：這什麼生的東西，甚至於蔬菜，都應該把它用火煮熟了它來吃。「無啖生氣」：不要吃這個生的東西。因為生的東西呀，多數就會啊，幫助你的瞋恨心。所以阿難！「是修行人」：這一類的修行人。啊，「若不斷婬」：若不斷呢，這種邪婬呢，這種不正當的這種婬欲啊，若不斷的話。「及與殺生啊」：和啊，殺生。「出三界者，無有是處」：說想要成佛呀，這是決定沒有這個道理的。

## 082. 卷八

當觀婬欲，猶如毒蛇，如見怨賊。先持聲聞四棄八棄，執身不動；後行菩薩清淨律儀，執心不起。

「當觀婬欲」：應該呀，你當觀這個婬欲呀，和這個殺生啊；當觀婬欲，你應該啊，作這種的觀想。觀想什麼呢？哦，這個婬欲啊，「猶如毒蛇啊」：這個有一種婬欲啊，這就像毒蛇那麼毒。這毒蛇你說，被毒蛇咬一口，啊，恐怕有的時候，就會被生命都丟了。

所以呀，你若看這個婬欲好像毒蛇那麼毒，就不會那麼歡喜了，啊，就不會呀，婬欲心就不會生了。為什麼？你見著它像毒蛇那麼毒，又像啊，狼虎那麼厲害。虎狼，你除非不碰到牠，碰到牠就沒有命了。「如見怨賊呀」：就好像啊，見著那個土匪似的，有仇的這個土匪，和你有這個殺生的這種的怨仇。

「先持聲聞」：這應該啊，先持聲聞的戒。聲聞的戒是什麼？就是「四棄八棄」：這四棄八棄前邊已經講過了。四棄，就是殺、盜、婬、妄。那個比丘尼呀，再加上啊，觸、入、覆、隨這四種。「執身不動」：你先呢，修行，把這個身修的不造這種的業了。

「後行菩薩」：然後啊，再修菩薩行。先修聲聞的這四棄、八棄；然後再修這菩薩的戒，行菩薩戒；啊，這守這十重四十八輕戒。「清淨律儀」：對於這個律儀呀，特別的守的是清淨，嚴持律儀。「執心不起」：在這個心念裏頭啊，都不生這種的婬欲心，都不生這種的邪念，這才是啊，修行的人呢，應該行的道路。

禁戒成就，則於世間永無相生、相殺之業。偷劫不行，無相負累，亦於世間不還宿債。

這個「禁戒」：禁呢，就是禁止；戒，就是止惡防非。可是啊，這裏邊呢，有種種的開緣，又有遮緣。怎麼叫開呢？這分開、遮、持、犯。開，有的時候啊，這個戒律呀，開開；你就做了也不犯。遮，遮啊，就是防止。防止啊，好像這飲酒什麼的，這你若不飲酒，就不會犯戒，所以呀，就不要飲酒，這是遮。持，持就是啊，執持，照著修行，依照這規矩啊，去做。犯，犯就是犯戒。這有這四種。

怎麼叫「開」呢？在以前呢，佛住世的時候，有兩個比丘，在山上住著。在山上住著，有一個女人呢，就走到這個山裏。這個時候這兩個比丘啊，就有一個到啊，城裏去買東西，就剩這一個比丘啊，在這睡著了；睡著啊，他大約也很懶惰，在山裏頭也沒有人管，他就睡覺。

睡覺，也沒有穿什麼衣服他，僧人呢，在印度啊，他不穿褲子，就那麼圍著

一條裙子啊，上邊搭這個衣，就這麼這麼睡著了。睡著，這個女人呢，也不知她從什麼地方來的，到這她一看，這有一個男人，啊，於是乎她淫欲心也就動了，她就把這個比丘啊，給強姦了。

強姦這個比丘啊，強姦完了，到城裏買東西那個比丘啊，也回來；回來，這個女人呢，就跑。跑啊，這個比丘就問，說這個女人她來幹什麼？她跑什麼？啊，這個比丘就告訴他，說這個女人呢，不是個好人，她把我強姦了，啊，令我犯戒了！啊，那個比丘說，這還得了！我去把她抓回來；抓回來我們到佛那個地方去告她去，於是乎就追這個女人。一追，這個女人慌慌張張一跑，就跌到山澗裏就跌死了，就死了。

死了，你看這兩個比丘，一個犯淫戒，一個犯殺戒。這個女人雖然不是他自己親手殺的，如果他不追她的時候啊，她就不會死。那麼這兩個比丘一想，啊，這回可壞了，台灣講話叫糟糕了！這回糟糕了，這也不行啊，到佛的面前去，請佛看看有什麼辦法可以沒有罪啊！

到那去問佛，佛說，你去問這個優婆離尊者，啊，你去請教優婆離尊者。優婆離尊者一聽他們兩個人這個一個犯淫戒，一個犯殺戒，哈！這個不能改悔的，這不通懺悔的，你們兩個人呢，將來一定墮地獄的。啊，這兩個人一聽說要墮地獄，是痛哭流涕呀，啊，就去各處去找人幫忙；說得(ㄉㄨㄥˋ)有什麼法子不墮地獄？

一找，就找到維摩居士，維摩居士。這維摩居士就問，你們兩個哭什麼？他啊，這一說怎麼樣子犯的淫戒，怎麼樣犯的殺戒；啊，維摩居士說啊，哎，你們兩個不犯戒的，你們兩個沒有犯戒！你只要肯改過自新呢，你們我證明啊，我給你們兩個人，保證你們兩個人不犯戒，沒有犯戒。

那麼這兩個人聽他這麼樣一講，為什麼不犯戒呢？說這個罪性本空啊，你這個不是有心犯的，不是故意來犯的，這不算，這可以有開緣的。於是他給這兩個比丘就說這種的法，這兩個比丘聽過維摩居士這樣一講，兩個人當下就開悟了，就證果，以後都成阿羅漢。

所以呢，在這禁戒裏邊呢，有種種的說法不同的，所以這個禁戒。「成就」：有的呢，不過這種開緣呢，不是任何時候都可以開的。因為如果你開的太多了，人人他若根本也就不守戒律了。啊，說這有開緣，可以開開的。所以佛呀，不主張講這種法。

禁戒成就，「則於世間呢，永無相生、相殺之業」：沒有這個殺，相生、相

殺，生了又殺，殺了又生，這殺生的這種罪業沒有了。「偷劫不行」：這個偷劫的這種罪業也沒有了，也不行了，「無相負累」：無相負累呀，就是你也不短我的，我也不短你的；我也不吃你的肉，啊，你也不吃我的肉；我也不借你的債，你也不借我的債，這叫無相負累。

彼此啊，你也不虧負我，我也不虧負你；你也不累我，我也不累你。啊，「亦於世間」：也在這個世間呢，「不還宿債」：你就前生啊，造的什麼罪業，也不需要還了。為什麼呢？你和這個畜生斷往，斷往來了。你不吃牠的肉，就和牠也沒有什麼關聯了。

是清淨人修三摩地，父母肉身，不須天眼，自然觀見十方世界，覩佛聞法，親奉聖旨，得大神通，這個得大通神呢，它是這個字印顛倒了，得大神通。遊十方界，宿命清淨，得無艱險。

「是清淨人」：這個不吃五辛的人，也不喝酒，也不吃肉。那麼又能啊，嚴持這個四棄，八棄這個戒律。啊，所以「修三摩地」：他若能啊，再修這個三摩地，「父母肉身」：就是啊，在父母生這個肉身上，「不須天眼」：也不須啊，得到天眼，「自然觀見」：自己啊，就會觀見，「十方世界」：能看的見十方世界。

「覩佛聞法」：能啊，遇到佛，能聞呢，法。「親奉慈旨」：親自啊，聽見佛這種慈悲的懿旨。「得大神通」：他會呀，得大神通的。得到什麼神通呢？「遊十方界」：他啊，就在這個地方啊，他可以到十方世界去遊玩去。

啊，「宿命清淨」：他得到宿命通；得到宿命通啊，這個人呢，於肉身，雖然這個沒正式得到天眼通，但是也相似天眼；沒正式得到天耳通，也會得到相似的天耳。所以呀，就親奉慈旨，得大神通，遊十方界，宿命清淨；宿命啊，就是前生；這個清淨。「得無艱險」：啊，永遠也沒有不會到這個遇到艱難呢，和危險的這種的事情。

是則名為，第二增進修行漸次。

這個呢，上邊這個正性，能啊，證自己的那個業性，業識之性。就是啊，以前不正當來的，現在啊，把它改過自新，能以呀，守持戒律。能以守持戒律，這一點呢，就是第二種的增進修行的漸次。

云何現業？阿難！如是清淨持禁戒人，心無貪婬，於外六塵不多流逸。

「云何現業」：那麼以前講的是除這個造業的助緣，改正啊，這個業識的這種性。現在呀，是講現業，現業，就是今生所造的這種業，要啊，也要把它違了；違，就是違背；違背現業，就是不順著這現在所造的業去跑，要改回來。云何現業，怎麼叫現業呢？

阿難！「如是清淨持禁戒人」：像上邊呢，所說這個清淨持禁戒這個人，「心無貪婬」：他心呢，不貪婬。不是啊，有一種貪心的，貪圖這個婬欲這種虛妄的快樂，不是，他不貪的。既然不貪了，所以他就清淨。他清淨了，「於外六塵」：在這個色聲香味觸法這六塵，「不多流逸」：他就不隨著這個六塵的境界所轉了。不啊，奔逸於這個六塵的這個境界，就是啊，迴光返照，能以呀，回來。

因不流逸，旋元自歸。塵既不緣，根無所偶；反流全一，六用不行。

這個因為他不流逸了，不隨著六塵轉，「旋元」：他啊，就返本還原了，就迴光返照啊，反聞聞自性，修這個耳根的圓通。「塵既不緣」：這個塵呢，六塵的境界既然不和他有一種的緣了，就沒有什麼關聯，沒有什麼因緣了和他。

「根無所偶」：六塵既然斷了，他回來了，那麼這個六根呢，和這個六塵就不會相對著，不會相對著，所以叫啊，根無所偶。這個偶，就是相對著。啊，好像男女結婚呢，在中文叫配偶，就是兩個相對著的。

「反流全一呀」：這個反聞聞自性啊，反流入流亡所啊，這個反流，就是啊，向回來，這個修這耳根圓通；全一，把這個六根六塵呢，這種的性啊，都規制到一起，「六用不行」：這個六根也不去追隨這個六塵的境界了。

十方國土，皎然清淨，譬如瑠璃，內懸明月，

在這時候啊，這十方的國土啊，「皎然清淨」：都是啊，哎，很皎潔的，那麼很清淨的。比方什麼呢？「譬如瑠璃」：好像琉璃似的，「內懸明月」：在裏邊呢，懸掛著一個明月，所以誰都看的見，就是透明體的。

身心快然，妙圓平等，獲大安隱，

「身心快然」：在前邊呢，說啊，好像在一個琉璃裏頭啊，懸著一個明月一樣，那麼玲瓏透體，外邊也能看見裏邊，裏邊也可以看見外邊。這個表示啊，這個修道的人呢，修的身心清淨，好像啊，琉璃那麼光明，那麼透明的。

所以身心快然，在這個時候啊，這身也非常快然，心也非常快然；快然呢，也就是一個快樂的意思，快樂的那個樣子，這叫快然。「妙圓平等啊」：這時候得到啊，這個妙圓，微妙而圓滿，又平等的這種法性。「獲大安隱」：得到啊，這個最安穩的；安隱，安，就是平安、安樂；隱，就是啊，這種樂呀，那麼自己呀，知道，旁人呢，不知道。

一切如來，密圓淨妙，皆現其中，

「一切如來」：十方三世一切的佛，「密圓」：這種啊，祕密而圓滿的這個清淨微妙的這種法性，「皆現其中啊」：就都啊，這個修道的人呢，就都得到這種的境界。

是人即獲無生法忍。從是漸修，隨所發行，安立聖位。

這個人呢，得到這種的境界，這種人呢，「是人即獲無生法忍」：得到這個無生法忍。無生法忍，什麼叫無生法忍？也不見有少法生，也不見呢，有少法滅，就是啊，這個法呀，沒有生滅了，得到這個沒有生滅的法了，得無生法忍。可是得到這種的境界呀，這也是很不容易的。

「從是漸修」：從這個地方啊，漸漸的向前去修行去，「隨所發行」：隨著啊，他啊，所得到這一個修行的功夫，而發出啊，一種行願，「安立聖位」：他啊，在這個一切的聖位上啊，安立，安立聖位，不動不搖的。

是則名為，第三增進修行漸次。

「是則名為，第三增進修行漸次」：這個呢，就是啊，名為第三增進，第三種的增進修行啊，要違其現業，這個修行的漸次。

阿難！是善男子欲愛乾枯，根境不偶，現前殘質，不復續生，

釋迦牟尼佛呀，叫一聲阿難，說是阿難呢！「是善男子」：說這個善男子，啊，這個善男子，「欲愛乾枯」：他呀，這種欲愛，這種的心呢，都乾枯了；乾枯了，就沒有欲愛，欲愛乾了；「根境不偶」：他這個六根呢，和六塵的境界不相對了，不相對待了。

「現前殘質」：現前呢，還有這麼一點點的餘習；這個殘質啊，就是他的餘習，也就是啊，這個很少的這個無明。「不復續生」：這個無明啊，既然這

樣少啊，也不再增加了，不再增加這個無明了。

執心虛明，純是智慧，慧性明圓，鑿十方界，乾有其慧，名乾慧地。

「執心虛明」：這時候啊，這個現前的殘質不續生，這種的無明啊，也剩的很少了，業障也沒有許多了，所以呀，執心虛明，這時候啊，自己純心呢，好像虛空那麼樣明朗，純心呢，像虛空那麼樣明朗。「純是智慧」：在自己的這個性份裏頭啊，這個智慧圓滿了，純是智慧，沒有旁的妄想了，就想的東西，也是由智慧啊，發生出來的。

「慧性明圓呢」：這一種的智慧的自性啊，明圓，既光明而又圓滿，「鑿十方界」：這個鑿啊，也就是映照十方，光明徧照啊，這個意思；十方，照十方。「乾有其慧」：把這個欲愛都乾了，欲愛既然乾了，沒有欲愛，就是剩智慧了，所以呀，這個名字呢，就叫「乾慧地」。

這是在這個，乾慧地，又叫「**金剛初心**」。金剛初心，金剛啊，就是不壞的意思。這不壞的一個金剛心呢，最初的一步就叫乾慧地。這和那個十地呀，那個位子又不同的。那麼在這以後啊，就有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，再加上啊，這四加行位；**四加行位**呀，就是煖、頂、忍、世第一，這叫四加行；再加上十地，那麼等覺；這通通啊，是五十個位子。五十個位子呢，這是啊，五十個菩薩所修的這五十個等級。

欲習初乾，未與如來法流水接。

這個乾慧地呀，就是自己這個欲。「欲」：就是愛欲；「習」：就是這種習氣；愛欲和這個習氣，「初乾」：那麼一開始；這個初啊，就是一開始；在開始啊，乾了。乾了，言其就是沒有了，沒有這種欲愛習氣了。

「未與如來」：可是啊，欲愛乾了，沒有和這個如來這個法水相接，「法流水接」：這個法流，就是法水這種的源流，就是啊，所說的佛法。佛法，**這個佛法不是講出來的法，而是啊，自己呀，自性裏頭流露出來一種法水，由自性裏發生一種真正的智慧水**。這現在呢，還沒有和這個真正的智慧水相接上。

即以此心，中中流入，圓妙開敷，從真妙圓，重發真妙，妙信常住，一切妄想滅盡無餘，中道純真，名信心住。

現在這就講的十住的位子，十住啊，有十個位子。第一個呢，就是信心住；

第二呢，是念心住；第三呢，是這個進心住；第四，是慧心住；第五呢，就是定心住；第六啊，就是不退心住；第七呢，是護法心住；第八呢，是迴向心住；第九啊，就是戒心住；第十呢，就是願心住。這是啊，十信的位子，這有十種的信。這十種信呢，又叫十種住，住到這個信上，居住到這個信上。

「即以此心」：就哪個心呢？就是啊，這乾慧地這個心，金剛初心這個心，這個金剛初心。這個金剛初心呢，用這個心，「中中流入」：用這個心呢，流入這個佛法中，用這個中啊，流入這個佛法裏邊。「圓妙開敷」：得到這一種啊，圓妙，啊，圓滿這種境界，得到這種開敷，又啊，開佈而敷演。

這個時候啊，就得到一種的真如的理體。得到真如理體，從這個真如自性上，這個妙圓的心上，「重發真妙」：在這個真上再發出來一個真妙；「妙信常住」：這種啊，妙性，微妙而生一種啊，信長住，這個不會變的，常常地的住在這個妙信上。

這時候啊，「一切妄想」：所有一切的妄想，「滅盡無餘」：你在想生妄想也生不起來了。因為這個妄想啊，都是由這個無明幫助它，就生出啊，種種的妄想，生出啊，種種的欲愛。你這欲愛乾了，無明啊，也剩沒有多少了；這時候啊，你一切的妄想啊，自然也就不生了，沒有那麼多妄想了。

你為什麼打妄想啊？就因為啊，你有這個欲愛，有所貪欲；有貪欲啊，所以就不是想這個，就是想那個，啊，總有一種攀緣心，這攀緣心呢，不停止。為什麼有攀緣？就因為你有欲愛，有貪；人若沒有貪心了，就沒有妄想了。這妄想啊，都是從貪心那生出來的。

所以現在這個修行人呢，沒有妄想了，一切妄想滅盡無餘，都滅了，妄想都滅去了，沒有多的。「中道純真」：這時候啊，得到這個中道的理性。得到中道的理性啊，純真，沒有一點假的。所謂假的呢，也就是那個有欲愛，那就有假的。現在純真了，沒有欲愛了，沒有那種妄想啊，貪欲了。「名信心住」：這頭一個的名字啊，就叫**信心住**；生出真正的信心來了，住到真正的信心上。

真信明了，一切圓通，陰處界三，不能為礙。如是乃至過去未來，無數劫中，捨身受身，一切習氣，皆現在前，是善男子皆能憶念，得無遺忘，名念心住。

在前邊那個信心住，修這個中道圓妙的這種的如如理。既然居到這個信心住，住於信心，這是個真信。

這個「真信明了」：由真信，然後才能有真正的智慧；有真正智慧，自然就明了了；「一切圓通」：這時候啊，所修的耳根圓通，不單耳根圓通，那麼眼根也圓通，鼻根也圓通，一切都圓通了。那麼一切圓通啊，這時候「陰處界三」：五陰，色受想行識。十二處眼耳鼻舌身意；色聲香味觸法這十二處。十八界，眼耳鼻舌身意；色聲香味觸法，中間呢，這個六根六塵中間呢，就生出六識，這是十八界。

這三種啊，「不能為礙」：它都不能障礙你了。你因為啊，得到圓通了。得到圓通，這個五陰也不能障礙了，是十二處也不能障礙了，十八界也不能障礙你。「如是乃至」：像這樣子啊，乃至過去未來和現在。過去未來呀，和現在，「無數劫中」：沒有數量那麼多的劫數裏邊。

「捨身受身」：捨身，就是死了；受身，就生了；這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在這個生生世世啊，捨身受身不知有多少？「一切習氣」：在這每一生中啊，就有每一生的習氣。有一生就習得，啊，喝酒；有一生就習得抽菸；有一生就習得，啊，去賭錢；啊，有一生就習得去行姪欲；有一生就習得殺生；有一生就習得偷盜；有一生就習得打妄語；有一生就習得這個習得種種不好的行為；總而言之，這太多了，這是啊，壞的習氣。

那麼也有好的習氣，有一生啊，就學著去拜佛；有一生又學得去啊，讀誦〈楞嚴咒〉；有一生啊，又去學得聽講《楞嚴經》；有一生啊，又去聽講《法華經》。總而言之啊，這個生生世世，多生多劫，這經驗很多的這種的道路；所以呀，一切習氣，很多生的習氣。

「皆現在前」：就好像演電影似的，都現在呀，自己的面前了。「是善男子」：這個修道的好的這個善男子，「皆能憶念呢」：他呀，都可以想的起來，都可以呀，記得住；「得無遺忘」：啊，那麼得這種境界啊，啊，他就不忘了；不忘，就永遠念茲在茲的，總念這個這種的因緣呢，所以這叫「念心住」：這十信裏頭的念心住。

妙圓純真，真精發化，無始習氣，通一精明，惟以精明，進趣真淨，名精進心。

「妙圓純真」：又微妙而圓滿純真，「真精發化」：由這個真精而發出一種啊，變化。於是乎啊，「無始習氣」：在無始以來這種的習氣呀，「通一精明」：這個習氣呀，都變了精明了，通一精明，無始的習氣呀，既然都變了，那麼就都變成啊，這個一種精明的智慧。

那麼「惟以精明」：以這種啊，精明的這種智慧，「進趣真淨」：再向前呢，去精進。精進到什麼地方呢？精進到這個真清淨這個地方。真清淨的地方啊，就沒有一切的染污。這個就名叫啊，**精進的信心住**，精進，向前呢，精進的信心住。

**心精現前，純以智慧，名慧心住。**

在這個心呢，進趣到這個真淨這個境界上啊，這個「心精現前」：心呢，也明瞭了。明瞭，就有一種真正的智慧，所以呀，這時候「純以智慧」：這時候啊，這個智慧純了。純呢，純就是一點雜的念沒有了，其它愚癡妄想啊，完全都沒有了。在前邊那不就消滅，一切妄想啊，都滅盡無餘了嗎！所以這是啊，純以智慧。「名慧心住」：這個叫阿，**智慧的信心住**。

**執持智明，周徧寂湛，寂妙常凝，名定心住。**

「執持智明啊」：就啊，不要放鬆了這個智慧，要執持這個智慧的光明；「周徧寂湛」：周徧法界，而寂然呢，湛，湛然；寂呀，就寂靜；湛然呢，湛，就是清湛。那麼寂靜啊，而清湛，「寂妙常凝」：在這個寂湛，就是寂而常照；寂妙，就是啊，那麼照而常寂；照而常寂，這個有一種妙，寂妙常凝；常凝啊，這個凝，就好像凝結似的。這個凝結啊，什麼凝結了呢？是這種智慧所凝結的。

智慧呀，以前呢，還淺一點，現在啊，就又深一層。深一層，由這個智慧水，由這個智慧水呀，一常凝了；因為常凝，就「名定心住」：凝啊，就是個定，智慧啊，有了定力，這叫**定心住**。

有了真正的定的信心住了，這時候啊，不會人家說，啊！這個好啊，就跑到這邊去了；說，啊，那個不錯呀，法師不錯，又跑到那個法師那去學；人說，啊，某某法師講的好啊，啊，也就跟著跑了，跟著這個好就跑去。那個說，哦，某某法師啊，講的不好，啊，他又也跟著人不好的轉了，這沒有定力。有定力呀，不會啊，總這東跑西跑。不會東風啊，啊，來了，隨東風向西倒，西風來了向東倒，也就是八風吹不動。

八風，這八種風知道不知道？這八種風啊，修行是不容易的。講這講一個蘇東坡。這蘇東坡呀，他叫東坡居士，在金山那，鎮江金山那地方，他和這個佛印禪師啊，一個在江南，一個在江北，常常的兩個人呢，談禪說妙，研究佛法。因為蘇東坡，蘇東坡知道不知道？蘇東坡是中國宋朝一個很有學問一個famous man（名人），很有學問的，學問非常好。

那麼他也打坐，也修行。有一次啊，他打坐，他就見了一個境界；見了境界，他就說了一首偈頌，叫工人呢，把這個偈頌啊，就給到給佛印禪師拿去。這個偈頌怎麼說呢？說，稽首，稽首啊，就是拜佛！稽首天中天，天中天呢，就是拜佛。「稽首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」，啊，他說啊，這個拜佛呀，的時候，稽首天中天呢；毫光照大千，有這個一種毫光，有一種毫光啊，照徧三千大千世界，哦，說，三千大千世界都光明了，都光。

「八風吹不動」，他說，八風啊，也吹不動他。八風是什麼呢？現在講給你們聽。八風，第一，稱，就稱呼你；第二，譏，就譏諷你；第三，就是苦；第四，就是樂；第五，就是利(利益的利)；第六，是衰(衰就是衰敗的衰，衰敗了)；第七，是得(得就是得著了，得著那個得)；第八，就是失(失就是失掉了那個失)。

稱，就是稱讚你。怎麼叫稱讚你呢？說，哦，你這個學生啊，真不錯，真用功啊，啊，你品性又好，是又守規矩，一切一切都好，他稱讚你。稱讚，你不要以為稱讚這就是好了；這一稱讚你，你就心裏呀，就搖動了，這你就沒有定力。

譏，譏就是譏諷你，譏刺你，說話，令你呀，忍不住。怎麼叫譏諷你呢？這個譏諷的話呀，啊，好像這個，啊！你真好啊，這個聲放長長的，哎，這就是，不是真正讚歎你；是啊，在這個其中啊，就是說你呀，不是真好，但是他這麼把聲音放長了，這譏。譏，有的時候，啊，你若受人一譏刺，譏諷，也就發起脾氣，啊！你對我這麼樣子，你對我這麼沒有禮貌，對我這麼不客氣！這譏，譏諷，這也是一個風。

苦，啊，有一切的苦的境界來了，這也是一風，一個風。

樂的境界，啊，令你快樂；你不要以為快樂這就是好事啊，令你快樂，你這麼一搖動啊，這也是風。稱譏苦樂。

利，利就是利益，對你有益處，這利益。

衰，衰是對你沒有益處，對你不好了，衰敗了。

得，得就是得著了；

失，失就是又失掉了。

你得著東西，就歡喜；失掉東西，就不高興。譬如，啊，某某人，有一個最好的，最放不下的這麼一個收音機，這個收音機呀，是最名貴的，啊，最新式最名貴的收音機，啊，他買一個；買一個，甚至於做夢啊，都晚上睡著了，都掛著這個收音機。這收音機，或者影像機，或者是啊，傳真機，這都算了，或者；總而言之，是你最心愛的東西，啊，怎麼樣？你就買來了，這算得了，得著了。

得到，誰不想啊？哈，因為這個東西你愛惜，旁人也一樣愛惜，就有人呢，看見你這個東西這麼名貴，這麼值錢，於是乎就看你呀，不防備的時候，就給你偷跑了，偷去了。偷去了，怎麼樣？你心裏啊，喔，生了煩惱了，生了無明了，這都是啊，被這個八風吹動，這是這八風。

蘇東坡他說，八風吹不動，八風啊，這八種啊，他都是不動的，他坐那如如不動的。「端坐紫金蓮呢」，端呢，就是端然正坐，這麼坐著，紫金蓮，坐到那個紫金色的蓮花上。

拿去叫工人呢，拿過河給這個佛印看呢，佛印禪師啊，叫佛印禪師給他批評批評！批評批評看他作這首偈頌作的怎麼樣？你說佛印禪師怎麼樣啊？啊，也就給寫了四個字。寫了四個什麼字呢？這四個字啊，很有意思。不過意思是很有啊，但是蘇東坡受不了這四個字，一看這四個字就發了火了。這四個字究竟什麼字呢？就是放屁放屁！這麼四個字給批上了。

啊，拿回去，蘇東坡一看這四個字，就發起脾來，啊！這個和尚真是怎麼罵人呢？啊，我寫的這麼好偈頌，他來罵我！於是乎穿上衣服，氣沖沖的去找這個佛印禪師的晦氣去了，要去同他打架。到那地方，一見佛印禪師，說，你怎麼罵人呢？你這和尚！

佛印禪師說，你說你八風吹不動！怎麼我放兩個屁，就把你打過江來了呢？就把你從江那岸繃到這邊來了，你這個八風吹不動，怎麼放兩個屁就把你繃過來了。啊，蘇東坡一想自己，自己說八風吹不動，啊，人家說兩個放屁放屁，自己就受不了了，你說這怎麼會吹不動呢？於是乎自己又低頭認輸，就回去了。

定光發明，明性深入，唯進無退，名不退心。

在這個定心住啊，之後，有一種定光，定光啊，就發明；這個「明性深入」：明性啊，深入這個修道，這個修行的善男子，這種「唯進無退」：因為啊，

因為他明白了，只知道有精進，而沒有啊，向後退了。為什麼他不退？就因為他真正明白了，真正有了智慧了，所以呀，就有進不退，唯進無退。這個名字呢，就叫不退心的信心住，不退的信心住。

心進安然，保持不失，十方如來，氣分交接，名護法心。

這個心呢，有進無退，那麼也非常安然，也非常平安，也不躁急，「保持不失」：總保持啊，至個有進無退的這個心不失掉。「十方如來」：那麼這時候啊，十方如來呀，因為你有進無退啊，所以就得到十方如來這個氣分呢，交接了；這個十方如來這個佛的氣分呢，和你的氣分呢，和這個修道人氣分呢，交接到一起，這個就叫名護法心住。

這護法的心住，就是啊，佛也護你，你也護持啊，佛法；佛護持你呀，得成道業；你護持佛法呀，發揚光大。所以呀，叫護法心住，護法心心住。

覺明保持，能以妙力，回佛慈光，向佛安住；猶如雙鏡，光明相對，其中妙影，重重相入，名迴向心。

你這個和佛啊，氣分相接啊，這有一種啊，覺悟的心了；覺悟而有智慧聰明啊，這種的氣分呢，你保持也不失掉，「能以妙力」：能啊，用這個妙力，「回佛慈光」：你以微妙這個力量啊，和佛呀，這個慈光，互相啊，相接；啊，「向佛安住」：那麼你這個氣分，和佛的氣分，你這個光，和佛的光啊，互相啊，這麼互相啊，來回交接。

「猶如雙鏡啊」：就好像懸兩個鏡子似的，「光明相對」：這光明啊，互相對著；「其中妙影」：在這個兩個鏡子中間這妙影啊，「重重相入」：重重啊，就是啊，沒有盡的，重重無盡的，沒有完的這種的光相入。名迴向心住。

心光密迴，獲佛常凝，無上妙淨，安住無為，得無遺失，名戒心住。

「心光密迴」：這個你的心光，和佛的心光，互相密通；密迴，密迴啊，也就是啊，密通；你的心光也通到佛的心光；佛的心光啊，也通到你的心光，這叫密迴。密迴呀，那麼佛的心光到你的心裏邊；又回到佛那去；你的心光到佛的心裏去，迴呀，回到你自己心裏去；這心光與心光互相啊，交接。

「獲佛常凝」：得到佛呀，這個常常的照耀你，和佛呀，甚至於啊，合而為一，「無上妙淨啊」：沒有再比這個再上了這種妙淨。「安住無為」：安住到這個無為法上，「得無遺失」：到這個無為法呀，也不會遺失。「名戒心

住」：這個名字呢，就叫**戒心住**。

住戒自在，能遊十方，所去隨願，名願心住。

你住到這個戒的無上金剛光明寶戒的上邊呢，「自在」：得到一種啊，自在，得到一種神通。這種神通自在呀，是自在神通的，不必要作意，不必要這麼作意，就得到啊，「能遊十方」。「所去隨願」：你到什麼地方啊，都是遂心滿願的，都啊，沒有障礙。所以呀，這個就因為遂心滿願，所以就叫啊，願心住；你這個十信裏邊的這是願心住，你有什麼願，就可以滿什麼願，**願心住**。

### 083. 卷八

阿難！是善男子，以真方便，發此十心，心精發揮，十用涉入，圓成一心，名發心住。

現在這講的這個文呢，是十住，**十住的位**。前邊呢，是十信的位。這是菩薩的果位呀，十信，十住。這個十住啊，頭一個，就叫啊，發心住；第二呢，就叫治地住；第三，就叫修行住；第四，生貴住；第五，是具足住；第六，是正心住；第七，就不退住；第八，叫童真住；第九，叫法王子住；第十，叫灌頂住。

這十住的位置啊，言其這個菩薩的果位，已經啊，將要到這個佛的果位上了，但是啊，還沒有到，暫時啊，住到這個地方，住到這個位置上。

「阿難」：佛啊，叫了一聲阿難，說，「是善男子啊」：這個修道的這個菩薩，「以真方便」：以這種啊，真正的方便，「發此十心」：發呀，前邊所講的那個十信那十種心。這十種心呢，「心精發揮」：這個心呢，就發出光輝來了。

「十用涉入」：這十種心呢，發出來這十種的用，就前邊呢，這十心也就叫十種的用，就是十種的這個信，涉入信的用。「圓成一心」：又啊，涉入，十用涉入啊，圓成一心，又啊，回到一個心。這個心叫什麼呢？就叫發心住，這是啊，這個十住裏邊的第一個位置，叫**發心住**，第一住。

心中發明，如淨瑠璃，內現精金，以前妙心，履以成地，名治地住。

「心中發明」：這個心中啊，發明什麼呢？發明，這種智慧，發明生出一種

智慧；這種智慧呀，「如淨瑠璃呀」：又好像啊，這個琉璃一樣的，通明體的。「內現精金」：這淨瑠璃呀，這都是比方。這個比方啊，這個淨瑠璃內裏邊呢，就現出一種精金。

「以前妙心」：那麼以前呢，這個發心住啊，這個妙心呢，「履以成地」：由這種妙心呢，履，啊，履就是步履；步履呀，它變成一種地。這個地呢，「名治地住」：這個治啊，就當一個平字講；就是個平地住；這個名字就叫平地住。

心地涉知，俱得明了，遊履十方，得無留礙，名修行住。

這第一住啊，發心住；第二住，治地住；第三住呢，就修行住。這修行住啊，「心地涉知」：由這個你心地呀，把心地平了，涉知，有這一種智慧。「俱得明了」：你心和這個你的這種智慧呀，非常明了，俱得明了。前邊呢，那種種住，種種心呢，都明了。

「遊履十方」：在這個時候啊，你就有神通；有神通啊，有智慧又有神通，能可以遊履十方，啊，「得無留礙」：你到十方也沒有攔留和障礙，任運而行，你到什麼地方都可以去。

行與佛同，受佛氣分，如中陰身，自求父母，陰信冥通，入如來種，名生貴住。

現在這個第四住的菩薩叫生貴住。什麼叫生貴住呢？就是生到法王家裡，生在佛的家庭裡。那麼佛的家庭啊，就是貴，最尊貴，所以這個地方第四生貴住菩薩。

「行與佛同」：在這個第四住這個菩薩，他所行所做，都是啊，和佛是一樣的。「受佛氣分」：受啊，就接受佛這個氣分。接受佛的氣分，也就是啊，學的與佛啊，這種的行為呀，和佛這種的態度啊，是一樣；前邊前一句說是啊，行與佛同，受佛氣分，就是啊，和佛是一樣。

「如中陰身」：這時候啊，就好像那個中陰身似。這個中陰身呢，以前講過，就是我們投胎做人呢，這個靈魂。靈魂呢，前五陰未成那時候；前五陰已滅，後五陰呢，未成，這個時候啊，叫中陰身。

中陰身呢，他啊，看這個大地如墨，是黑的，沒有光明；雖然有日月，在有日月的時候，他不敢睜眼睛，是看不見光明；沒有日月了，星的時候，他看

大地如墨，黑洞洞的，黑。那麼他和某一個人呢，和某一個父母有緣，就無論呢，相隔千里萬里，他看這個父母啊，行姪欲的時候，他就看見有那麼一點影光，有那麼一點的光！

他在這個千里萬里呀，應念而至，就這麼很快的就到這個地方；就是啊，好像那個磁石吸鐵似的，有一種吸引力，那吸鐵石吸鐵，這一吸就吸上；這千里萬里好像吸鐵石那個力量就把他吸來。吸去了，他這個中陰身呢，一到這，就托生了；托生，這時候，就成胎了。

所以呢，現在這個第四住這個菩薩，生在佛家裡呀，也就好像這個樣子似的；但是啊，這都是比方，不是一定這樣子，這是個比喻，說就好像這麼樣有吸引力呀，就去生到這個法王家了。

「自求父母」：他自己呀，這個中陰身自己去找他父親母親。「陰信冥通」：這陰信冥通啊，也就是無論隔著千里萬里呀，啊，他就好像啊，有這個信似的，冥通，互相通著；啊，「入如來種啊」：這個第四住啊，這個菩薩，入如來種，就成了如來的種子了。

「名生貴住」：這個名字呢，就叫生在尊貴的家裏去了。尊貴家，就是生在佛的家裡邊。佛還有家嗎？佛是出家的，那麼這佛怎麼又有家呢？就是出家這個家，就是啊，佛呀，那個住的地方。這都是比方。

既遊道胎，親奉覺胤，如胎已成，人相不缺，名方便具足住。

「既遊道胎」：既然呢，這遊歷到這個佛的家裏，好像生了一個道胎似的，「親奉覺胤」：親自啊，啊，受這個覺胤，覺胤呢，就是這個覺悟的這個胤。胤，就是承繼。「如胎已成啊」：就好像這個胎呀，已成就了，「人相不缺」：啊，眼睛、鼻子、耳朵啊、這個人的相啊，也不缺了。現在這是菩薩相，這個佛相也不缺了。「名方便具足住」：這個名字呢，這第五住就叫方便具足住。

容貌如佛，心相亦同，名正心住。

「容貌如佛」：這時候，這個第六住這個菩薩，他的容貌也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「心相亦同」：這個心呢，和佛心也是一樣了。「名正心住」：這個名字啊，這個第六住了就叫正心住。

身心合成，日益增長，名不退住。

「身心合成」：身和心，都和佛呀，是一樣了，合成了，但是啊，這還是小孩子的時候，沒有啊，不像沒長成大人；就是啊，這個菩薩，他還沒有佛這麼大的智慧，這就比方啊，像個小孩子似的。「日益增長」：一天比一天他智慧也增加了，啊，就和佛啊，是相離呀，不遠，那麼勇猛精進。所以呀，這就叫不退住，不退，不向後退了，到這個第七住啊，就不再向後退，只是向前進。

十身靈相，一時具足，名童真住。

這時候啊，有十種的靈相的身，「一時具足」：同時啊，就能啊，現十身。這個十身，就可以每一身又可以現十身，這就百身；百身，每一個身又可以現十身，這就現千身、萬身；所以這個一時具足，具足這麼大的神通。這個叫什麼呢？就叫童真住這個名字。

形成出胎，親為佛子，名法王子住。

這個第九啊，是法王子住。前邊呢，他那個十身靈相能變化無窮了，但是啊，還啊，沒有啊，真正做這個法王子，好像還沒有出胎似。

現在呀，這個「形成出胎」：這個大丈夫相已經成就了，也就是這個佛相，佛身成就了；就比方啊，在這個母腹出胎一個樣。「親為佛子」：親自啊，做佛的兒子了。這叫法王子住，第九住，第九住的菩薩，他叫法王子。

表以成人，如國大王，以諸國事，分委太子；彼剎利王，世子長成，陳列灌頂，名灌頂住。

「表以成人」：這個儀表，他的形，表，也就是他的形象，已經成人了，「如國大王」：好像啊，某一個國家這個大王，這個大王啊，就講的是轉輪聖王。這轉輪聖王啊，他要傳他這個王位給太子的時候啊，「以諸國事」：把這個國家的政事，「分委太子」：分別啊，委託交給這個太子。

「彼剎利王」：彼呀，這個剎利呀，這個王啊，就是啊，這個轉輪聖王，「世子長成啊」：他這個太子長成了，長大了，「陳列灌頂」：這個轉輪聖王的兒子啊，要繼王位的時候啊，這個轉輪聖王要取大海水，取這個四大海水呀，來給他灌頂；就用這個水呀，給太子灌頂；那麼灌完了之後呢，就叫授王位，繼承王位了，這叫灌頂。

那麼現在這個菩薩呢，也是啊，啊，既然做菩薩了，可以做的法王子呢，這個佛啊，也給他灌頂，也授菩薩的職位。這叫灌頂住。

阿難！是善男子成佛子已，具足無量如來妙德，十方隨順，名歡喜行。

這個現在這叫十度行，十行菩薩位。前邊講是十住的菩薩位，現在講十行。這十行呢，第一，就叫歡喜行；第二呢，叫饒益行；第三呢，叫無瞋恨行；第四呢，叫無盡行；第五呢，就是離亂行。

那麼現在呀，先講這個第一的歡喜行。這十行呢，也就是這個十度，也就十種波羅蜜。這第一呀，就歡喜行，歡喜行啊，也就是布施。所以呀，佛又叫一聲「阿難」：說，阿難呢！「是善男子成佛子已」：既然呢，受灌頂做了佛子了，「具足無量」：已經啊，具足無量這麼多的，「如來妙德」：和佛呀，這所有的德行啊，差不多了；「十方隨順」：所有的十方的一切的國土啊，一切眾生啊，都隨順，都隨喜他。

「名歡喜行」：歡喜呀，隨順，就是布施，做布施。這個布施啊，有兩種的意思，布施波羅蜜。那麼以前常常講這個布施啊，本來是三個意思，有財施、法施、無畏施。那麼現在呀，又講這個兩個意思。這兩個意思啊，並不是這個財施、法施、無畏施這三種，又是另外兩個意思。

因為它叫歡喜行，這歡喜呀，第一的意思，自己去做布施，要啊，有一種歡喜心，歡喜行這個布施。不是說，我要做布施，又很勉強的，很不自然的；又想做，又想不做；又不想做，又要做；啊，猶豫不決的。啊，我想做，想布施，但是這個錢給人家了，捨錢如割肉！

捨錢呢，就像在自己身上往下割肉一樣，又捨不得痛；不想布施嗎？啊，我又做不了功德了，又沒有功德。所以呀，就又想做，又怕錢也沒有了；又不想做，又怕自己的這功德沒有了。所以你說，也不知道往前進好，也不知道是往後退好？這就不叫歡喜行，這就叫勉強行，勉強去做布施。

這種布施呢，不能說沒有功德，但是有功德已經啊，打了折扣了，已經啊，減去一半了。為什麼？你不是真心做的。那麼這是啊，對自己做布施要生歡喜心，我就甚至於我做了布施，我自己就沒有錢用，我都要生歡喜心，啊，這個樣子，我自己。

那麼第二個意思呢，又要令眾生歡喜。你布施給眾生啊，你不要拿這個好像

對開口要飯的那麼樣子，那個門口來要飯的，說，哦，大爺啊，大奶奶，你幫助我，幫幫忙了！啊，你拿出來或者十個cent，或者是那麼兩毫半，就往他那一掉，哎！拿去了！這麼樣給他，這是不叫布施，這種的根本就談不到什麼功德；並且那個接受那個人呢，也不會生歡喜心。

在中國有這麼一句話，說，「不食嗟(乚一廿)來」，不食嗟來是怎麼樣子啊？好像那個人呢，沒有飯吃，他到你的門口去討飯吃，你拿著一碗飯，給你了！啊，這麼樣子，啊，你給他了，還要罵他一頓，他啊，這個有若若廉恥的人呢，就不吃這碗飯，寧可餓著，也不吃這碗飯，這叫不食嗟來。

那麼你要是這樣去布施給人呢，人就不會歡喜的。一定呀，你要表現的很真誠的，布施給人，幫忙人，自己還不要令他啊，生一種啊，感謝的心；啊，說，哦，這個我可得要謝謝你了這麼樣子，不要有這種的求，這叫啊，令人也歡喜；你布施給對方，使令對方也要歡喜。你要使令對方不歡喜，那也談不到啊，這歡喜行。所以這歡喜行，也就這個樣子，要啊，彼此自己要歡喜，他人也要歡喜，這叫歡喜行。

善能利益一切眾生，名饒益行。

「善能利益一切眾生，名饒益行」：這個善能利益一切眾生，就是用這個戒，這個戒法呀，使令眾生啊，守持這個戒律，這就是持戒波羅蜜。那麼用這個戒的法，去度化一切眾生，令一切眾生啊，都守持這個戒律；若人人都守持戒律了，那麼這就對於世界上啊，一切眾生都有益處了，這叫啊，善能利益一切眾生。

名饒益行，這是叫饒益眾生，就是對眾生啊，一切眾生都有益處。這個第二行啊，就叫饒益眾生行。

自覺覺他，得無違拒，名無瞋恨行。

自己覺悟了，自己又要覺悟他人。就是好像我們學佛法，我們自己學了，明白了，這不算；還要啊，使令一切的人都明白佛法了，乃至於啊，一切的眾生都成佛了，這叫「自覺覺他，自利利他」，不要啊，自私自利；不要啊，有一種妒嫉障礙心。

對佛法，我們明白了，譬如另外一個人比我更明白，切忌呀，不要生一種妒忌心；你若妒忌人呢，你自己呀，將來要受愚癡的果報。在佛法裏邊，自己盡自己的心，切記不要生妒嫉人的心，不要生障礙人的心。

不是說，有一個人，啊，開了悟了，我沒有開悟，哦，氣的不得了！唉！真是，佛都不公平，怎麼叫他開悟，不叫我開悟呢？嘿，這真是，啊，就生出一種無明來。或者有一個人，聽這講經聽的很明白，他的智慧也很高，很聰明，啊，學東西也學得快；念〈楞嚴咒〉啊，念幾天就念會；幾天念不會的，大約要念兩個月念會了。

兩個月念會了，哦，我沒有唸會呢，啊，這妒忌的不得了，啊，你怎麼跑到我頭裡去，你怎麼先念會了？這都是一種啊，妒忌心。切記！切記！千萬不要生妒忌心，要生一種歡喜心。啊，他啊，念會了，就是等於我念會一樣；他呀，開悟了，也就等於我開悟一樣，要生一種隨喜心、讚歎心，慶賀他的心，啊，來慶祝他，不要妒忌障礙。

學佛法最要不得，最不可以有的，就是妒忌障礙。你若妒忌人呢，哈，將來你就愚癡；愚癡到什麼也都不懂了，連吃飯都不會吃了，你說那時候糟糕不？啊，連吃東西都不曉得怎麼吃？有的人蠢的，有那個眾生蠢的，連吃東西都不曉得吃？寧可餓死，有這一類的眾生。那麼所以呀，不要妒忌人，不要生一種妒忌障礙心。要啊，隨喜讚歎，有人比我好嗎，哎，我要生一種歡喜心，不要生妒忌障礙心。

「得無違拒啊」：自覺覺他，得到啊，一種沒有違拒的這種的法。什麼沒有違拒呢？這就是要忍辱。你呀，順的境界來，我也高興；你逆的境界來，就是不順的境界來，我也高興，我也不拒絕你，我不違拒，不違背你的意思，這就是忍辱。這個第二呢，就是持戒度；第三呢，就是忍辱度。啊，要忍耐，要忍辱波羅密，要忍。什麼事情啊，都要忍，這叫無違拒。

這個我前一壇不給你們講過那個彌勒菩薩說的那個偈頌，我知道這果龍一定也不記得。那個說的「老拙穿衲襖」，老拙，就是很愚癡的這一個老頭子，老拙穿衲襖；「淡飯腹中飽」，吃的那個沒有滋味的，那個平平淡淡那個飯，可是吃的飽。「補破好遮寒」，我補這個破衣服啊，可以遮寒了，凍不壞我。「萬事隨緣了」，什麼事情啊，都是很隨便的，我不對你們講，我說，Everything I OK，也就是隨緣了；隨緣了，就是Everything OK，萬事隨緣了。

「有人罵老拙」，他說，這是彌勒菩薩說的，不是我說的；你們現在不能罵我的，我還沒有到這種程度上，我們先講明白了啊！有人罵老拙，「老拙只說好」，老拙就說好！好！好！「有人打老拙，老拙自睡倒」，有人打這個我，我自己睡到那個地方了，什麼也不知道。

有人打老拙，老拙自睡倒，「唾在我面上，憑它自乾了」，你吐一口這口水，吐到我的臉上啊，我都不用手抹它，我要憑它自乾了，要它自己乾。「我也省力氣」，我也省這抹這個擦這個口水這個力氣，「你也無煩惱」，你看見我這樣子，你也就沒有煩惱了。

「這樣波羅蜜呀」，這樣的忍辱波羅蜜呀，「便是妙中寶」，這就是妙中裏頭，妙裏頭的一個寶貝，妙寶，妙中寶。「若知這消息呀」，你若知道這真正知道這消息了，「何愁道不了」，你怎麼會不成佛的？怎麼會不成道呢？一定會成的。

所以呀，這個第三呢，就是個忍辱行；這個忍辱行啊，所以就說得無違拒。「名無瞋恨行」：沒有瞋恨這一個心，行為啊，這種行門呢，就沒有瞋恨，遠離瞋恨。你無論對我怎麼樣子，我也不瞋恨你，這就是啊，這個第三種的離瞋恨的行，沒有瞋恨。

種類出生，窮未來際，三世平等，十方通達，名無盡行。

第四啊，是這個精進度，精進度，「種類出生」：這種類啊，這是在這個十二類的眾生啊，之中，哪一類呀，都可以去化生去；用這化生呢，到十二類眾生的裏邊去，「窮未來際」：窮啊，就是窮盡；窮盡未來際。未來呀，就是將來。

「三世平等」：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這三世平等；「十方通達」：這三世平等，十方通達，那麼這無盡無盡的，沒有窮盡。所以呀，叫無盡行，這個第四住啊，就是無盡行。無盡行，這一段文呢，所說的就是精進度。這個精進度啊，那麼就是向前去啊，勇猛精進，沒有啊，退墮，這叫無盡行。

一切合同，種種法門，得無差誤，名離癡亂行。

這一度就是這個禪定度。這個禪定度啊，不散亂。「一切合同」：在這個所有的一切合同，就是在這個種種法門的上面，一切合同，這個種種的法門。種種法門呢，就是佛所說的一切的這個法門。「得無差誤」：在这一切法門裏邊呢，都自然呢，分別而啊，明瞭；是某一種法，某一種的用，這法的用途，那麼得無差誤，那麼一點都沒有錯的，不會錯了一點。

「名離癡亂行」：這個名字呢，就叫啊，遠離這個癡亂。癡啊，就是愚癡；亂呢，就是不清楚；遠離癡亂行。這個是啊，禪定度。

則於同中，顯現群異，一一異相，各各見同，名善現行。

在這個同啊，同啊，這個理是同。那麼什麼叫異呢？等到事相上就異了。那麼在這個理上啊，它都是一樣的。等到事上呢，就不一樣，就群異。「一一異相」：在這個事相上呢，又各各呀，契合這個理。有事理無礙、理事無礙、事事無礙、理事俱無礙，這種種的有同中現異，異中現同，在這個境界上啊，這個叫什麼呢？叫善現行。

所以呀，善於變化，有這個異呀，和同。同也不礙異，異也不礙同，那麼同中現異，異中現同；就是啊，事上又有理，理上呢，又包藏著事。

如是乃至，十方虛空，滿足微塵，一一塵中，現十方界，現塵現界，不相留礙，名無著行。

「如是」：像前邊呢，所說這樣子，「乃至十方虛空」：啊，不單同中現異，異中現同；也能啊，少中現多，多中現少；小中現大，大中現小；所以呀，乃至十方，這現大。「虛空滿足微塵」：那麼十方的虛空啊，這是很大了，在這個虛空裏頭微塵，滿足微塵，所有的這個微塵。每一粒微塵裏呀，也能現這個世界；在每一個世界裏邊，又能把它縮為微塵。

可是啊，微塵現出來一個世界，世界並不小；在這個世界現微塵，啊，這個微塵呢，也不覺得大，這就是啊，小中現大無礙，不能留礙；大中現小，也不能留礙。那麼「一一塵中」：所有每一個塵中，「現十方界」：在每一粒微塵裏頭，可以現出來十方界。那麼這個微塵是小的，十方界是很大的，可是啊，這十方世界也不覺得小；啊，在這個一粒微塵裏現出十方世界，這個微塵也不覺得大。

那麼這種的境界，「現塵現界」：現出來這個塵，現出世界，「不相留礙」：都互相啊，通融，互相啊，沒有隔礙，沒有留礙。這個名字就叫什麼呢？就叫「無著行」：無所著住了。啊，微塵也就是世界，世界也就是微塵；在這小也就是大，大也就是小，這個境界就叫無著行。

種種現前，咸是第一波羅密多，名尊重行。

前邊呢，這個微塵裏邊現世界，世界裏邊呢，就現微塵，這個就叫啊，方便度；這是啊，前邊那個六度裏邊呢，由這個智度又開出來這個方便度，因為啊，這是方便，生出來一種方便。

現在這個「種種現前，咸是第一波羅密多，名尊重行」：這個尊重行，又叫啊，願度，這是由願力所成就的，種種現前，這是啊，一切的境界啊，現前；咸是第一波羅密多，都是啊，咸是，完全是啊，這個第一種的波羅密多，到彼岸的法。名尊重行，這個第八這個願力就叫尊重行，又叫願度，這第八。第九呢，就是力度，這個有一種的力量。

如是圓融，能成十方諸佛軌則，名善法行。

「如是」：像前邊呢，所說這樣子圓融了，一切現前都是第一波羅密多；那麼像這樣子圓融，「能成十方」：能成就啊，十方「諸佛軌則」：十方諸佛所立的軌則，他都能成就這個修行。「名善法行」：這個呢，就叫一個力度，有這個身體力行啊，這種的力量；這個名字呢，就叫善法行。

一一皆是清淨無漏，一真無為，性本然故，名真實行。

這在這個十行裏頭啊，這第十行，第十行就叫真實行。「一一皆是清淨無漏」：前邊呢，所有這九個行門呢，都是一一清淨無漏的法了。「一真無為」：只有一個真，真正的無為，「性本然故」：這個性的本來那個樣子。這個名字叫什麼呢？叫真實行，真真實實的這一個行門。這是啊，這個十行的，分別十行這個菩薩的位置。

阿難！是善男子滿足神通，成佛事已，純潔精真，遠諸留患，當度眾生，滅除度相，迴無為心，向涅槃路，名救一切眾生，離眾生相迴向。

現在這是十迴向。前邊的十行，第十啊，真實行，這個真實行啊，也就是一個智度，因為有智慧，所以呀，才達到這個真實的境地。

阿難！「是善男子」：修這個前邊這十行，這個善男子，最後啊，他因為有真正智慧，給他名字就叫真實行門，「滿足神通啊」：他呀，神通也圓滿了，「成佛事已」：他能啊，遊十方國大作佛事。

所謂啊，「修行空華萬行」，修行啊，空華，好像空中華這個萬行，「宴坐水月道場」，宴坐，坐到這所謂坐道場啊，宴坐水月道場，好像在水裏那個月亮的道場，空中的華萬行，言其呀，這都是不著住。修行空華萬行，修行空華，好像空中華的這個萬行。宴坐水月道場，做道場啊，好像水裏的月這個道場。「降伏鏡裏魔軍」，降伏啊，這個鏡子裏邊呢，這個魔軍，「大做夢中佛事」，大做夢中佛事，夢裏邊的佛事。

這是什麼道理呢？這就啊，表示一切都是如幻如化，沒有什麼實在的。就你修行，也是好像啊，空華似的。你坐道場，好像我們現在作佛事，這都是水月道場，好像水裏的月亮。降伏天魔，制諸外道啊，好像那鏡子裏，降伏鏡子裏的這個魔軍似的。

大做夢中佛事啊，啊，這個做佛事都是在夢裏頭呢！這就是啊，所謂一切一切都不要著住，不要執著。你把一切都看空了，看破了；看的破，放的下，就得到自在，一點都不要著住，那麼他能以成佛事已。

「純潔精真呢」：到這個純潔精真的這種的程度上，「遠諸留患呢」：遠諸留患，也就是遠諸留礙，也沒有一切障礙了。「當度眾生」：所應當度的這一切眾生，「滅除度相」：沒有一個度眾生的相。

好像《金剛經》上說，這個釋迦牟尼佛說：「我應滅度一切眾生，滅度一切眾生已，而無一眾生得滅度者」，說我呀，應該度一切眾生，我把一切眾生成度完了，度完了之後，一個眾生我也沒有度。為什麼呢？就是沒有度相。不要啊，著住，哦，說，這個是我做的，那個是我做的。

好像造個廟吧，啊，哎，這個廟是我造的，某一個廟啊，我是一個發起人，哎，那時候我啊，做了多少多少功德，這就是有相。尤其在這個度眾生而無啊，一切度眾生之相，這就是啊，不認為這個是我做的，這就是本來我的責任，本來我就應該做這個事情。你若本來應該做的事情，你又向誰去報功呢？向誰去領功呢？你去向人家報功，這好像啊，不是應該自己做的。

好像在有的人呢，在中國人呢，有的人就這麼說，啊，說我這一生啊，也沒有偷過人的東西，也沒有殺過人，啊，也沒有做壞事，我怎麼還不好呢？啊，好像他的責任呢，就是應該去偷，現在他沒有偷，好像就是啊，啊，自己好忿忿不平了；好像他的責任呢，就應該去殺人，那現在沒有殺，他覺得自己呀，啊，不夠本了似的，不夠本錢；他沒有殺人，它沒有做過壞事，好像他的責任呢，就應該做壞事似的。所以呀，這是一種錯誤的觀念。那麼度眾生而無度眾生之相，這是啊，當度眾生，滅除度相，沒有度眾生之相。

「迴無為心，向涅槃路」：迴這個小乘的無為心，而向這個大乘的涅槃的道路。「名救一切眾生」：這個名字呢，就叫救護一切的眾生，「離眾生相迴向」：而要啊，離眾生相，離開眾生相，沒有。我救度一切眾生啊，這是我的本份，而離開呀，這個救度眾生的相；不是說，啊，以為我救了眾生了，這回我的功德可不小了，啊，我有了大功德了，不要存這個心。

我的責任呢，就是應該教化眾生，就是應該呀，度眾生的，不要以為啊，度了眾生就有了功德了；那麼說度眾生沒有功德嗎？有功德，度眾生是有功德，但是你不要存一個功德心，不要存它。過去啊，就過去了，不要存這有一個度眾生的心；不是叫你不度生，是叫你呀，不存這個度眾生相，沒有這個相。

壞其可壞，遠離諸離，名不壞迴向。

「壞其可壞，遠離諸離，名不壞迴向」：什麼叫壞其可壞呢？把可應該不要的，都應該不要了，就壞了。什麼是不應該要的？講來講去都是這個東西，業障！這個業，是不可以要；這個無明是不可以要的；這個煩惱都是不可以要的；都啊，要把它壞了它，不要它。

遠離諸離，遠離你那應該離開的東西，遠離諸離，壞其可壞，就是啊，你應該犯的毛病，譬如貪、瞋、癡，這啊，都是修道的人不應該要的，你應該把它壞了它。這個貪、瞋、癡也是啊，我們應該遠離的，也要把它離開。總而言之啊，這一切的善法，應該保存它；一切的惡法，都應該破壞它，一切的惡法，應該遠離它。

所以呀，這個呢，就叫啊，不壞迴向，不壞什麼呢？不壞你這個本有的善根；不壞你自己的本有這個覺性。所以呀，這個呢，就叫不壞迴向。要把那壞的，壞了它；不壞的，要保存著它。

本覺湛然，覺齊佛覺，名等一切佛迴向。

「本覺」：我們自己這個如來藏性，這是我們本來的覺，本覺。我們這個如來藏性，「湛然」：清淨了。「覺齊佛覺」：我們這個覺悟這個心呢，和佛是一樣了，和佛齊了，就等於佛啊，這個覺悟一樣。「名等一切佛迴向」：這個名字呢，叫等一切佛迴向，就啊，和一切的佛的覺啊，一樣的。

精真發明，地如佛地，名至一切處迴向。

在前邊這個迴向，精真了，發明，「精真發明」。「地如佛地」：發明啊，這個地如佛地，就啊，將要到佛的地位上。「名至一切處迴向」：這個名字呢，就叫至一切處的迴向。

世界如來，互相涉入，得無罣礙，名無盡功德藏迴向。

這個世界，和如來，「互相涉入」：世界也就是如來的本體，如來的本體也

就是世界；這種的神通妙用，互相啊，涉入。「得無罣礙」：一點這個罣，一點礙造作也沒有了。這是啊，這個名字就叫無盡功德藏迴向。無盡，就沒有窮盡，什麼沒有窮盡？功德藏沒有窮盡。

方才說這個達摩呀，和梁武帝，本來呀，達摩想救梁武帝來著；但是梁武帝啊，他因為業障太重，所以達摩就是雖然是西來的，印度來的第一代祖師；可是啊，是第一代祖師啊，這個梁武帝呀，是當面錯過。中國人有人說，對面不認觀世音，對面不識觀世音；這梁武帝呢，他對面不識這個西來意，不認識西來的祖師。

達摩為什麼要救他呢？因為達摩知道啊，這梁武帝有一種的災難！那麼達摩呀，就想啊，使令他覺悟；覺悟啊，或者出家修行，或者呀，那麼把這皇帝呀，讓給旁人做，他可以呀，就免去他餓死的這種災難。梁武帝本來啊，非常相信佛法，非常相信佛法。

在梁武帝那個時候啊，對中國的佛教啊，是很興盛。他到處造廟，他以他皇帝的力量，提倡啊，這佛法，所以呀，當時的人民呢，都相信佛的。可是啊，他在啊，過去生中啊，造的業也很重。在過去生啊，梁武帝是一個什麼人呢？是一個出家的比丘。

這個比丘啊，他在山上修行，修行啊，有一個猴子，就天天呢，偷他所種的這個東西吃，偷他樹上的所有的水果啊，好像桃子了，這蘋果之類的，所有這一切的水果，這個猴子都來偷，偷著就吃。他種的東西呀，猴子給他吃的，啊，剩沒有多少。

所以他就，唉，把這猴子啊，圈到一個山洞裏頭啊，他把這個洞門呢，就用石頭給擋上了。擋上啊，他本來預備擋幾天呢，再把牠放出來，不准牠再偷東西吃；熟不知他把這個猴子堵到這個洞裏頭他就忘了，把這猴子就餓死在這個洞裏頭來。

所以他今生做了皇帝，這猴子啊，就托生做了侯景，這侯景帶著兵以後攻南京去啊，把南京攻下來，把這個梁武帝呀，圈到那個臺城裏頭，也不給他東西吃，所有吃的東西都給拿出來，把他，也把梁武帝啊，就餓死那個地方。這也受這個他餓死猴子，今生這猴子也把他餓死，受這種果報。

因未達摩祖師啊，看他，本來他造這麼多的功德，可以將功折罪啊，但是也要有一種因緣，所以達摩祖師啊，對他講話也就不客氣呀，那麼這個梁武帝一想，自己是個皇帝，大皇帝，啊，你一個窮和尚你來到我的國家，你對我

講話還這麼樣子不客氣，所以他也就對這個達摩祖師也就疏遠了。

那麼達摩祖師雖然想要救他，但是他自己不向他求，所以達摩祖師也就走了，也就不管他。結果呢，梁武帝果然被這侯景啊，這侯景就是在前生是個猴子來著；帶著一些個這個人馬，就把他餓死到臺城裏頭，這是有這麼一個原因。

## 084. 卷八

於同佛地，地中各各生清淨因，依因發輝，取涅槃道，名隨順平等善根迴向。

前邊這個無盡功德藏迴向，說啊，這個這一位菩薩，他這個地同佛地，在這個佛的地位中啊，「地中各各生清淨因」：在每一地呀，都生這個清淨無染的這種因。「依因發輝」：依照這種清淨因，又發揮呀，發出來一種光輝；於是乎啊，就取這個涅槃道，不生不滅的這種道果。

「名隨順平等善根迴向」：這個名字呢，就叫啊，隨順平等，能恆順眾生，又能平等啊，而度脫一切眾生，那麼這個叫啊，平等善根迴向，這個迴向啊，就叫平等善根，就啊，令這一切的善根呢，都沒有不平等的，這平等善根。

真根既成，十方眾生，皆我本性，性圓成就，不失眾生，名隨順等觀一切眾生迴向。

在這種的善根成就了，成就這種善根之後，這真正的善根，「既成」：既然成就了，「十方眾生」：所有十方的這一切眾生啊，「皆我本性」：和這個菩薩都合成一個了，都變成一個了。所以為什麼菩薩要度眾生呢？為什麼要度眾生而無度眾生之相呢？也就是這個道理。

因為啊，菩薩和佛，他看一切眾生啊，都是他自己的本體，都和他一樣的；所以他度這個眾生，也並不是度眾生，就是度自己。所以呀，這個十方眾生，皆我本性，都是我自己本性。

「性圓成就」：這種性光啊，圓滿成就，「不失眾生」：和眾生啊，都成一個了，所以呀，也沒有眾生失掉。這個名字呢，就叫「隨順等觀」：平等啊，這個平等觀一切眾生迴向，平等啊，觀察一切眾生這個迴向。

這是啊，往外邊說，一切眾生啊，都是他本性；若往自己裏邊說呢，我們每一個人呢，在這每一個人自身裏邊呢，就有無量無邊的眾生。現在這科學你都知道，每一個人身上都有紅血球、白血球，有很多的微生物，微生物，很

多的這種生物在身上。

你要是啊，打開你的佛眼呢，你看呢，每一個人身上啊，那個眾生啊，不知有多少？數不過來那麼多，這種微生物。甚至於你這出一口氣，就有很多眾生出去，啊，去托生啊，又做眾生去。你往回吸一口氣，這很多很多眾生都被你吃了，你吃了許多眾生！所以說是啊，吃肉不吃肉，這很難講的！你無形中啊，你就呼吸氣這都，若是你有殺心的，都殺眾生的，這講的往細微處講啊，那簡直的無窮無盡。

那麼你在本身，這些個眾生啊，你若沒修行呢，它就是眾生；你若修行呢，它啊，都變成佛性了，這些個眾生都變成本有的佛性，都返本還原了。你一返本還原了，哎，你身上這一些個眾生，這些微生物也都返本還原了。所以呀，這有外邊的眾生，有裏邊的眾生。你修行有功夫了，外邊眾生和你合成一個了，裏邊眾生啊，也和你沒有分別了，所以這個眾生啊，啊，太多了！

即一切法，離一切相，唯即與離，二無所著，名真如相迴向。

「即一切法」：就這一切法上，要「離一切相」：在這個法上啊，這也要離這個法相。「唯即與離」：唯這個就一切法，離一切相，這兩種啊，「二無所著」：都不要有著住，有所著住。這個呢，就是「名真如相迴向」：這個名字就叫真如相的迴向。

真得所如，十方無礙，名無縛解脫迴向。

「真得所如」：這個真如，怎麼叫真如呢？就是真得所如了，真得著這個所如了。真，就是一切真的；如，如就是一個理，如如理。如如智，契如如理，這叫真如。那麼這個如如智，和如如理，都得到啊，真的了，所以呀，「十方無礙」：這時候啊，你就是啊，遊歷十方諸佛國土，那麼無障無礙，一點隔礙沒有了。這個名字呢，就叫「無縛解脫迴向」：縛，就是綁上了；沒有縛，就是得到自由了；得到自由，也就是解脫了。啊，這個叫無縛解脫迴向。

性德圓成，法界量滅，名法界無量迴向。

「性德圓成，法界量滅」：在你這個性德沒有圓成，和法界呀，沒有合成一體的時候啊，你這不是法界量；那麼你已經性德圓成了，和法界合成一起了，你還有啊，一個法界量，有一個量，有一個數量，這還不是啊，究竟。那麼現在呀，這法界的量都滅了，沒有了，根本法界都空了，啊，「名法界無量迴向」：這叫法界也沒有迴向。

阿難！是善男子盡是清淨四十一心，次成四種妙圓加行。

阿難呢！前邊這個善男子，修行啊，這一類的菩薩道，這一類的人。「盡是清淨啊」：都啊，得到這個清淨了，「四十一心」：由這個乾慧地，這乾慧啊，前邊那乾慧地呀，這是乾慧初心，又叫金剛初心，金剛啊，一個開始，金剛心呢，一個開始。

那麼加上啊，十信，十信的位置；十住，就十個；又加上十行，十迴向這四十個；四十個心，加上一個乾慧地，這叫四十一心。這四十一心呢，「次成四種妙圓加行」：在這四十一心的位置啊，後邊，又成啊，又有次成四種，有四種妙圓加行，這叫妙圓加行位。這四個位也就是煖、頂、忍、世第一。

即以佛覺用為己心，若出未出，猶如鑽火，欲然其木，名為煖地。

現在這所講的這一段文，是四加行位第一位。第一位，是啊，煖位。怎麼叫煖位呢？就好像啊，這個鑽木取火一個樣，將要出火，還沒有出火，所以呀，它就煖了，這煖地，這個名字叫煖地。

「即以佛覺」：就以呀，佛的這種的覺悟，「用為己心」：佛所覺悟的，就和自己所覺悟的這是一樣的；那麼「若出未出」：就是言其呀，這種的覺悟，這個心呢，將要啊，覺悟，而還沒有啊，真正的覺悟。

「猶如鑽火」：就好像什麼似的呢？就好像啊，鑽木取火一樣。鑽木取火，那火若出來了，那就是出了，就啊，是開悟。那麼「欲然其木」：將將的這個鑽木啊，鑽的正熱了，這個木，正要燒著這個時候；這個燒著這個時候啊，這就啊，有一種煖意。所以呀，這個時候就叫煖地。

在這個前邊四十一心，這是啊，加上這一個位置，這是四十二個位子，這叫煖地。

又以己心成佛所履，若依非依。如登高山，身入虛空，下有微礙，名為頂地。

前邊呢，那個鑽木取火，這是個煖地。現在「又以己心」：以自己這個心，「成佛所履」：和佛的所行履的是一樣。前邊呢，以佛覺用為己心呢，像鑽木取火似的。現在呀，是用自己這個心，啊，成佛所履，成就啊，佛的行履。「若依非依」：好像啊，有所依靠；非依，而又啊，無所依靠。

又有一個比喻，比喻什麼呢？在這個位子上啊，就「如登高山呢」：就好像一個人呢，上山一樣，上那那高山。「身入虛空」：到那個山的上邊呢，身呢，猶如在虛空裏一樣，因為它高了，猶如虛空。「下有微礙」：腳下邊呢，登著山呢，還啊，有很多的這種的著礙，還沒有啊，騰身虛空。

所以呀，這在一個頂地，「名為頂地」：這是個頂位。頂呢，就好像到那山頂上一樣。到山頂上啊，自己身入虛空，但是腳還是在地下沾著，所以這叫頂地。

心佛二同，善得中道，如忍事人，非懷非出，名為忍地。

「心佛二同」：這心，也就是佛；佛，也就是心。這兩個，雖然說是兩個，可是啊，合而為一了。即心即佛，就是這個心也就是佛；心外無佛，佛外無心，心佛一如，合成一個了，心佛二同。「善得中道」：這時候啊，真正得到這個中道的理體了。

得到這個中道了，「如忍事人」：就好像啊，這個人，有什麼事啊，要忍著，這個人。「非懷非出」：想要自己呀，把它懷而不露也不可以，你說，要叫它露，還不可以，露出去，還不可以。（露，就是顯露的露；不是那個無漏的漏），顯露；（就是甘露水那個露，露）。

那麼在這個時候啊，忍可於心，忍可於心裏啊，啊，想要把它存到心裏，又要把它放出去；想要放出，又要存到心裏；就在這個時候，也不知道是放出去好？是啊，存到心裏好？這叫一個忍地。忍呢，啊，放出去，又不捨得；想不放，又想要放；啊，這所以呀，這個時候要忍耐，有一種忍耐性，這忍地。

這是前邊這四加行的三地。後邊呢，還有個世第一，有這一個因呢，依著似的，但是還沒有。

數量銷滅，迷覺中道，二無所目，名世第一地。

「數量銷滅」：前邊呢，不說那個法界數量沒有了。那法界數量沒有了，現在這任何的數量都沒有了。任何的數量都沒有了，這是什麼呢？就等於這個「零(○)」了，以前不講那個「○」，就是那個「○(又)」字，沒有數量的，就變成那個了。

變成那個了，所以迷和覺，和這個中道，「二無所目」：都沒有名目了，什

麼都沒有了。這個時候啊，就是圓陀陀，光灼灼；那個圓，圓又圓的，圓陀陀；光灼灼，那光，比任何都光，啊，沒有名目可說了，因為等於零了嘛！那個「零」字就沒有什麼可講的了，什麼都沒有了，這就叫零。

可是那個「零」啊，那個裏邊呢，和外邊的東西啊，都在那個「零」裏頭包著。那個「零」啊，是一切的母體，一切的母親；但是它可沒有一個母親的名，什麼都沒有了。所以呢，這個所以講《楞嚴經》，你在這個地方啊，就我現在講這個意思，你若明白了，那就是開悟，就開悟了！

這個迷，和覺，和中道，二無所目，這個迷中道，和覺中道，這個迷和覺這兩種啊，也沒有迷，也沒有覺了。為什麼沒有迷？他不迷了；為什麼沒有覺了？他已經覺了，還覺什麼？已經覺了，還覺什麼？

所以沒有迷，也沒有覺了；覺也沒有了，迷也沒有了，這還是那個「零」字，還是那個「零」字。那個零，英文是個「〇(又)」字，中文就叫個「零」字。這個「零」字啊，是這一些個山河大地，森羅萬象，所有一切一切都由這生出來的。所以呀，也沒有名目了，二無所目。

但是沒有名目，還要給它起個名字，勉強起個名字叫什麼呢？就叫「世第一」：這個世界第一了，再沒有第二了，再沒有第二，這是這個世第一位。

阿難！是善男子，於大菩提，善得通達，覺通如來，盡佛境界，名歡喜地。

阿難！「是善男子」：哪個善男子？就是前邊呢，得到世第一這個菩薩，「於大菩提呀」：於這個大覺的道啊，「善得通達」：他呀，善得通達，根本也無所謂通達不通達，不過這個文法上說善得通達了。

「覺通如來」：覺，也就是如來；如來，也就是覺。這個覺如來所覺，那麼如來這覺，也就是覺的這個才能成如來。覺到哪一個？就是這個「零」字。你們記得，這個「零」字；這個「零」字是什麼沒有啊？什麼也沒有啊，你不要再著到這個零上了，啊，什麼也沒有了。

「盡佛境界」：什麼也沒有這就是一個真空，盡佛境界，啊，這就是啊，真空裏頭又現出妙有來了。現出妙有，什麼妙有呢？這是歡喜的妙有，說，哦，原來如此啊，啊！這時候生出一種歡喜了；啊，以前我不明白，現在我懂了，喔！歡喜的不得了，歡喜起來，叫歡喜地，這第一個地，叫歡喜地。

異性入同，同性亦滅，名離垢地。

可是啊，前邊呢，這個歡喜地呀，他還有個歡喜；有個歡喜呀，那麼還有一個「同」呢，雖然沒有名，還有同。所以這個叫「異性入同」，合成一個了，異性入同；這就是啊，這個無明啊，這個理，和這個事啊，雖然合成一個，但是啊，還有啊，這個同的存在，還有這個同的存在。

那麼現在到這個第二地呀，前邊那歡喜地是初地，初地的菩薩，叫歡喜地，他那個果位呀，就叫歡喜地；這第二個二地的菩薩呢，叫離垢地；離垢地呀，就離開那個無明了，離開那種染污法。本來就沒有多少了，這已經啊，和佛的覺性相同了；覺性相同了，還有一點執著，還有一點呢，塵垢。

所以呀，那麼現在「同性亦滅」：連這個同，和佛那個相同的那個同性也都沒有了，這是啊，返本還原到那個如來藏性上。如來藏性啊，是大光明藏，就一個大光明藏，沒有什麼名相。

所以這個第二地呢，就叫啊，離垢地，離開啊，這個塵垢。你就歡喜，這都是一種塵垢；你有所歡喜，還有一種情感。那麼所以呀，這個第二地叫離垢地，把這個一切的塵垢啊，啊，都離開了，把這個微細的無明啊，啊，也都減少了；但是現在到這個二地，也沒有斷了，無明啊，沒有斷盡，所以只能離開這個垢。

淨極明生，名發光地。

這個十地的菩薩，初地菩薩，就不知道二地菩薩的境界；二地，就不知道三地。現在講到這個三地菩薩。「淨極明生」：淨極呀，這個淨，就是清淨了。前邊那離垢地，它有個「離」字啊，那還是啊，有垢的；再那個「離垢」那個「離」字也沒有了，這才是真正清淨了。

好像我們掃地，掃地，預備把這個地乾淨了；那麼乾淨，你要把那個掃把放到一邊去，這才真正乾淨。你要是還那掃，說掃就預備清潔，你還總在那掃啊，那沒清潔。

所以離垢地，離，把那個「離」呀，都要離了，離垢那個「離」字都沒有了，這清淨了。清淨到極點，發光了，這就明生了。啊，清淨到極點，就明生了；明生啊，所以這個第三個地的名字就叫發光地。啊，真清淨到極點，一塵不染了，那它發光地了，發光地。

明極覺滿，名燄慧地。

這個光明到極點，這個覺性也圓滿了，啊，這個名字呢，就叫燄慧地。這個燄呢，啊，就好像一個火炬似；火炬呀，也並不是真火炬，是比方啊，這個智慧呀，就好像那個火炬那麼樣子，這個燄慧地，第四地。

一切同異所不能至，名難勝地。

在這個明極覺滿了，這個名字叫燄慧地。這個燄慧地之後，這「一切同異」：這不單一樣的同異，一切一切的同異，同和不同，「所不能至」：都啊，不能形容了，同和不同啊，這個名稱啊，根本就沒有了。

那麼這個叫一個什麼？叫難勝地。沒有再呀，難勝啊，就是啊，沒有什麼可以再能勝過他，不能勝過這個地位，就是啊，超過以前那幾地了，超過去，這超過。那麼這是五地的菩薩，五地菩薩這個名位，這個位置啊，就他這個位置，叫難勝地。

那麼這個難勝地是不是就一個菩薩處到這個難勝地呢？不錯，是一個菩薩。這個一個菩薩不是一個菩薩。說，怎麼又是一個菩薩，又不是一個菩薩？啊，佛教也就在這個地方。這一個菩薩處到這個地位上，和他同類的所有啊，百千萬億菩薩，都是處到這個地位上，就是到這種程度上了，到這種啊，這個學位上，到這種的這個地位。

就好像，啊，說一個比方，你得到一個博士位；這個得到一個博士位是不是就一個人得到？不錯，是一個人得到，啊，我得到了；但是你也得到了，這是每一個人都有的，每一個人都得到這個位置，都叫博士。那麼有多少數目呢？也有百千萬億這麼多，不是單單一個人。

所以方才我說，這個菩薩也可以說是一個菩薩，啊，一個菩薩他得到這個，到這個五地的這種的程度上了。那麼不單他一個菩薩到這個程度啊，有百千萬億那那麼多的菩薩，都到這種程度上。所以呀，這不知道有多少？這每一地呀，這個菩薩，恐怕恆河沙數都多。

無為真如，性淨明露，名現前地。

這個無為，無為而無不為，「無為真如」：這個真如，也就是啊，那個如來藏性，也就是啊，一真法界，這個無為的真如，一切都如了，一切都真了；沒有不真的，也沒有不如的，真如。真如性淨，「性淨明露」：性也清淨到極點，光明也發露了，這是第六地。第六地這個名字叫什麼呢？就現前地，

因為啊，他這個明露了，露出來了，現前地，它名字叫現前地。

### 盡真如際，名遠行地。

「盡真如際」：這個真如也沒有際，也沒有個盡，怎麼會盡真如際？這也是形容，說啊，這個真如，啊，真如本來沒有邊際的，又怎麼可以盡呢？沒有盡的。沒有盡呢，所以呀，這個經上啊，說，盡真如際，就是好像那個虛空本來就沒有的，說虛空粉碎了；虛空粉碎，虛空都沒有個體相，它怎麼會粉碎呢？那麼這是個形容。

這個真如也沒有一個邊際啊，真如是包括十法界，這一切的眾生都在真如裏頭包括著，那麼它怎麼樣會有個邊際呢？那麼十法界之外，十法界之外又是個什麼地方呢？沒有了，根本就沒有了，所以這說盡真如際。

「名遠行地」：這個行的太遠了，啊，跑的太遠了！跑多遠呢？誰能知道多遠？總而言之，叫遠行地，跑的太遠了這是，啊，普通人你到不了這是。唯有啊，這到這個七地菩薩，你才能到這個遠行地上。

### 一真如心，名不動地。

這個一真法界，「一真如心」：啊，你這個心，好像這個什麼前邊似的，啊，你這個心也就是個真如；真如也就是個心；好像前邊說，佛就是心，心就是佛；這個真如也就是心，心也就是佛，真如和心呢，沒有分別了。

那麼真如沒有邊際，你這個心也沒有邊際了；心也沒有邊際，那麼到什麼地方去了呢？什麼地方也沒有去，所以這叫不動地，不動道場，周徧法界，這叫不動地，這第八地不動地。

### 發真如用，名善慧地。

在第八地，這個真如和心變成一個，又名字叫不動。那麼不動呢，如果總也不動啊，那就沒有用了。可是現在在這個真如啊，就發生用了，「發真如用」：真如是什麼用呢？有什麼用呢？真如這個用可就大了，這是個大用，不是個小用。小用啊，單單是有一種的用處；這個大用啊，是你怎麼用都可以。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，常隨緣是常不變，常不變又常隨緣。

因為這樣子，有這種的用，這是一種智慧的作用。這個智慧的作用，所以呀，這個第九地是，這個地呀，又叫善慧地，這是一種啊，最真實的一種智慧了。

阿難！是諸菩薩，從此已往，修習畢功，功德圓滿，亦目此地，名修習位。

阿難呢！你要明白呀，「是諸菩薩」：這一切的菩薩，前邊從乾慧地，那個金剛初心，到到此地，這是啊，五十四個位子。那麼這一些個菩薩，「從此已往」：從這個地位呀，再向前去修去，「修習畢功」：他修行啊，已經完畢了，功啊，無功用道了，不必用什麼功了，已經畢業了，「功德圓滿」：這功德圓滿了。

什麼畢業了呢？這個佛啊，學佛呀，就來要畢業了，就來要成佛了，功德圓滿了。「亦目此地」：也啊，給這個地名起個名字啊，這以前呢，這所有的位置，叫修習位，叫修習的位置，叫修習位。

慈陰妙雲，覆涅槃海，名法雲地。

這個「慈」，和這個「妙」，這都是啊，屬於法。跟這個「陰」、「雲」，這屬於啊，這個覆，屬於啊，這個蔭蓋的意思。「慈陰」：這個陰呢，應該是有草字頭那個「蔭」，慈蔭妙雲。這個慈悲呀，普遍呢，來蔭護一切眾生。這個「妙雲」：這種妙雲呢，哎，是微妙的這種雲。

「覆涅槃海」：遮蓋著這個涅槃海。這種的形容啊，涅槃海，涅槃呢，也就因為一切佛啊，一切的菩薩，都在這個涅槃海裏而產生出來。所以這個第十地呢，它的名字就叫法雲地。這個慈啊，和這個妙，都屬於法；這個蔭呢，和這個雲，這都屬於雲；這個法雲地。蔭護一切眾生，就是保護著一切眾生，這是第十地。

如來逆流，如是菩薩，順行而至，覺際入交，名為等覺。

「如來逆流」：怎麼叫如來逆流呢？因為如來已經成佛，又逆流啊，而出。這個菩薩呀，怎麼叫順流呢？這個佛已經到佛的果位上啊，再啊，向這個菩薩這個路上啊，來；來做什麼呢？來迎接這個菩薩，這叫逆流。

菩薩順流而至，菩薩因為啊，由凡夫到到羅漢，到到菩薩，還沒有到到佛的境界上，沒有到佛的地位，果位上，所以呀，這叫順流而行，就啊，向這個佛這個覺位上啊，走。那麼在這呢，正和佛呀，碰頭，這叫「覺際入交」：佛的覺，和菩薩這個覺，這兩種覺啊，如交，交接到一起。

所以呢，這個名字叫等覺，就等於佛；等於佛，和佛呀，平等；但是啊，還

不是妙覺，只可等於佛。在這個時候啊，這個菩薩還有一分生相無明沒有破，所以呀，這個無明最不容易的。你把這一分的生相無明一破了，這時候就成佛了。

所以說，一般人說他就是佛，你從什麼地方到佛那個地方去的？從哪一條路走的？啊，你初地，你連名字都不知道？二地，連那個道路你也沒有見過。三地，啊，也不知道怎麼樣去？怎麼到佛那個地方的？哦，說你坐飛機去的；啊，那你若坐火箭比飛機更快！哈哈，所以呀，這個這種的人呢，恐怕永遠都到不了佛那個地方去。

為什麼呢？他沒有到他就說到了，你說這是真話？是假話？也沒有修行，也沒有在佛教一點什麼事情沒有做，就成了佛了！這可太容易了！我在佛教裏行了這麼多年，我還沒成佛呢！啊，這或者他是一個原子科學時代，用科學的方法去的，所以呀，這麼快就成佛了。

阿難！從乾慧心至等覺已，是覺始獲金剛心中初乾慧地。

阿難！「從乾慧心」：前邊呢，乾慧地又叫乾慧心，又叫金剛初心。「至等覺已」：到這個等覺這個菩薩的位這個地方。「是覺始獲」：這個覺啊，「始獲金剛心中」：他這個金剛後心，這個叫金剛後心，「初乾慧地」：這是啊，一個金剛後心呢，一個初乾慧地。

前邊呢，那個乾慧地，是啊，這個欲愛乾枯，還沒有和如來法水相接，所以叫乾慧地，又叫金剛初心。那麼這個乾慧地，它沒和如來這個妙莊嚴海呀，相接，所以呀，這也叫一個乾慧地，又是啊，金剛後心，這是最後的一步。

如是重重，單複十二，方盡妙覺，成無上道。

像前邊呢，這個「重重」：這也重重啊，「單複十二，方盡妙覺，成無上道」：怎麼叫重重呢？重重啊，就是這個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，重重。十信有十個，十住有十個位置，十行又有十個位置，十迴向又有十個位置，十地又有十個位置，再加四加行，煖、頂、忍、世第一，這通通啊，是五十四個，再加等覺，就五十五個。有的說，加這個乾慧地，那麼乾慧地和等覺啊，這是一個的。

在這重重，又有單，什麼叫單呢？單，就是啊，乾，乾慧地。這個乾慧地，又有這個煖，這個煖位，加上煖位；加上頂位；乾，煖、頂、忍、世、等、妙，這七個位子。乾，就是乾慧地；煖，就是煖位；頂，就是頂位；忍，是

忍位；世第一，這世第一位；又有這個等覺、妙覺，這合起來這是七個。

這七個位置呢，是單的。乾慧地是一個，煖位，頂位，忍位，世第一，這都是單的；等覺，妙覺都是單的；所以這七個都是單的。那麼又有啊，這七個單的，又有五個重的，複的。五個複的就是什麼呢？就是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。這五個位置啊，每一個位置啊，都有十個，十個，這就是重複了，所以呀，這叫複。那麼合起來呢，這是十二，十二個，所以才說啊，單複十二。

「方盡妙覺」：才啊，完了啊，這個妙覺這個路子，成了妙覺這個果體，「成無上道」：這時候啊，這個佛道才成就了。

## 085. 卷八

是種種地，皆以金剛觀察，如幻十種深喻，奢摩他中，用諸如來毗婆舍那，清淨修證，漸次深入。

「是種種地」：這前邊呢，由金剛初心的乾慧地，到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、四加行，這種種的地，這都叫種種地。「皆以金剛觀察」：這都用金剛心呢，來修行，來觀察，「如幻十種深喻」：如幻，如幻呢，就是啊，你說它真，它又不是真；你說它假，又不是假的。

前邊我不講，這個要這個怎麼樣呢？「修行空華萬行」，這是如幻；「宴坐水月道場」，這也是如幻；「降伏鏡裏魔軍」，這也是如幻；「大做夢中佛事」，這也是如幻，這都是如幻。

十種深喻，這十種深喻呢，是什麼呢？第一，這個一切業障如幻：你看的這一切的業障啊，也都是虛幻的，而不是真實的。一切法如燄：這個看一切的法呀，應該看的好像那個陽燄似的。什麼叫陽燄呢？就是在這個春天呢，你看見有的地上啊，好像冒煙似，你到它，離遠看的冒煙呢，到近邊呢，又沒有什麼了，什麼也沒有，這就叫陽燄。你呀，應該觀這一切法呀，如陽燄。

一切的身，你看呢，自己這個身，如水月，啊，好像水中的月似的。你看這個一切的妙色呀，好像空華似的。一切的妙音呢，就好像啊，這個山谷的音似的，如谷音。

你看這個諸佛國土，諸佛國土本來應該是真的，啊，但是你應該看它像乾闥婆城；乾闥婆，我們前邊曾經講過啊，這個天龍八部有乾闥婆，是天上一個

樂神呢，看這個諸佛國土啊，也就好像乾闥婆城似的。

佛事如夢：所有的佛事啊，也都好像做夢似的。佛身如影：佛的身呢，也應該看它像影子似的。第九，業身：你這個報身呢，如像，就好像啊，一個偶像似的。法身如化：法身呢，也是一個幻化的，都不要看它是真的。

這一些個如幻的境啊，也不可取，也不可捨；你也不可以呀，說是把它拿來，也不可以把它捨掉了，因為啊，一切都是空的，你不要看成實有的。這是啊，十種的深喻。十種的深喻呀，什麼意思呢？就是叫你呀，不要執著一切，一切一切都要把它放下。你看的破，放的下，就得到自在。

「奢摩他中」：奢摩他啊，就止觀，修這個止觀的這個法門。「用諸如來」：用啊，一切佛的這個，「毗婆舍那」：就微密觀照，用這個微密觀照啊，這個「清淨修證」：去啊，清淨修證，「漸次深入」：一點一點的就往前進。

阿難！如是皆以三增進故，善能成就五十五位真菩提路。

阿難呢！像這個以上所說，「皆以三增進啊」：都用這個三種的增進。「善能成就」：能成就啊，什麼呢？成就這「五十五位真菩提路」：這五十五位呀，就是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，等、覺，再加上啊，這個煖、頂、忍、世第一，這是五十五個位置。

作是觀者，名為正觀，若他觀者，名為邪觀。

「作是觀者」：你能以呀，看三界如空華，一切的佛事如夢如幻，依照啊，這個三種的增進去修行。三種的增進，前邊已經講過，不知你們記得不記得？第一，就是啊，要「除其助因」。第二呢，就要「剝其正性」。第三呢，要「違其現業」。

能照這樣去修行，經過這五十五個位置，用這個金剛心的觀察，微密觀照。你能以作這樣子的觀的話，「名為正觀」：這就是啊，正當的修行，修行這個不生滅法。「若他觀者」：你要是不修這種的法門，不照這樣去觀察去，去觀照去，那麼你修這個生滅法，那就是啊，「名為邪觀」：這叫邪觀，那叫邪修行。這個呢，你依照這個法門去修行，這是正修行。

爾時，文殊師利法王子，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而白佛言：當何名是經？我及眾生，云何奉持？

講到這個地方啊，這個文殊師利法王子，在大眾中即從座起，就起來，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：對佛說了。「當何名是經」：應該給這個經起個什麼名字呢？「我及眾生，云何奉持」：我們現在的大眾和將來的這個眾生啊，怎麼樣奉持修行呢？怎麼樣來依教奉行修行這個法門呢？

佛告文殊師利：是經名大佛頂悉怛多般怛囉無上寶印，

文殊師利菩薩請問這經的名字，那麼佛啊，就告訴文殊師利法王子，說，這個經的名字啊，就叫「大佛頂」：這個大佛頂，這就是啊，佛的無見頂相啊，上邊放光如來這個叫大佛頂，「悉怛多般怛囉呢」：就是一個大白傘蓋，「無上寶印」：沒有再比它尊貴的了，這叫無上；寶印，這個是啊，法王的一個寶印，佛的一個寶印，這第一個名字。

第一個名字啊，這個經呢，就第一個名字，就是啊，表示這個〈楞嚴咒〉的最無上最高了；你若是有人念這個〈楞嚴咒〉，就和佩帶這個法王的寶印一樣，就和呀，得到佛呀，給你一個寶印那麼一樣。

十方如來清淨海眼。

這個經啊，也就是「十方如來清淨的海眼」：十方如來，就十方佛；清淨的海眼，就是啊，這個清淨的智慧，清淨啊，的智慧一個眼。那麼這個眼呢，也就表示是智慧。

亦名救護親因，度脫阿難，及此會中性比丘尼，得菩提心，入徧知海。

這個經啊，又有一個名字，這個名字就叫「救護親因，度脫阿難」：救護啊，佛的親戚，佛的親人。因為阿難呢，是佛的堂弟，所以這叫親因；度脫阿難，來呀，救度阿難脫呢，脫離這個摩登伽女這種的難。「及此會中」：和者現在呀，在這會中，「性比丘尼」：性比丘尼呢，就是摩登伽女；摩登伽女現在已經證到四果阿羅漢了。

「得菩提心」：他們兩個人呢，都得到啊，這個覺悟的心了，「入徧知海」：得到啊，正徧知這個海，這也是個名字。正知，知道啊，這個心生萬法，所以叫正知。徧知呢，萬法唯心，就是徧知，徧知海；入徧知海，就是入正徧知海。

亦名如來密因修證了義。

「亦名」：也啊，有個名字啊，叫這個「密因」：如來的密因，如來呀，最祕密的這一種法門，「修證了義」：修行證果呀，最徹底的一種的道理，這又是一個名字。

亦名大方廣妙蓮華王，十方佛母陀羅尼咒。

又有一個名字叫什麼呢？叫「大方廣」：大呀，方廣，這是個法，這種法呀，是最大的，又通達十方，而廣大無邊的這種法。「妙蓮華」：這個蓮華呀，這個《楞嚴經》啊，就比方一個妙蓮華。

這個楞嚴咒呢，就是「佛母陀羅尼咒」：這十方所有的，這個楞嚴經，是個妙蓮華王，啊，所有十方的諸佛呀，都是從這個〈楞嚴咒〉裏生出來的，所以說十方佛母陀羅尼咒。

陀羅尼呀，是梵語，翻譯成中文呢，就叫「總持」；總啊，就總一切法；持啊，持無量義。又是啊，總持身，口，意三業不犯；你這個身也不犯殺、盜、婬；啊，意也不犯貪、瞋、癡；口也不犯呢，綺語、妄言、惡口、兩舌，這十惡都不犯，這叫總持身，口，意三業清淨。持無量啊，諸佛的法門，這也叫總持。

亦名灌頂章句，諸菩薩萬行首楞嚴。

也有一個名字，叫什麼名字呢？叫「灌頂章句」：這灌頂章句，就是啊，這個灌頂咒。你呀，一誦這個〈楞嚴咒〉啊，就能啊，令你很快呀，業障就消滅；業障消滅，很快呀，就得到一種的智慧。

所以才說啊，前邊那個偈頌，阿難說得，妙湛總持不動尊，首楞嚴王世希有，他讚。銷我億劫顛倒想，這個〈楞嚴咒〉啊，可以給你默默中灌頂，就銷你呀，無量劫的顛倒想。不歷僧祇獲法身，不需要啊，經過三大阿僧祇劫這麼長遠的時間，就得到法身了，所以這叫灌頂章句。

「諸菩薩」：諸菩薩，就是所有一切的菩薩，「萬行」：萬種的行門，這個所有菩薩一切行門，都包括在這個經典裏內了，「首楞嚴」：這是啊，啊，第一種的堅固的法，堅固法。這個首楞嚴呢，就是第一種得堅固法。

汝當奉持。

阿難呢！你應該依這個法修行，汝當奉持。

說是語已，即時阿難，及諸大眾，得蒙如來，開示密印般怛囉義，兼聞此經了義名目，

「說是語已」：這個佛呀，說這個經的名字得後，說是語已，佛說這個經得名字之後，「即時阿難呢」：即刻呀，這阿難，「及諸大眾」：和這個在會的一切大眾。

「得蒙如來」：都啊，一同啊，蒙這個如來，「開示密印」：這個祕密的這種印，「般怛囉義」：這個大白傘蓋的這個妙義。「兼聞此經」：並兼呢，聽見這個經，「了義的名目」：這個最徹底，最究竟，最了義的這種名目，這個經的名字。

頓悟禪那修進聖位增上妙理，心慮虛凝，

「頓悟禪那」：禪那，這個禪那也是印度語，翻到中文叫「思惟修」，就是啊，頓悟，就是開悟了。這個頓悟，怎麼叫頓悟呢？頓悟是很快的就開悟，立刻就開悟，very quickly。「修進聖位」：修行啊，向這個聖位，就是聖人的果位，就是佛位。

「增上妙理」：都增加他們這種的智慧，這個妙理，也就是智慧；增加他們每一個人的智慧，「心慮虛凝」：心裏啊，這個思慮也都沒有了。虛凝，就空空洞洞的，啊，到這個幾幾乎啊，就到這個如來藏性這個本體上了，這虛凝。

斷除三界修心六品微細煩惱。

「微細煩惱」：這時候，阿難也證得二果了，那麼斷除三界的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斷除啊，這個見惑，八十八品的見惑，「修心六品」：又啊，盡斷呢，這個上界的六品煩惱，微細煩惱。

這個微細煩惱啊，就是啊，不容易察覺的，很微細很微細的，啊，這種煩惱；這種煩惱啊，在這個你自性裏頭啊，不容易察覺到的，但是這個阿難呢，現在也都斷了，把這個煩惱也斷了。

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大威德世尊，慈音無遮，善開眾生微細沉惑，令我今日身心快然，得大饒益。

「即從座起」：這個阿難呢，當時「即從座起」：就從座啊，起來，聽見呢，他因為聽見佛所說的法，斷除微細的煩惱，所以呀，從座起來，頂禮佛足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。

「大威德世尊」：佛呀，大威，大威呀，能折伏眾生。折伏，怎麼叫折伏呢？折伏啊，本來眾生啊，很剛強的，什麼也不相信，不信因果，不信輪迴，不信報應，什麼也都不信的。那麼佛呀，能以善巧方便，用這一種的威德，威呀，就是有威可畏，令啊，眾生折伏；這個德呢，德就是攝受。

這折攝二門，折伏法，攝受法。（攝呀，就是那個提手邊，搞三個耳字那個攝），攝受眾生，折伏啊，就是折伏剛強的眾生；攝受呢，攝受啊，這一種的信受的眾生。信呢，信佛的，就是這種不剛強的；不剛強的眾生，佛就用這種攝受的法門。就好像磁石吸鐵似的，這有磁石啊，那個鐵自然就吸來，這個攝受啊，就是這種的意思。所以呀，有德就可以攝受一切的眾生；有威，就可以折伏一切眾生，這世尊！

「慈音無遮」：這個慈悲的音聲啊，沒有限量，沒有遮限的，這麼樣子，就是普度，普遍的而沒有啊，限量。「善開眾生啊」：善自啊，開化一切眾生的，「微細沉惑」：本來眾生啊，對這個微細的沉惑不明白，那麼佛呀，這麼給指出來。

「令我今日啊」：使令我阿難今天呢，「身心快然」：我身裏也快樂，我身也覺得快樂，心也覺得快樂，啊，說不出那麼快樂了，「得大饒益」：得到啊，我生平沒有的這麼大的這種益處。

世尊！若此妙明真淨妙心，本來徧圓，如是乃至大地草木，蠕動含靈，本元真如，即是如來成佛真體，

世尊！假設呀，若是這個妙明的真心，「真淨妙心」：也就是啊，妙明也就是這個真心，真淨妙心，也就是這個心。「本來徧圓」：本來它是啊，周徧法界的，是圓滿而無欠無餘的。「如是乃至」：像這個樣子啊，乃至於啊，不單人呢，「大地草木」：一切的草木啊，草木就是無情，無情的一種的眾生。

「蠕動含靈」：蠕動啊，這言其最微細的這個生命。含靈啊，也是最小的這種動物，牠沒有啊，多大的靈性。蠕呢，就好像這個蟲子啊，動啊，這個會動啊，那麼也不動的太多；含靈，含呢，有少少這個靈性。「本元真如啊」：牠們都是啊，本元真如，「即是如來成佛真體」：這個都是，牠們都具足啊，

如來成佛的真體。

佛體真實，云何復有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、修羅，人、天等道？世尊！此道為復本來自有？為是眾生妄習生起？

「佛體真實」：這個佛的體呀，本體是真實的。「云何復有」：怎麼說又有這個地獄，又有餓鬼，又有畜生，又有修羅，又有人，又有天，「等道」：這麼多的六道輪迴？世尊！「此道為復本來自有」：這一些個六道輪迴呀，可是啊，它本來就有的呢？「為是眾生妄習生起」：可是啊，眾生這種妄習生起來的呢？我很不明白這個道理。

世尊！如寶蓮香比丘尼，持菩薩戒，私行婬欲，妄言行婬非殺非偷，無有業報，發是語已，先於女根生大猛火，後於節節猛火燒然，墮無間獄。

我為什麼問這個地獄、餓鬼這個道理我不明白呢？因為啊，世尊！好像這個「寶蓮香比丘尼」：這個寶蓮香比丘尼呀，「持菩薩戒」：她受過菩薩戒的；受過菩薩戒，可是她不守菩薩戒，「私行婬欲」：她自己呀，還偷偷摸摸的去行婬欲，這個，是故。

去行婬欲啊，你猜她怎麼說啊？哈，她說的更漂亮！她說呀，啊，「妄言行婬」：她啊，就說假話，她對人講啊，怎麼講呢？她說這個婬欲呀，「非殺非偷」：這也不是殺生，這也不是偷盜，啊，不是偷人東西，啊，這是啊，這是就是啊，男女一種欲樂嘛，一種的快樂，這個有什麼錯過呢？

這個不過佛說戒，我認為這個不需要戒的，這個沒有關係嘛！啊，它不犯什麼大罪嘛！這個男女他一種快樂的行為有什麼罪過？她這麼樣講，自己講的，哦，你看，滿天這個理直氣壯這麼講的，覺得很有道理。你說怎麼樣啊？哦，「無有業報」：她說沒有業報！這個行婬欲啊，你隨便，你行的越多越不要緊，她就提倡婬欲。你看，她是一個比丘尼，提倡婬欲。

啊，「發是語已呀」：這這話話說完了之後，你說怎麼樣啊？哈，不要緊嗎！「先於女根呢」：就在這個女根，這女根不要怎麼樣詳細講，大家也明白了，男根、女根呢！「生大猛火呀」：就在那個女根呢，就生大猛火，就著了火了！哈，你說厲害不厲害！相信呢，這個時候燒的她呱呱叫的，燒的她，啊，大哭大叫的，這時候又不說沒有罪過了，啊，這時候！

「後於節節呀」：那麼女根生大猛火了，以後你說怎麼樣啊？每一個骨節都生了猛火了；因為啊，男女婬欲那個時候啊，哦，覺得這個周身骨節都鬆懈

了，哦，覺得很以為是快樂；其實啊，那就是拼命爭死呢！就想要死呢，快點死，快點死，就怕死的慢！啊，所以那時候，都不要命了，男的、女的就都不要命，就快點死的好。

所以呀，這是啊，就是啊，往那個地獄裏鑽，往地獄裏拱呢！節節猛火呀，結節都是都著了火。因為這個淫欲就是屬火的；你淫欲心大了，就會有一種火，慾火慾火嘛！啊，「猛火燒然」：猛火呀，著得，啊，消防隊都沒有辦法了，消防員呢，消防隊呀，救火車也沒有辦法了，因為什麼呢？她這個火呀，是從她自己的這個慾太重了，所以消防員呢，防火車，啊，多少水融也救不了這個火了。

救不了了怎麼樣啊，你說？沒有第二條路走，墮地獄了，墮無間地獄了。這個無間地獄啊，時候也沒有間，時候啊，一點也沒有空間的時候。這個身呢，在地獄裏頭，一人也滿，多人也滿，這個也沒有空間。一受這個無間地獄啊，不知道經過多少個大劫，所以這，啊，時間和空間都沒有間，罪苦也無間，生死也無間。

那個她墮地獄啊，你說怎麼樣啊？你猜怎麼樣啊？每一天呢，在這骨節裏頭啊，都有這個鐵的鐵嘴的雀，和鐵嘴的蟲子，從她這骨節裏鑽進去又鑽出來，鑽進去又鑽出來；啊，最要緊的，就是從這個男女根，從那女根那鑽進去又出來，鑽進去又出來，令她一鑽一咬的時候，就把她咬死了。

咬死啊，有這個巧風一吹呀，這個地獄有那一種巧風，一吹，她又活了；那麼一日一夜萬死萬生啊，說不上死了多少次？生了多少次？死過去又活過來，死過去又活過來，就這樣子。

這個好淫的人呢，我告訴你，到地獄裏呀，有一個銅柱，這個銅柱啊，裏邊是用火燒的；把這個人呢，就放到那個銅柱頂上，就又叫「炮烙」。這個人呢，看這個銅柱啊，他不看的是個銅柱；他看見這個銅柱啊，男的看這個銅柱就是個女的，女的看見這銅柱呢，就是個男的。那麼他看見呢，以為是自己的在生的時候一種或者女朋友，或者男朋友啊，啊，他就去和它親近去了；哦，他不認為它是銅柱，就到那就抱上了。

這一抱怎麼樣？就被這個銅柱，本來那個銅柱裏頭是火呀，燒的把身上燒的皮都烙焦了。這樣子，他又身上痛了，往旁邊一看，又有一張床，有一張鐵床；這鐵床上頭呢，也有一個，要是男人，看那個鐵床上它就有女人，女人要是女人看那個鐵床啊，就有一個男人在那個地方。所以他又往床那個地方跑，跑到那個地方，那鐵床也是火燒紅的。所以呀，這個怎麼這樣子呢？這

就因為啊，他這個婬業太重，所以到處都受這種果報，這是啊，在這個地獄受這果報。

這寶蓮香比丘尼呢，也就是受這種果報，生陷地獄，啊，你看，你再講了，再講說這個婬欲不是殺，不是偷，沒有業報，這時候她知道有業報也來不及了，所謂啊，後悔遲，後悔遲了。你說這，啊，這是在佛住世的時候啊，那個比丘尼也有這樣不守規矩的，不是說現在的比丘尼不守規矩的，過去的一樣不守規矩的。

琉璃大王、善星比丘，琉璃為誅瞿曇族姓，善星妄說一切法空，生身陷入阿鼻地獄。

這個「琉璃大王」：琉璃大王滅釋種，在以前在華盛頓 University (大學)，聽過琉璃大王滅釋種這個公案沒有？有沒有聽過這個公案？現在我給大家講一講。這琉璃大王啊，他和釋迦牟尼佛啊，是親戚。什麼親戚呢？本來不是什麼真正的親戚，這琉璃大王啊，他的父親呢，也是一個國的國王，就向這個瞿曇種族啊，求婚，要啊，娶一個皇后。

這個瞿曇種族啊，比這個琉璃大王他父親這個種族啊，是尊貴一點，就不歡喜把這個自己的女呀，配給這個琉璃大王的父親。那麼又不敢拒絕他，為什麼呢？他有勢力。如果拒絕他呢，恐怕就惹出麻煩來。於是乎啊，就用一個婢女，婢女就是工人呢，做奴婢的，大約生的也很美貌，就啊，冒充這個瞿曇的種族去了。冒充瞿曇種族就配給這個琉璃大王他的父親，那麼就生得這個琉璃大王。

琉璃大王在小的時候，佛呀，正有人給佛造一個廟；造個廟，就啊，設了一個法堂，法堂啊，也就好像設了一個法座。法座剛造好了，這個琉璃大王那時候是小孩子呢，他沒有等，正在造好的時候，佛都沒有上去說法，講經說法呢，啊，這個小孩子就先上去坐到佛的那個座位上。坐上了，佛的弟子，和瞿曇這些個人就罵他，說，你這個一個奴婢生的一個小孩子，你怎麼能坐到佛的座位呢？

這麼一罵他，這個時候呢，就這個小孩子一聽，這個人罵他是奴才生的，他就不高興了，就告訴他的一個照管他的人，說，你等我將來做皇帝的時候，你要告訴我這一句話，不然的時候我會忘了，說這個釋種啊，他罵我是奴婢生的小孩子，你要告訴我，我要報仇的！

那麼等了果然他就做了皇帝了，他這個使臣呢，就告訴他，說是你記得不記

得那個瞿曇的種族罵你是婢女生的小孩子啊？他說，哦，我忘了，現在你告訴我想起來，趕快發兵，去把這個瞿曇的人呢，都給我殺了他，通通都殺了他，連佛也殺了他，這叫琉璃大王滅釋種。那麼就發兵啊，去殺這個釋種。

殺釋種，目連呢，就對釋迦牟尼佛說，說這個琉璃大王，現在他把瞿曇的種族，釋迦的種族都給殺了，我們要想法子救的！佛當時也不出聲，佛也沒有答覆他。那麼這個目連呢，就顯了神通，他把這個釋種啊，用他這一個寶鉢呀，裝了五百個釋種，送到天上去，放到天上，這回你殺不了了；放到天上，你一定殺不了了，他以為他救了五百個釋種。

等琉璃大王把釋種殺完了之後，目連呢，就告訴釋迦牟尼佛，說，我啊，用我寶鉢把釋種救出來五百個，現在可以把他們放出來了，拿下來一看，這五百個釋種已經都變成血水了。目連就問說，這個我怎麼救不了這個釋種這個生命呢？這是什麼道理呢？就問佛這種因果。

釋迦牟尼佛說，唉，你不知道啊，在因地呀，以前有一個地方啊，這個天旱；旱呢，有一個水池子裏頭有很多魚；很多魚呀，就有兩個魚王，一個魚王啊，就叫**麩**；一個魚王嘛，就叫**多舌**。那麼這個水池子沒有水呀，這個地方的人呢，也沒有什麼東西吃啊，就吃這個魚；把魚都吃了了，沒有魚吃了；看那個泥呀，這兩個魚王啊，都鑽到那泥裏頭去了，這個人呢，看見那個泥呀，在那動彈；那麼於是乎把泥呀，刨開，裏邊又有兩條大魚，一個叫**麩**的，一個叫多舌的，這兩條魚。

那麼釋迦牟尼佛當時啊，就是個小孩子，這一些個釋種呢，就是那時候一些個人，吃魚的這些個人。那小孩子啊，看見這兩條大魚出來了，他拿了拿著一條木棍呢，照著魚頭就打了三下，打這魚頭打了三下。所以釋迦牟尼佛呢，在成佛之後，這個頭啊，就痛了三天。

那麼這個**麩**啊，這個魚王啊，現在就是這個琉璃大王；這個多舌呢，就是啊，這個告訴琉璃大王說啊，這個釋種罵他這個使臣。所以呀，現在應該呀，他應該滅釋種，應該殺這個釋種，所以就釋迦牟尼佛呀，雖然成佛了，也救不了這種的定業，這叫「**定業不可轉**」，因為這個，所以說琉璃大王滅釋種。

琉璃大王，「善星比丘」：這善星比丘啊，他盡胡說八道，專門呢，邪知邪見，他講法呀，不依照佛所說的法去講；他啊，自己別開生面，獨出心裁。別開生面，他怎麼樣？譬如，佛說，要戒殺；他說，不，不需要，不需要戒殺的。為什麼你要戒殺呢？這個生生死死這個眾生，牠就是給人預備的要人吃牠的嘛！你如果不吃，你不吃牠，留著做什麼？牠也沒有什麼智慧！他說

殺生啊，他說，佛所說的這殺生的法不對。

他本來呀，這個善星比丘也是跟佛出家的，但是他反對，反對佛所說的法，反對佛所說的法。佛說這個，唉，這個，他就總有個問號？總有問號？就所以呀，把一般的有一些個比丘沒有智慧的，啊，就跟著他去學去了，說，他講這對呀，啊，殺生有什麼罪過呢？就好像那寶蓮香比丘尼，說，姪慾有什麼罪過呢？這個他說，偷盜，那個沒有他才偷的嘛！若有他就不偷了嘛！那你沒有，你若如果不偷怎麼能生活呢？他也講出個道理來。殺、盜、姪、妄、酒，他都讚歎這個，反對佛所立的這個戒，所以呀，他就胡說八道，胡說八道。

「琉璃為誅瞿曇族姓」：他呀，殺這個瞿曇族姓，就是釋種。「善星妄說一切法空」：什麼他都說空的。他說，殺人也是空的，你偷盜也是空的，無論什麼都沒有。業無體性，說你造什麼業？你把那個業拿來我看看，沒有嘛！你看lisa都說我講的好了，所以她笑起來，是不是，lisa。啊，一切法空。

「生身陷入阿鼻地獄」：就是在這活的，不是等死了再下地獄呀，這個琉璃大王，和善星比丘啊，和寶蓮香比丘尼就這麼活著，這個帶著這個肉身墮地獄的；不是等到說死了，沒有這個肉身舵地獄的。所以呢，這個阿難就問佛啊，這種因緣。

此諸地獄，為有定處？為復自然？彼彼發業，各各私受？唯垂大慈，開發童蒙，令諸一切持戒眾生，聞決定義，歡喜頂戴，謹潔無犯。

「此諸地獄啊」：這個寶蓮香比丘尼，和善星比丘，這個和琉璃大王，他們呢，都生陷地獄了。可是這個地獄，「為有定處」：是有一定的地方嗎？「為復自然」：可是啊，或者自自然然的生出來的呢？

「彼彼發業」：彼，就是啊，這個寶蓮香啊，和善星比丘，琉璃大王，他們所造的這種業，「各各私受」：他每一個呀，人，自己受自己的果報。這是什麼道理呢？究竟這個地獄是預先給他們預備的呢？還是啊，他們自己造出來的呢？這個地獄從什麼地方來的呢？

他們這個業是怎麼樣子自己造出這個業受這果報？那麼預先好像人間這個監獄似的，預備現成的，有人犯罪了，就把他放到那個監獄裏呢？還是他等到他造這個業，是這個獄是他自己的呢？這阿難呢，他自己不明白這個道理？

所以「惟垂大慈啊」：我希望啊，佛大慈悲，「開發童蒙」：我想啊，我啊，

阿難呢，就像一個小孩子似的，對這個道理不懂，童蒙，「令諸一切持戒眾生」：那麼再啊，叫一切得持戒修行守著戒律這些個眾生，「聞決定義」：聽見呢，佛所說的這個決定義。

「歡喜頂戴」：歡喜呀，這麼好像放到頭頂上這麼恭敬啊，頂戴受持啊，「謹潔無犯呢」：啊，修的清清淨淨的，那麼很謹慎的，很潔白的，不犯這個禁戒，這是啊，我希望的佛啊，開示。

## 086. 卷八

佛告阿難：快哉此問！令諸眾生不入邪見。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。

佛啊，聽阿難這樣的請問呢，請問未來一切的眾生啊，這個謹守戒律這種的說法，所以佛啊，非常歡喜。「佛告阿難，快哉此問呢」：說，你這一個問呢，啊，真是最對機了，是最好的了，快哉，說你應當問這個道理。

「令諸眾生」：使令啊，未來的一切眾生，和現在的一切眾生，「不入邪見」：不啊，到這個邪見，不落啊，邪知邪見，能得到正知正見。「汝今諦聽」：你現在啊，諦實而聽，「當為汝說」：我呀，給你講一講。

阿難！一切眾生，實本真淨，因彼妄見，有妄習生，因此分開，內分外分。

阿難呢！「一切眾生，實本真淨」：本來呀，是清淨的；那麼本來清淨的，「因彼妄見」：因為啊，依真起妄，就生了一種啊，無明，就生出一種妄見；「有妄習生」：有這種妄的見分呢，於是乎就有這個妄的這種習氣生出來了。「因此分開」：因為有妄的習氣，所以有外邊，身外邊妄的習氣，又有身裏邊的妄的習氣，所以呀，「內分外分」：有內分，有外分。

阿難！內分即是眾生分內，因諸愛染，發起妄情，情積不休，能生愛水。

阿難呢！什麼叫做內分呢？「內分即是眾生分內」：就是啊，眾生啊，的身內，「因諸愛染」：這個身內有什麼呢？有這個一切的愛欲，又有一切的染污法，「發起妄情」：因為這種愛欲，和染污啊，又發生一種啊，妄的情。「情積不休」：這個情啊，積累，日積月累，啊，今生積到來生，來生再來生啊，啊，日積月累，積累多了，不休，不休息，這種情啊，總有這種情，愛的情。「能生愛水」：這個情啊，就會生出一種愛水的。

怎麼說呢？是故眾生，心憶珍羞，口中水出；心憶前人，或憐或恨，目中淚

盈；貪求財寶，心發愛涎，舉體光潤；心著行婬，男女二根，自然流液。

「是故眾生啊」：怎麼說在這個眾生啊，會有一種愛染？這愛染就有一種情感，這種情感呢，久而久之不休息，就生一種愛水。啊，因為這個，所以這一切的眾生，「心憶珍饈」：心裏啊，想啊，吃好東西，「口中水出」，啊，這一想吃好東西呢，口裏呀，就饞欲流涎了，啊，就流口水。為什麼有口水出呢？就饞了！

「心憶前人」：心裏啊，想以前的這個人；以前的什麼人呢？親戚啊，朋友啊，或者這個六親眷屬啊，和你最有緣的人，啊，他死了；他死了，你想起來啊，就流眼淚呀，啊，眼睛裏就會有眼淚。啊，或者他和你呀，好的最好了，那麼他死了，你呀，生一種恨心，恨什麼呢？恨，啊！這個天地呀，怎麼叫他死的這麼快呢？我和他這麼好，啊，怎麼他死了？心裏有一種恨，怨恨！啊，「或憐或恨」。

「目中淚盈」：或者呀，憐惜他，也會有眼淚出；或者若恨到極點呢，嗯，也會呀，有這個眼淚，在這眼睛裏邊。「貪求財寶」：這個人貪心若重的人呢，貪求財寶，「心發愛涎」：心裏頭啊，啊，想這種發財的，啊，作夢啊，都想要發財，啊，心裏有一種愛涎；這個涎呢，在心裏頭。

「舉體光潤」：這個人呢，身上若有一種潤澤，光潤，光潤呢，就很美麗。啊，「心著行婬」：啊，看見一個很美麗的人呢，心裏就生一種婬欲的心，「男女二根自然流液」：在這個時候啊，男女這兩種的根呢，啊，自然就有這個精液流出來，啊，你說奇怪不奇怪的？

阿難！諸愛雖別，流結是同，潤濕不昇，自然從墜，此名內分。

阿難呢！這個「諸愛雖別」：雖然有種種的愛不同，可是啊，「流結是同啊」：他這種啊，流轉，這種的結積是一樣，凝結是一樣。那麼「潤濕就不昇」：這個溼潤呢，就不會往上昇，「自然從墜」：這個就會墮落的；這個情啊，啊，情啊，就會墮落。「此名內分」：這個叫內分。

阿難！外分即是眾生分外，在這個眾生啊，身外邊。因諸渴仰，發明虛想，想積不休，能生勝氣。

阿難」呢！這個「外分」：什麼叫外分？「即是眾生啊，分外」：在眾生啊，身外邊。「因諸渴仰」：渴呀，就是渴想；仰，就是仰慕。仰慕渴想，啊，也就是啊，一種的愛，也就是啊，因為什麼仰慕渴想呢？也就有一種愛心。

「發明虛想」：在這個時候啊，就會發明出一種虛妄的這種想像。

「想積不休」：這個想啊，你這種想，想來想去，今天也想，明天也想，啊，前生也想，今生也想，啊，以前這個劫也想，現在這個劫也想，想的不知多久了？總也不休息。「能生勝氣」：能生啊，這個這種勝氣。

是故眾生，心持禁戒，舉身輕清；心持咒印，顧盼雄毅；心欲生天，夢想飛舉；心存佛國，聖境冥現；事善知識，自輕身命。阿難！諸想雖別，輕舉是同，飛動不沈，自然超越，此名外分。

在前邊這一段文呢，說這個一切的眾生分外，這分外呀，就因為有一切的渴仰，渴仰，渴，就是好像啊，渴了要喝水；仰，就是仰慕；渴求仰慕，因為這個有這種渴求仰慕，就會生出一種虛想。這虛想啊，久而久之，你要想，不停止它來想，就會生出一種勝氣，殊勝之氣；就是啊，這個這種特別的靈感，也就是。

「是故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「眾生」：一切的眾生，「心持禁戒」：他若啊，一心修持啊，這個戒律，禁，就是有所不做的，你呀，不可以做這個事情。不可以做什麼呢？不可以做壞事，不可以做惡事，不可以犯戒，所以呀，這叫心持禁戒，你不應該做的不要做，是啊，心裏修持這種戒律。

「舉身輕清」：你若能持戒律啊，這個身體呀，就覺得很輕清了，啊，這個走路啊，啊，也飄飄的樣子，很輕的，啊，心裏也很清淨的。「心持咒印」：你呀，這個心裏若專持這個咒，咒，就是啊，有種種的咒，你無論持那一種咒。印，印呢，也就是咒的這個以心印心這個法門。你這念，就有了感應了，這叫印。

你若心持咒印，你呀，有一個咒來念，你來修持，來修行，誦這個咒，專持啊，一種咒。「顧盼雄毅」：你呀，你就啊，看，顧盼，就是前後左右這麼看呢；雄，就這個雄啊，就好像大英雄的樣子；毅，很有毅力的；就是不怕，什麼也都不怕，顧盼雄毅。

「心欲生天」：你心裏啊，常常的想要生到天上去，到天上去啊，做天上的天人；「夢想飛舉」：你呀，在作夢的時候，啊，就會啊，啊，會飛；舉，也就是到空中去，飛舉，就是到空中去了，飛到空中去了。作夢，因要上天呢，所以就飛到空中去。

「心存佛國」：心裏呀，你要是想要生到極樂世界去，想要啊，生到佛國；

「聖境冥現」：這個西方極樂世界的七寶池，八功德水呀，白鶴，孔雀，鸚鵡，舍利，迦陵頻伽，這些個小鳥啊，和這些個境界冥現，就是啊，在默默中啊，現出來。就是人家看不見，你看見了，這冥現；人家不知道，你知道了，這冥現；東方藥師琉璃世界也看見了，這冥現。

「事善知識」：你呀，事奉這個善知識，就是親近善知識，啊，恭敬供養善知識，這叫事善知識。「自輕身命」：把自己的這個身，啊，也不要了；自己這個命，也看的很輕的，不那麼執著。因為要親近善知識，事奉善知識，把自己的身命啊，都看的很平常，沒有啊，事奉善知識那麼樣的是重要。

「阿難」：佛啊，又叫一聲阿難！啊，「諸想雖別」：這個一般的所有的這個想像，這個你心裏所想的，雖然是不同；「輕舉是同」：你看，他啊，得到自在，輕安自在，或者呀，往上昇，這是一樣的。

「飛動不沉」：往上昇，飛的，動的，就不會啊，墮落，不會向下降，「自然超越」：自自然然的就超越一切，就是高超。超，是高超；越，越過一切去了。「此名外分」：這個呢，就是眾生的外分的事情。

阿難！一切世間，生死相續，生從順習，死從變流，臨命終時，未捨煖觸，一生善惡，俱時頓現。死逆生順，二習相交，純想即飛，必生天上；若飛心中，兼福兼慧，及與淨願，自然心開，見十方佛，一切淨土，隨願往生。

佛呀，又叫一聲阿難！說是啊，你知道嗎？「一切世間，生死相續」：這個世間的眾生啊，都生了死，死了又生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這麼循環不斷，在這個六道輪迴裏頭啊，轉來轉去，所以叫生死相續。「生從順習」：這個生啊，是從順習，這個眾生都願意隨著這個生，「死從變流」：死的時候啊，就是隨這個業報啊，變遷，而流轉，隨他自己所造的業去流轉。

「臨命終時」：等這個眾生啊，臨命終的時候，到他臨死的時候，「未捨煖觸」：這個人呢，在這個第八識沒有離開之前呢，這叫未捨煖觸。那麼六識都去了，七識啊，也走了，就剩這個第八識啊，沒有走；這第八識啊，從什麼地方走，什麼地方啊，就是煖的，熱的。

譬如，要是從腳心走，這第八識，這腳心就是熱的；從這個腿上走，腿就是熱的；從腰上走，腰就是熱的；從這個頭上走，這個嘛，頭上就是熱的；這熱的，就叫煖觸。這個煖觸，就是最後啊，那個第八識離開這個身體的時候。這時候呢，這是一個現陰，現在的這個五陰身。

那麼這個中陰身呢，就是離開這個身體，那叫中陰身。在這個時候，這個中陰身沒有成，這叫現陰，現在啊，在這個身上這個陰。

這個陰呢，你修好了呢，它就成佛；你不修行呢，它就是鬼。所以有的人問，說有鬼沒有？你呀，要知道有鬼沒有？你先要知道有佛沒有？你若知道有佛，那就一定有鬼。你也不知道有佛，也不知道有鬼；你就啊，要知道有沒有人？你要知道有人，也就有鬼，也就有佛。所以呀，這個都是這一個變的。這一個，死了之後叫「中陰身」；現在在人的身上，叫「現陰身」，也叫「靈魂」，也叫那個「佛性」，都是這個。所以呀，這個未捨煖觸。

「一生善惡」：他這個一生的做善事就生天，做惡事就墮地獄，「俱時頓現」：在這個你造什麼業，在這個時候就要受什麼果報。你若做善功德多，啊，就會啊，從頭上走；你若造罪孽過多，就會從腳上走。那麼從上走，這是上昇；從下邊走，這是墮落了。所以呀，這都有一個表法，表現，所以說俱時頓現，即刻都現出來。

「死逆生順」：這個死啊，啊，都覺得是啊，這個眾生都不願意死，這死逆；眾生啊，都願意活著，所以這叫生順。「二習相交啊」：這個死和生，順和逆，這種啊，二習相交。「純想即飛」：要是啊，屬陽，盡單單一個想，那麼就飛，就飛昇啊！

「必生天上」：就一定生到天上去。「若飛心中」：假設啊，這個中陰身，若在心中走的。「兼福兼慧」：這那麼又有福報，是又有慧，又有智慧。「及與淨願」：啊，或者你純想阿，就生天；你若有福有慧呢，就更比較好一點。你或者有淨願。淨願呢，就發願，願意生到哪一個佛的國土去。「自然心開」：這時候啊，這個心自然就開朗了，就明白了。

「見十方佛」：能以呀，在這個臨終那個時候啊，見十方佛，「一切淨土」：所有佛的淨土也都見了；「隨願往生」：你願意呀，生到哪一個佛國土啊，就生到哪一個佛國土去了。

那麼這是啊，念佛的法門是這樣子，其它呀，這個坐禪的法門，和持咒的法門，和學教的法門呢，都是這樣子的。都是你呀，在平時，你若如果沒有這個習慣呢，你等到啊，用的時候啊，就來不及了。所謂：「閒時不燒香，著急抱佛腳」，你閒的時候啊，不去燒香去，不拜佛，等一有事情了，啊，就抱佛腳了，啊，佛啊！你慈悲了，要幫助我，保護我！

啊，平時啊，他把佛都忘了到九霄雲外去，一有了急難事情，啊，人該念佛

了！中國人多數這樣子。外國人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？中國人一有什麼急難了，就，啊，「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觀世音菩薩」，這就拼命這麼念了。他沒有事的時候啊，他就忘了：多數是這個樣子。所以呀，明白佛法的人呢，就不會這樣子；平時啊，時時刻刻念佛、修行，都要用功的。

### 重複經文

這一生善惡，俱時頓現，死逆生順，二習相交啊，這個死啊，就是逆；生啊，就是順。人都願意生，不願意死，所以呀，認為死啊，是個逆；生的，就順。這二習相交，這兩種習性啊，啊，互相交接。

純想即飛，必生天上；若飛心中，兼福兼慧，及與淨願，自然心開，見十方佛，一切淨土，隨願往生。

「純想即飛」：純想啊，就是沒有情，單單有這一個想。這個情啊，屬陰的；這個想啊，就屬陽的。這個想啊，怎麼叫純想呢，就是專一了，就是一個想，沒有旁的念頭，也就是啊，一種真誠。

我們人這個想啊，好像吃東西、飲酒、吸菸，一切一切，這都是啊，由這個想，想要做這個事情，才有這個事情；想不做這個事情，就沒有這個事情。我想要吃好東西，哈，就去買一點好東西來吃；想要穿一點好衣服，就買一點好衣服來穿。

啊，我想要飲酒，就去買一瓶白蘭地來飲一飲，或者中國那個竹葉青了，有什麼茅台呀，那種的，啊，那個酒，真好飲！最好的那高粱酒！啊，我這一講啊，歡喜飲酒的人，那也就會流口水了，啊！真不錯的！心裏呀，就動彈了。啊，歡喜抽菸的人，總想啊！這個菸是不錯！什麼牌子的菸是好，啊，這想，總想啊，要用這個東西。

要用這個東西啊，遇道一個善知識，叫他戒了，叫他戒菸，叫他不吃肉，叫他不飲酒，啊，這個人也很聽話的，也不抽菸，也不飲酒，也不吃肉了。可是怎麼樣啊？因為總有個想啊，想著要抽菸，要喝酒，要吃肉的；於是乎在夢中啊，做夢的時候，就抽菸，又喝酒，又吃肉。為什麼呢？也就因為有這個想。想，在醒著時候，不去做去了；啊，做夢的時候，大口酒，大口肉，啊，又抽香菸，什麼都有了。

一醒的時候，還是個夢，啊，又後悔了，唉！我已經戒了菸、戒了酒、戒了肉了，現在怎麼又吃這個東西呢？又用這個東西呢？啊，你說這個，這就由

這個「想」來造成的。所以方才我說，在夢中的時候，作不得主，這個這都是的的確確的，這真是啊，這個老老實實的道理。

純想即飛，啊，你若是想到極點了，就會飛了；飛到什麼地方去啊？就飛到天上去了。「必生天上」：你等你呀，命終的時候就昇天了。「若飛心中」：假設你這個想啊，總啊，在這個心裏頭；你不想生天，你就想啊，自己啊，求一點智慧，求一點福報，說是啊，心心念念呢，總想這個福啊，和這慧。

佛呀，是福慧兩足，所以叫「兩足尊」！那麼你就想，啊，我也要修福，又要修慧。「修福不修慧，象身呢，掛瓔珞」，那個大笨象啊，身上戴著一串瓔珞珠；因為雖然牠戴瓔珞珠，這是好了，牠有福了，但是牠沒有智慧。「修慧不修福呢，羅漢應供薄」，你單單呢，求智慧，不修福報，求智慧怎麼樣啊？就學習經典了，打坐啊，你也不做功德，你不肯布施。

你若想修福，怎麼樣呢？就在三寶面前要種福，每逢啊，或者佛誕呢，菩薩誕辰呢，或者是你自己的誕辰呢，或者是有什麼特殊的情形啊，或者初一、十五，都應該做功德。

我們這個佛教徒啊，在這個每逢聖誕日的時候啊，我們都應該盡我們自己的能力來呀，做功德。做功德，就是行布施；你在三寶面前來做功德，然後你才能有福。你若不做功德呢？就沒有福。若如果你單單想要求慧，開智慧，不修福，不求福，羅漢應供薄，你等證阿羅漢果的時候，也沒有人供養你。

為什麼呢？以前你不供養人家嘛！你不供養人，所以你成佛的時候，也沒有人供養你。所以現在你想要有人供養你，你也就要先供養人；這就好像你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，一個樣的道理。所以呀，這修福，他心裏想修福。啊，兼福兼慧這都可以有了。

「及與淨願」：或者你發一個淨願。怎麼淨願呢？譬如說，「我願生西方淨土中」，我啊，願意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。「九品蓮花為父母。花開見佛悟無生，不退菩薩為伴侶」，這都叫淨願。啊，你或者願意生到東方，願意生到西方，願意生到什麼地方，這都叫淨願。

「自然心開」：自然呢，你心裏也就開悟了。「見十方佛，一切淨土」：見到十方佛，一切的國土，「隨願往生」：你只要願意啊，往那個地方生去，就可以生到那個國土裡去。

**重複到此**

情少想多，輕舉非遠，即為飛仙、大力鬼王、飛行夜叉、地行羅剎，遊於四天，所去無礙，

這個「情少想多」：這個情，怎麼叫個情呢？說是啊，「有情無情，同圓種智」。什麼叫有情呢？有情，就是有思想，有感覺的，他叫有情。什麼叫無情呢？一切的草木，說，「人非草木，孰能無情」。說人呢，不是個草，也不是個木頭，哪一個人能沒有情呢？這人人都給自己講道理，說人人都有情。

可是這個情啊，在什麼時候有情呢？在青年的時候。所以這豎心邊，搞一個青年的青。就是啊，這個年紀啊，正在青春的時候，這就有情。這個情啊，最好就是啊，把它就講當成一個愛情來講；本來情，不一定愛情，在這個地方，就可以當愛情來講。

什麼人有愛情？就是青年的男女，就專門講愛情。為什麼他講愛情？這你要知道，因為他就不知道愛情是什麼，所以他就要講。啊，一天到晚呢，都是談情說愛，談也談不完，說也說不完；說了一天不夠，兩天，兩天不夠，三天，三天說不完，一個月、兩個月、一年、兩年。所以呀，有這個青年的男女呀，就啊，迷戀到這個情上，迷了，迷情。

所謂呀，「業重情迷就是凡夫」，業障重，情啊，也迷了。這迷呀，也就是一種執著；執著上啊，放不下這個情。

那麼情從什麼地方來的？從你心裏來的。心從什麼地方來的？從性那來的。所以說「性流為情」，這個性啊，往下一流，這是往下流；說，下流，你真下流啊！啊，「君子上達，小人下達」，也就是這個意思，這往下流。啊，說你下流痞！中國人罵人就下流痞！就說你這個人沒有出息，你專門往下降，英文叫down，就是一天比一天down，一天比一天down。

那麼性流為情，情就流為欲，等到這個欲上啊，那就是啊，慾火燒身了。慾火燒身呢，哦，這個所以自己就控制不住自己了。男女這說，「情不自禁」；情不自禁呢，就是啊，這個情，自己控制不住自己這個情感了，控制不住了。

所以這個情要少，想要多；這個想啊，想，就是想念，就是念茲在茲地，總也不忘，這叫一個想，想多。啊，好像這想從什麼地方來的？你沒看見那個「想」字底下有個「心」字，也是從心那來的，從心裏才有個想。想啊，這個心，還沒有想什麼，沒有思想什麼，這是個心，這個心是不動的；這一想啊，啊，這心裏呀，上邊就有個相；你看中國這個字作的，啊，是特別的妙！

在「心」字上邊加個「相」字，就著了相了，心上邊那有了形相了，著了形相；你想什麼，就有個什麼形相。譬如，你想去喝酒，啊，這就有個酒相在這個心裏邊；你想吃肉，就有個肉相在心裏邊。

想啊，總而言之，想一切無論什麼，啊，甚至於啊，國家呀，你想國家的事情，有國家的相；想自己的事情，有自己的相。這心裏頭生出相來了。說「無我相，無人相，無眾生相，無壽者相」，現在生出相來了，生出相，所以就有個想，就變成「想」字了。那麼這個想啊，是對不對呢？這個想本來也不對的；不過你人呢，在這個都是著相啊，所以呀，就在「心」上加個「相」字，這變成想。

那麼想多，這個情少想多，「輕舉非遠呢」：這個情少，想多，這就是輕了；前邊不說輕清嗎！輕清，他就往上舉，往上去了。非遠，這個非遠呢，也可以說有兩種的講法這個非遠。兩種什麼講法？說，不遠，非遠嘛，這不遠，這是一個講法，輕舉非遠，不是啊，遠。

但是在這個文法上，在這個文義上啊，你這樣講呢，又有一點呢，不太相合。那怎麼樣講呢？應該要講，不是不遠，輕舉呀，不是不遠，非遠，不是不遠，很遠的，這是啊，一個講法。

那麼不是不遠，多遠呢？「即為飛仙呢」：他就可以呀，作為飛仙；這飛仙呢，啊，朝遊十萬里，夜赴九千壇；啊，這麼一早晨，可以走十萬里；這一個晚間，可以呀，赴九千個道場去，夜赴九千壇，飛仙。「大力鬼王」：大力的這些鬼王。

「飛行夜叉」：有飛行啊，飛的很快那個夜叉，又叫這個藥叉。「地行羅剎」：在地下呀，跑路的這個羅剎鬼，羅剎，這前邊都講過的。「遊於四天呢」：遊於四天王天，「所去無礙」：所到什麼地方啊，都沒有來阻礙你，沒有來阻礙你的，就沒有擋著你。

其中若有善願善心，護持我法，或護禁戒，隨持戒人，或護神咒，隨持咒者，或護禪定，保綏(么义入)法忍，是等親住如來座下。

「其中若有善願善心」：那麼在這個天仙，大力鬼王、飛行夜叉、地行羅剎這一些個眾生之中，「若有善願善心」：或者發善願的，或者發善心的；發善願，發善心，發什麼善願善心呢？就「護持我法呀」：擁護佛法，保護佛法。這我法，就釋迦牟尼佛自稱，就是佛法。

「或護禁戒」：或者呀，發願發這個善願，護持佛所說的戒律；如果有持戒律的人呢，他就啊，「隨持戒人」：隨持戒人呢，就保護著這個持戒人，令這持戒的人呢，一切如意吉祥，能以呀，沒有一切的困難，沒有一切麻煩的事情。

「或護神咒」：或者呀，擁護這個〈楞嚴咒〉，或者〈大悲咒〉，或者其它種種的咒；發這種願呢，擁護這個神咒。「隨持咒者」：他啊，跟隨著這個誦咒的人，那麼日夜來守護著。「或護禪定」：或者發願呢，發這種善願呢，說，將我呀，將來若有修道啊，參禪打坐的人，我就去啊，保護著他，得到禪定。

「保綏法忍」：我啊，保著他，令他安於法忍，令他得到這個法忍，對於法呀，他能忍受。「是等親住如來座下」：這一等的眾生呢，發這種善願的人呢，這種的護法，都常常啊，坐在如來的座下，常常啊，都在如來的座下來聽法。

情想均等，不飛不墜，生於人間；想明斯聰，情幽斯鈍。

「情想均等」：如果你九想一情，那麼就會往上昇；如果九情一想呢，就一定墮地獄去。那麼現在啊，情想均等，有五分的情，有五分的想，這情想啊，平均了，均等了。「不飛不墜」：也不會去飛到天上去做天仙，也不會墮到地獄去做餓鬼。那麼到什麼地方去呢？就到你我現在這個地方來。到你我現在這個地方來呀，「生於人間」：我們這個就是人間。

啊，生在人間，不是就永遠在人間了。那麼到什麼地方去呢？到個地方啊，這不過是一個轉換的一個處所。好像啊，搭車啊，這個地方是一個transfer（轉換站），又轉那一個車去。那麼我們在人間這個transfer到什麼地方去呢？看你，以前你是五分的想，五分的情啊，現在看你想多，是情多？

你若情多，從這個地方就transfer去到地獄去；你若想多，就transfer到天堂上去；你要是，啊，沒有情了，就transfer到佛國去了，沒有情了，就純陽無陰了。你有一分的情啊，那也是有陰的。那麼你若沒有情了，就純陽無陰，就是成佛去了。

所以這個地方，這不說，「想明斯聰」：這就是transfer呢，就是轉呢。你想明，你要是啊，越想越聰明，越想越有智慧，越有智慧就越有智慧，斯聰，就聰明了。就是你呀，修行，一天比一天功夫有進步，一天比一天有進步，

啊，這個光啊，一天比一天就多一點，一天比一天就多一點，哦，多來多去，和那個光，和佛光一樣了，這就叫想明斯聰。

「情幽斯鈍」：情，這個情為什麼說它是陰呢？想，是一個很公開的，正大光明的。譬如你修行啊，你這個參禪打坐，學佛法，這是一個正事。可以呀，你聽經，這也是個正事；你學佛法，你修行，這都是正事，這想明斯聰，你修行修行就聰明了。

情幽，這若談情說愛的呢？就不能大家坐到一起談，啊，一定啊，要男女單獨的到花園，或者到海邊上去，啊，或者到樹底下，坐到那個地方，啊，你也小小聲講，他也小小聲的說。這兩個人呢，啊，這麼這叫廣東話叫密針，密呀，就是祕密的；(針呢，那個針，本來就針灸的那個針)。這個密針呢，這是慢慢的，這麼一邊這慢慢談，慢慢談。

這慢慢談，單獨兩個人去談去，這就叫幽；幽，旁人看不見這就是幽。斯鈍呢，幽來幽去，幽啊，就是見不得光，這就叫幽。幽啊，就沒有什麼光明；跑到那個樹林裏頭去，啊，見不得天那個地方。或者去在這個車裏邊，或者在船上啊，總而言之啊，那麼人很少人的地方，很少人到的這個地方，這就叫幽。幽，就是幽暗，幽暗呢，就屬陰的；斯鈍，就愚癡了。這個鈍，就是愚鈍，愚癡了；啊，談來談去，談的愚癡了。

談的愚癡，就墮落到這個無底深坑裏去了，就墮落了。所以這個情，為什麼它墮落呢？就是你談來談去的，兩個人，哦，一齊墮到苦海裏去。啊，不容易出來的，啊，出來呀，那可要費一點大的力氣。除非有真正善知識，這麼拖著你手，出來！把你就拖出來了；要不然的時候，不容易出來的。

情多想少，流入橫生，重為毛群，輕為羽族。

「情多想少，流入橫生」：什麼叫橫生呢，就是畜生，到這畜生裏邊去。「重為毛群」：這個情重的人，就啊，做這個毛群。什麼叫毛群呢？就是披毛戴角的，馬、牛、羊，這個有皮毛的這些個東西。啊，你看，多危險呢！小心一點呢！這個地方啊，所以這我為什麼說這個《楞嚴經》這個地方是重要。你看看，這是啊，人和獸啊，這交關處啊，錯一步就跑到畜生裏頭去，差了一點就跑到畜生裏去。重為毛群，這個情重的人呢，就生到那個披毛戴角那個裏邊去。

「輕為羽族啊」：輕的呢，他這也有情有想，要是情重的想少的，這就啊，轉餓鬼，或者轉畜生；要是啊，還有一點想的，又有情又有想，就會啊，變

成飛禽，變成飛禽去。飛禽，飛到天上啊，那個飛禽為什麼你看那個小鳥，啊，身上花花綠綠的，很多的花斑，很好看的。

那就因為啊，那個做人的時候，那個人呢，他也喜歡穿花衣服；一穿上花衣服，覺得很美麗的，哦，這特別好看！盡這麼一天到晚左看自己的花衣服，右看自己的花衣服，又有情也多，又有一點想，那麼就墮落成飛禽了。那個飛禽，你看，長的真美麗，那個翎毛啊，非常好看，這就是啊，好穿花衣服啊，就會若是變成飛鳥呢，那個穿的那個鳥毛啊，也花花綠綠的，很好看。

這所以輕為羽族，羽族啊，就是有翅膀的，有羽毛的；有羽毛，就會飛的東西，會飛的。因為什麼牠又會飛呢？他變成畜生怎麼又會飛呢？也因為他這個情啊，沒有那麼重，有情又有想，所以呀，就變成畜生裏頭的飛禽。

七情三想，沈下水輪，生於火際，受氣猛火，身為餓鬼，常被焚燒；水能害己，無食無飲，經百千劫。

前邊呢，是五情五想。那麼要是啊，你六情四想，就墮落到畜生裏邊去；要是六想四情，就可以又往上昇。那麼現在呀，「七情三想」：七種情，三種的想，「沉下水輪」：這個向下沉，沉到水輪，「生於火際」：這個到水輪呢，水輪下邊呢，還有火；我們現在講這火山爆發，那火山爆發就是在這個水下邊呢，有火；那麼火啊，把水燒熱了，燒的這個山石都熔了，所以呀，火山爆發了。

生於火際，這個水的下邊呢，有火，「受氣猛火呀」：底下有火燒這個水，這個水呀，上邊呢，啊，也就變熱了，猶如猛火那個樣子。「身為餓鬼」：這時候自己的身呢，變成餓鬼了；你這時候想就做雀鳥，做走獸都不可以了，就做這個餓鬼了。

這餓鬼呀，也有不只一種餓鬼，有百千萬種。最難受的有一種啊，他咽喉啊，就像細的像針鋒那麼細，那個咽喉最細，什麼東西也吃不下去，甚至於連水都喝不下去。那個肚子呢，肚子大的像那鼓似的，像那鼓非常大，肚大如鼓，那個咽喉細如針鋒，像那個針尖似的。啊，他百千萬劫呀，也得不著一滴水飲。為什麼呢？他看見這個水呀，因為他業感的關係，就變成猛火。

天人呢，看這個水，是看的琉璃，他看水呀，就是琉璃，天上的人。跟那個魚鱉蝦蟹水裏的東西啊，看見水是牠的宮殿，是牠的房子，牠就在那個地方住。**魚看不見水的**，牠雖然在水裏游來游去，牠看不見水的。**人在風中，不知有風**，我們人在這個風裏邊生存著，若沒有空氣，我們人就都會死了。

我們人呢，雖然說吃東西呀，生存呢，但是也需要有空氣，要新鮮空氣才生存的。可是我們能看見這個空氣嗎？看不見的。我們人在風裏邊呢，在這空氣裏邊呢，看不見空氣。那個魚在水裏呀，看不見水；魚看見水呀，就是牠的住的房子，牠的宮殿，牠的這個陸地，是牠的陸地。我們人呢，看見水是水；跟那個鬼呀，他看見水就是火。

那為什麼我們看見它不是火呢？你若想問為什麼？你就去做鬼呀，試一試，你就知道為什麼了。那麼說是那我不想做鬼呀，就知道為什麼，我現在告訴你，我現在也可以告訴你，就是因為業障！因為自己所造的業。你造餓鬼的業，就變成餓鬼了；所以你到餓鬼的時候，你看見那個水就變成火了，怎麼？就為這個。

你若不相信呢，也可以試一試；不過你到那試的時候啊，變成餓鬼就不容易再來做人來了，不容易再return了（回來）。所以呢，我現在給你講的並不是騙你，你都還相信我是最好的一個辦法，不要去試驗！那麼這是啊，到餓鬼的地方，你呀，在那個水裏頭地方就像火似的；就那個你自己的業報所感呢，到那個水的地方自然就像火似的。所以呀，水下有火，這個有火輪，受氣猛火，身為餓鬼。

哦，「常被焚燒」：常常的被這火來焚燒。燒死了，死了一陣間，啊，又活了；活了，又被火燒，又燒死了。所以呀，死死生生在那個地方，也不知道啊，鬼混，鬼混鬼混混多少時候？這才真叫鬼混！過那鬼日子在那個地方。

「水能害己呀」：這個水呀，能害這個自己。害是哪一個呢？就害那餓鬼。「無食無飲」：我們人呢，可以飲那個水呀，那個餓鬼不能飲的；那個看見水就是火，所以呀，他也不能飲，也不能食。經多長時間呢？「經百千劫」：經百千劫那麼長的時間。

## 087. 卷八

九情一想，下洞火輪，身入風火，二交過地；輕生有間，重生無間二種地獄。

九情一想啊，「下洞火輪」：洞啊，就是穿，洞穿了，把這個火輪呢，又穿過去了。穿過到什麼地方呢？「身入風火，二交過地」：這不單是啊，水和火呀，這還有風了；這風啊，一吹，這火就又更加猛烈了，燒的更厲害。「輕生有間」：那個輕者呀，就生到那有間地獄；「重生無間」：重的，就生到無間地獄。「二種地獄」：這兩種地獄。

純情即沈，入阿鼻獄；若沈心中，有謗大乘，毀佛禁戒，誑妄說法，虛貪信施，濫膺恭敬，五逆十重，更生十方阿鼻地獄。

要是啊，「純情」：就是啊，這個情重，情重沒有想了，「即沉呢」：純情即沈，沉到什麼地方去了？沉入，「入阿鼻獄」：到這個阿鼻地獄裏去。「若沉心中」：假設呀，他這個純情啊，要是在這個心裏邊，「有謗大乘」：單他的心裏頭，單單用這種的情來用事，就是啊，他毀謗大乘經典，他說這個大乘佛法都是假的。

他完全呢，用他自己呀，這種情來揣測，啊，就是以是為非，以非為是；以黑為白，以白為黑；就是啊，橫不講道理，橫不講道理，哎，你說這是白的，他說這黑的嘛！他一定要和你說一個相反的道理。啊，你說，這個不要做不好的事情，他說，那怕什麼呢！

就好像啊，我方才聽這個果彰說某一個party（宴會），他說，這個有個人就說，啊，什麼事情都沒有關係嘛！那就是這個在心裏有這種情感呢，這種情啊，來用事。所以他說，什麼都沒關係。啊，酒肉穿腸過，佛在心頭坐，啊，他吃肉喝酒，這過去就沒有了嘛！佛在心頭坐，佛就坐在你心裏的嘛！你心就是佛，佛就是心。所以呀，就這麼邪知邪見。

講這邪知邪見呢，「毀佛禁戒呀」：說，不要受戒，你受戒幹什麼？還要弄一個戒來管著你。啊，你自己若不受戒多自由呢，你何必要受戒？其實不受戒，你不受戒是自由，很容易就墮地獄了，真是自由！很容易就跑到地獄去了；你若受戒，有那個戒來支持著你呀，有那個戒相，戒法，那個戒體呀，你受過了，那不是那麼容易就墮地獄的；你就是墮地獄，也很快就出來的。你要是說啊，聽你自由不受戒，不受戒，墮到地獄裏呀，啊，什麼時候再出來？那是沒有人擔保的。

你要是受過戒啊，就是很長的時間，會縮成很短。就好像你做犯了一個很大的法，你給呀，詹遜總統做這個，或者做這個護衛啊，或者做一個茶房啊，你犯罪了，被警察捉去；捉去，詹遜那，啊，給寫幾個字，說，你把他放出了，啊，他就放出了，很快的。若沒有呢，沒有，就很久也放不出來的，不知拖延多長，一個樣道理。

那麼這你有戒來保護著你，你可以呀，在受很長罪的時間，可以縮為很短。所以呀，不要自作聰明，說是，哦，不要受戒好。你都是受戒好，我告訴你，你們，啊，「眾生受佛戒，即入諸佛位」，眾生受了佛戒，就是入佛位了。

所以呢，不要毀佛禁戒，不要謗毀佛的戒律。

「誑妄說法」：不要說法說的一種誑妄，撥無因果，哎呀，無因無果，啊，人就是佛嘛！啊，不必修行；吃肉喝酒隨便，你怎麼樣子都可以成佛的，佛是最容易成的，不錯！佛最容易成的；但是你要去毛病；你若有周身毛病啊，沒有有毛病的佛！那佛都是清淨無染的，沒有說污濁邈邈，啊，一身的罪業就去成佛了，沒有的；沒有說喝酒也可以成佛，吃肉也可以成佛的，沒有的。你要是有這樣子，當初佛就不必說這個戒律了。

啊，所以呢，我很恭喜我這個果彰，他，恭喜什麼呢？他現在喝三瓶啤酒就頭痛了，這是一個善根的發現，你自己都應該生高興的，啊，你的善根發現。

「虛貪信施」：不要啊，這個虛貪信施，單單就貪圖啊，人的供養，貪圖啊，啊，你信仰我，你就布施我，供養我，不要貪這個。一有貪心，說，哦，我收多的皈依弟子，啊，我就將來就會發財的；啊，多多皈依弟子，誰有錢，一個人給我一塊錢，啊，十個人就十塊錢，你看，這無形中就會發了財了，不要貪這個。所以我什麼時候我不和你們講錢的。

我今天呢，在這不貪之中啊，我再講一講。人家收皈依弟子啊，都要先講明白了，五十塊錢或者六十塊錢，或者多少錢一個，你皈依我。我這收這麼多皈依弟子，有的供養師父的，有的還完全沒有的，對師父一個cent也沒有供養過；我也沒說，啊，這個皈依弟子真是不好啊，對師父一點的表現都沒有，我都不知道哪個供養，哪個沒供養！

「濫膺恭敬」：濫膺恭敬啊，啊，自己本來無道無德的，就歡喜人家恭敬，這叫濫膺恭敬。「五逆」：前邊講過弑父、弑母、弑阿羅漢；「十重」：十重啊，就是那個菩薩戒那十種重戒。「更生十方」：這個犯呢，十種重戒，或者五逆的這個罪；犯這個五逆十惡的這種重罪，更生十方啊，就在這個地獄滿了之後，還要生到十方那個無間地獄去，那個阿鼻地獄去。

你說這個多長時間？再輾轉呢，這個地獄沒有了，滿了，又這個遷徙到那個無間地獄去；那個無間地獄壞了，又遷徙到那個無間地獄去，來回遷，啊，就這個集中營，搬到那個集中營去；那個集中營，又搬到那個集中營去；這個地獄也就像這個道理一樣，沒有完的時候。

沒有完的時候，所以提婆達多，就是以前我講那個和佛來鬥法那個，也是生陷地獄，也是就這麼帶著肉體就墮地獄了，到現在還在地獄裏受苦呢！由釋迦牟尼佛那時候到現在，這不過一眨眼的時候，都不是很久的，他還在地獄

裏受苦！

循造惡業，雖則自招，眾同分中，兼有元地。阿難！此等皆是彼諸眾生自業所感，造十習因，受六交報。

在前邊呢，說譏謗大乘的法師，謗佛、謗法、謗僧啊，這一類的人，五逆十重，要生到十方阿鼻地獄。這個是啊，「循造惡業」：順著啊，他所造的這個惡業，「雖則自招」：他墮地獄雖然是他自己招的，自己招出來的，去造業受這果報。「眾同分中」：可是啊，在這個眾同分的裏邊，「兼有元地」：他呀，在什麼地方造的業，受什麼果報，也有啊，一定的地方。

「阿難」：佛又叫一聲，阿難呢！說，「此等皆是彼諸眾生」：這個墮地獄受果報，起惑、造業、受報這一切的眾生啊，「自業所感」：他自己呀，所造的這個業所感。「造十習因，受六交報」：他呀，有這個十種的這個習氣的因，所以呀，受到六種的互相交替的這種果報。

云何十因？阿難！一者、婬習交接，發於相磨，研磨不休，如是故有大猛火光，於中發動。如人以手自相摩觸，煖相現前。二習相然，故有鐵床、銅柱諸事。是故十方一切如來，色目行婬，同名欲火。菩薩見欲，如避火坑。

二者、貪習交計，發於相吸，吸攬不止，如是故有積寒堅冰，於中凍冽。如人以口吸縮風氣，有冷觸生。二習相陵，故有吒吒、波波、羅羅、青赤白蓮，寒冰等事。是故十方一切如來，色目多求，同名貪水。菩薩見貪，如避瘴海。

三者、慢習交陵，發於相恃，馳流不息，如是故有騰逸奔波，積波為水。如人口舌自相綿味，因而水發。二習相鼓，故有血河、灰河、熱砂、毒海，融銅灌吞諸事。是故十方一切如來，色目我慢，名飲癡水。菩薩見慢，如避巨溺。

四者、瞋習交衝，發於相忤，忤結不息，心熱發火，鑄氣為金，如是故有刀山鐵橛(ㄣ口廿ノ)，劍樹劍輪，斧鉞鎗鋸。如人銜冤，殺氣飛動。二習相擊，故有宮割、斬斫、剝刺、槌擊諸事。是故十方一切如來，色目瞋恚，名利刀劍。菩薩見瞋，如避誅戮。

「云何十因」：什麼叫這個十種的因呢？阿難！我現在詳細告訴你。「一者、婬習交接」：第一種啊，就是婬習。這個婬欲的這種習氣交接，男女互相交接，「發於相磨」：那麼發生一種相磨擦的這種動作。「研磨不休，」：互相啊，這個相磨擦不休息，「如是故有大猛火光」：像這樣子啊，那麼就有

一種大猛火光發生，「於中發動」：有一種火光啊，發動了。

「如人以手自相摩觸」：啊，就好像啊，這個人你自己用手啊，兩個手在一起相摩，摩觸，「煖相現前」：就啊，就會很熱了，這是一樣道理。「二習相然」：這個這種的生順、死逆這種習氣呀，相然，好像啊，點著火似的。「故有鐵床、銅柱諸事」：所以在地獄裏呀，就有這個鐵床、有銅柱；有鐵床地獄、銅柱地獄，受這種的果報。就因為啊，這個人這個婬欲太盛了，造這個婬業太多了，所以受這種的果報。

「是故十方一切如來」：色，是名色。因為這個，所以十方一切的諸佛，「色目行婬」：給這個婬呢，名色呀，給它起一個名目；給這個婬欲這種的事情起一個名目，「同名欲火」：啊，給它起個名字，這個色的形相，和色的名字，就叫慾火。所謂：「慾火燒身」，那麼這個婬欲心重了，就好像有一種慾火要把自己燒了似的，這是啊，佛給它起的名字。

「菩薩見欲」：菩薩見這個婬欲的這種行為，「如避火坑」：就好像啊，逃避這火坑那麼樣子嚴重，那麼樣子啊，要躲避它。不能啊，啊，見著這火坑就往火坑裏跳；你跳到火坑裏一定會燒死的。那麼所以菩薩要離這個婬欲啊，是遠遠的，不生這婬欲念頭。

「二者、貪習交計，」：這個貪的習，就貪習。「發於相吸」：為什麼貪呢？就因為有一種吸引力，啊，好像吸鐵石似的，把那個東西吸來它，發於相吸。「吸攬不止」：那麼貪，貪而無厭呢，就總想要把這個其它東西作為自己的。「如是故有積寒」：像這樣子，所以呀，就有一種積寒，「堅冰」：很堅固的冰，「於中凍冽」：在啊，這一種習氣的中間呢，就生出一種凍冽。

「如人以口吸縮」：好像啊，怎麼說它是凍呢？就好像你呀，用口來吸氣，吸這個氣呀，向裏邊吸；「風氣，有冷觸生」：這個風啊，外邊來的風啊，到口裏就生一種冷觸生出來。「二習相陵」：這個二習相陵，這兩種的習氣相陵，互相陵奪。啊，你想啊，把我戰敗了，我想把你戰敗了，這叫相陵。

「故有」：所以有啊，「吒吒，波波，羅羅」：這就都是那個地獄的凍的苦的那個聲音，受那種啊，地獄苦的吒吒，好像就打顫顫，波波，羅羅這都是打顫顫的樣子，受苦的那個聲音。「青赤白蓮，寒冰等事」：青赤白蓮呢，這就是啊，凍的那個樣子，凍的呢，好像那個冰的樣子啊，青、赤、白蓮的這寒冰的一種樣子，等事。

「是故十方一切如來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十方一切諸佛，「色目多求」：給

這個名色呀，給它一個名目，這種啊，多求的這種貪的名色呀，給它一個名目，叫什麼呢？叫多求。「同名貪水」：給它這個多求，這個給它一個名字就叫貪水。「菩薩見貪」：菩薩對這個貪的這個心呢，「如避瘴海」：就好像啊，有那個毒氣那個海似的。

「三者、慢習交陵」：這個慢習呀，就是我慢，我慢這種習氣，「發於相恃」：怎麼有個慢呢？就是有一種我慢。我慢呢，就覺得我比你好，有一種恃強啊，的心理。「馳流不息」：這一種啊，相馳啊，互相有一種我慢的這種的思想不息。「如是故有騰逸奔波」：騰逸奔波，就是啊，好像油鍋地獄啊，奔波呀，火湯地獄啊，之類的。「積波為水」：積這個波為水。

「如人口舌」：好像啊，人的口中的舌呀，「自相綿味」：自己呀，這麼嚐自己口裏這個滋味，「因而水發」：那麼在口裏就有水發出來。「二習相鼓」：這兩種習氣呀，相鼓，「故有血河，灰河，熱砂，毒海，融銅，灌吞諸事」：所以呀，就有這個血水河的地獄、有灰河的地獄、有熱砂的地獄、有這種啊，毒海的地獄、又有熔銅啊，灌鐵的地獄。這個灌吞呢，就是叫你吃這個銅、鐵這個汁；諸事，有這種地獄。

「是故十方一切如來」：因為這個，十方一切諸佛，給這個我慢的樣子，給它起個名字，這個我慢的名字叫什麼呢？就叫這個「名飲癡水」：這就喝這個愚癡的水。「菩薩見慢」：菩薩見著這個我慢的這種的情形，「如避巨溺」：就好像啊，避開那個巨溺呀，那個很多人呢，在那個地方那個小便呢，那個尿那個很多尿的地方，啊，那個味道也不好。

### 此段無

四者、瞋習交衝，發於相忤，忤結不息，心熱發火，鑄氣為金，如是故有刀山鐵櫛(ㄣㄨㄛˇ)，劍樹劍輪，斧鉞鎗鋸。如人銜冤，殺氣飛動。

「瞋習交衝」：第四種瞋恨，這種習氣互相抵觸；「發於相忤」：你對我不對了，我對你也不對了。「忤結不息」：這種的忤結不停止，「心熱發火」：心就覺得熱，發一種無明火；「鑄氣為金」：就鑄成一種氣，氣又變成金，很厲害的。「如是故有」：因為鑄氣為金，就有「刀山」：刀山地獄、有鐵櫛地獄、劍樹地獄、又有劍輪地獄、斧鉞地獄、鎗鋸地獄，這種種的。「如人銜冤」：好像人互相有冤仇，「殺氣飛動」：這一種殺氣飛動了。

二習相擊，故有宮割、斬斫、剉刺、槌擊諸事。是故十方一切如來，色目瞋恚，名利刀劍。菩薩見瞋，如避誅戮。

「二習相擊」：這兩種習氣又相擊，「故有宮割」：就有宮割地獄、砍頭地獄、斫骨地獄、倒刺地獄、槌擊地獄，有這種種地獄。宮，就是做太監了。斬，就殺頭。斫，把手腿給剁去了，或者把骨頭給砸碎了。剗刺，就用剗銼，用刺刺。

「是故」：因為這個，十方一切諸佛如來給這個瞋恚起個名字。叫什麼呢？「名利刀劍」：就等於利刀利劍一樣。「菩薩見瞋」：菩薩對這個瞋恚，「如避誅戮」：就好像要被人殺了一樣，避得遠遠的。

還有什麼問題沒有？

如果他不是個善知識，你跟著出家這個師父，他不是個善知識，你可以到外邊去訪求善知識。如果他是個善知識，啊，你不認識，你到外邊去，那是你自己錯過機會。不是說對起、對不起的問題，這看你自己認識不認識；不是一定的說到外邊去參訪善知識。如果你若沒有遇到善知識，你可以找善知識；遇到善知識，你還找善知識，那就是啊，頭上安頭。

你沒有遇到善知識，你也不能認為你遇到善知識；遇到善知識，你也不能你沒有遇到善知識。這善知識，就是你所佩服的，你呀，覺得他一舉一動、一言一行，都值得做你的師父了，這個呢，就應該跟著學。若不值得呢，出去參訪善知識；這個善知識啊，不是那麼容易遇到的。

你，我再告訴你們，是凡離開這個金山寺，那麼看因為什麼原因離開？若自己願意離開金山寺，這就有一種懶惰的性質；跑到外邊呢，貪圖方便，金山寺啊，的功課太忙了，太辛苦了，啊，又有個師父在這管著，不太自由；到外邊呢，可以隨便；怎麼樣放逸也可以，怎麼樣啊，都可以了。這是啊，人要到外邊的原因。

那麼回來，又不在金山寺住，也是因為這個；也因為金山寺不方便，啊，不是說怕女人，這麼改。外邊女人更多，外邊呢，你能說你不接近女人嗎？你能說你掛著牌子說，女人免進嗎？啊，女人免見嗎？你能不見女人嗎？不相信的，我不相信你會這樣做的。那麼這就是啊，覺得金山寺太不自由了。你要知道啊，自由，自由就會跑到地獄去，這是啊，一點疑問都沒有的。

五者、詐習交誘，發於相調，引起不住，如是故有繩木絞校。如水浸田，草木生長。

第五者是，「詐習」：這個詐呀，就是欺詐；欺詐，也就是這個虛偽。詐習

交誘，「交誘」：就是你欺騙我，我欺騙你；你誘詐我，我誘詐你；「發於相調」：相調啊，互相這麼調換；你用一個手段來欺騙我，我也用手段欺騙你。「引起不住」：這引起呀，這種欺詐的行為而不停止。

「如是故有」：所以啊，因為這個，所以呀，就有「繩木絞校」：繩，就是這一條繩子；木，木頭；絞，用木頭，繩子啊，絞死這個人，這個也是地獄裏的一種地獄。好像啊，在這個水裏頭啊，浸這個田一樣。「草木生長」：也就有草木啊，生出來。

二習相延，故有桎械枷鎖，鞭杖撻(ㄊㄨㄚˋ)棒諸事。

「二習相延」：過去生的這種欺詐的習氣，和現在生欺詐的習氣，互相啊，連延在一起；所以就有啊，「桎械枷鎖」：桎啊，是手上啊，戴的東西；械，枷，都是啊，在脖子上戴的；鎖，也是鎖到脖子上；這個枷，是兩塊木頭做的，枷；鎖呀，是一條鎖鍊，鎖在脖子上。這種呢，都是刑具；刑具呀，戴上這個刑具呀，你就不能逃走了。

「鞭」：就是用鞭子打；「杖」：用棍子打。「撻」：也是啊，用一條棍棒啊，來打人的這種刑具。「諸事」：這種種的事情。這種種的事情啊，從什麼地方來的呢？都是從欺詐那個地方來的，從這個詐。

是故十方一切如來，色目奸偽，同名讒賊。菩薩見詐，如畏豺狼。

因為這個，所以十方一切的如來呀，看著這個奸偽啊，這個虛詐的奸偽啊，這種的行為呀，「同名讒賊」：同名啊，叫讒賊。怎麼讒呢？這個讒，就是讒言；就說話啊，啊，說的不實在，這叫進讒言。「菩薩見詐」：菩薩呀，看見這個詐呀，「如畏豺狼」：好像啊，看見豺狼啊，那麼恐怖。

六者、誑習交欺，發於相罔，誣罔不止，飛心造奸，如是故有塵土屎尿，穢污不淨。如塵隨風，各無所見。

六者，就是「誑習交欺」：這誑啊，就說誑語，說話，盡說假話；交欺，也是你打妄語欺騙我，我打妄語就欺騙你。「發於相罔」：罔，就是，也就是啊，不直，那麼盡說假話。「誣罔不止」：你誣賴我，我誣賴你呀，這麼互相啊，都誣賴不止。「飛心造奸」：於是乎啊，就一天到晚心就想著作奸，作奸犯科，盡做這個犯罪的事情。

「如是故有」：因為像這樣子啊，所以就有「塵土屎尿」：又有塵土地獄，

又有屎尿地獄，「穢污不淨」：在這個地獄裏，污垢不淨。「如塵隨風啊」：好像啊，這種情形啊，這種業障啊，也就好像這個塵呢，隨這個風飄蕩，「各無所見」：雖然是有塵，可是啊，你看起來呀，看不清楚哪個是塵的？

二習相加，故有沒溺、騰擲、飛墮、漂淪諸事。

「二習相加」：也是過去生的習氣，和現在生的習氣，相加連到一起，所以就啊，「沒溺」：有這個淹死，「騰擲」：有啊，把他扔到很高，然後再掉下來，「飛墮、漂淪」：飛，把他扔到虛空，然後再墮下，墮落到下面來；「漂」：或者用這個在這個海裏頭漂流著，漂淪諸事，這些個事情。

是故十方一切如來，色目欺誑，同名劫殺。菩薩見誑，如踐蛇虺(厂义入V)。

「是故十方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呀，十方一切的如來，看見這個相欺騙的這種行為，「同名劫殺」：那麼它這個名字呢，就等於打劫去殺人一樣。「菩薩見誑」：菩薩見你這個打妄語的人呢，「如踐蛇虺」：就好像啊，踩到那個毒蛇上了。這個虺，也是個蛇的名字，這個因為牠也很毒的；那麼這個所以呀，這誑也是要不得。

七者、怨習交嫌，發於銜恨，如是故有飛石投礫，匣貯車檻，甕盛囊撲。如陰毒人，懷抱畜惡。

七者，是「怨習交嫌」：這個怨呢，就是怨恨，怨恨的習。怨恨，也就是你怨恨我，我也怨恨你；交嫌，你對我也有一種懷疑，我對你也有一種懷疑。這個怨呢，有一種冤枉，冤枉啊，對這個事情啊，對人有冤枉的；冤枉人呢，譬如人沒有做這件事，你就說他做這件事了，就冤枉人的。交嫌，有一種嫌疑發生。

「發於銜恨」：這冤枉人了，那麼就好像用口叨著這種恨怨似的，總也不忘。銜呢，這個銜呢，好像那個雀鳥，用口裏叨著東西呀，這也叫銜。恨，就這個銜恨呢，就是在用口啊，叨著這種恨怨呢，總也不忘，這個銜恨。

「如是故有」：因為這個，故有；「飛石」：有這個飛石地獄，又有投礫地獄，投啊，這個沙礫，用這沙來打；「匣貯」：這個用一個匣子，匣，就好像那麼一個四方的箱子把他裝起來，「車檻」：檻呢，就是把他用這個車啊，囚起來，裝到一個車籠子裏，好像啊，把他裝到一個籠子裏。

「甕盛囊撲」：甕啊，就是一個大缸，一個大甕；大甕啊，把這個人放到這

個裏邊呢，在外邊燒火；燒火，就把這個鬼呀，來煮熟了他；來呀，就好像啊，用一種箍轆啊，把他箍上，把這鬼呀，放到這甕裏頭來這個燒。囊撲，這個囊啊，就是一個口袋。把這個鬼呀，裝到一個口袋裏呀，就拿著他這麼摔；摔，他在裏邊呢，呼吸氣又不自由，又痛。

「如陰毒人呢」：這種啊，這個好像一種啊，人呢，非常陰毒。「懷抱畜惡」：他在他心裏邊呢，總啊，畜存著；這個畜啊，就是畜存；畜存著一種惡念。

二習相吞，故有投擲、擒捉、擊射、拋撮諸事。

「二習相吞」：這個前生的習氣，和今生的習氣，互相啊，相吞。啊，你這兩種習呀，就是你把我吞到啊，你的一起；或者呀，我把你吞到我的一起；這個吞呢，也就是表示他啊，誰力量大，就幫助誰。譬如前生的業力大，就受前生的果報；今生的力量大，就受今生的果報，這互相吞。

「故有」：所以就有，「投擲」：投，就是掉，扔到一邊去；擲，也是啊，把它擲到很遠的地方。這麼投擲啊，摔這個鬼，令他生一種痛苦。「擒捉」：然後又有他擒回來，捉回來。「擊射，拋撮」：撮啊，也就是把他扔到空中，然後又跌下來。「諸事」：有種種的事情發生。

是故十方一切如來，色目怨家，名違害鬼。菩薩見怨，如飲鳩(出ㄣ、)酒。

因為這個，所以呀，十方一切的如來，看這個怨家，這個怨恨的這種的行為呀，「名違害鬼」：怎麼叫違害鬼呢？違，就是違背；害，就是啊，殺害；他違背你人的這個意思啊，把你這個人呢，殺害了，這叫違害鬼。「菩薩見怨」：這個修行的菩薩呀，看見這個怨，怨恨這個怨字啊，「如飲鳩酒」：就好像啊，飲那毒酒一樣。這個鳩呢，是一種鳥的名字，叫鳩鳥；這種鳥的毛啊，毒非常的大，如果用酒啊，一泡這個鳥的毛啊，這個翅膀啊，這個毛，那麼人喝了就一定死的，沒有藥可解這種毒的，所以呀，這叫鳩酒。

八者、見習交明，如薩迦耶，見戒禁取，邪悟諸業，發於違拒，出生相反，如是故有王使主吏，證執文籍。如行路人，來往相見。

第八種啊，習氣，我們每一個人所犯的，「交明」：第八種是見習交明，見呢，就是我們看見這個見。可是啊，這個見呢，你若用的對，就啊，幫助你自己的清淨；你若用不對了，用偏了，就可以造孽的，交明。「如薩迦耶」：什麼叫薩迦耶呢？薩迦耶是梵語，翻到中文叫「有身」，就是有身見。這個見呢，有五種。身見、邊見、戒見、邪見，還有一個，身、邊、戒、見、邪，

有一個見取見。在前邊呢，曾經有講過。

這個身見呢，就執著有身，執著我這個身體是我的，一切都是我所有的，執身、執物。邊，邊見呢，就是不合乎中道，它落於兩邊，或者執斷，或者執常。斷見，他說人死啊，就像燈滅了似的，沒有了，沒有鬼魂，沒有來生；執常，又說是啊，這人呢，今生做人，來生也做人，再來生還是做人，不會去做畜生，你做人永遠都是做人的，這執常，這個邊見。

戒，這個有一種戒見呢，就是好像我以前說呀，印度啊，有持牛戒、狗戒的；學這牛，學這狗，這是戒見。有見取見，就是非果計果，這個見呢，啊，他執著的又執著，執著的又執著，非常的堅固，他這個見，就是我見，我見太深。又有邪見。這是薩迦耶，這就是身見，他執著身見。

「見戒禁取，邪悟諸業」：他啊，又有點聰明，但是他悟的那個道理都是邪，不是正當的，所以就造出一切的業。「發於違拒」：他這種業啊，有的就違背他自己的意思的，有的就拒絕了；違拒，他自己或者拒絕旁人，或者旁人拒絕他；「出生相反」：這啊，互相啊，都相反。「如是故有」：所以呀，像這樣子，所以呀，他有「王使」：國王的，做國王的使，又做「主吏」：做這個某一個部分呢，一個官吏。

「證執」：證啊，就是給人做證據；執啊，也就是證執啊，好像你有什麼證明啊，拿出來一個什麼紙啊，或者一個什麼證件呢，就來做證據。「文籍」：文呢，就是一切的，這一切的這個文具。籍，就是這一個簿子，這個本子。「如行路人」：這個見呢，就好像一個行路人似的，「來往相見」：來了去，去了來，互相相見。

二習相交，故有勘問、權詐考訊、推鞠察訪、披究照明、善惡童子手執文簿，辭辯諸事。

「二習相交」：這個過去生的習氣，和現在生的習氣，啊，互為主從，現在生的重，現在生的為主；過去生的重，過去生的為主，互相相交。「故有勘問」：勘問呢，也就是審問。「權詐考訊」：權呢，就是權巧方便；詐，這個問案的法官呢，他有的時候也用一種詐騙的手段來詢問你的案子。在地獄裏呢，也有這種情形。

「推鞠」：推呀，這訴訟啊，打官司，這個訴訟。訴訟啊，這個法官，啊，察言觀色，看看你講的話，然後啊，就推情問理，看看你這個神氣是怎麼樣？然後推鞠。再「察訪」：或者派人呢，去調查調查，訪問你這一件事情。「披

究」：那麼很詳細的來研究你這個案子。「照明」：就好像用鏡子來照你這個這件事情似的。

「善惡童子」：所以呀，這期間，在地獄裏又有善惡童子，「手執文簿」：手裏拿著這個簿子；你所造的業，都在這個簿子上啊，寫著。「辭辯諸事」：辭啊，你狡辯嗎？狡辯，說啊，現在在這寫著呢，你所造的什麼什麼事情，你不能推託的！他來給你作證據，所以呀，你就不能啊，再狡辯了。

是故十方一切如來，色目惡見，同名見坑。菩薩見諸虛妄徧執，如臨毒壑(ㄉㄨㄛˋ)。

因為這個，所以十方一切的如來，「色目惡見」：看這個惡見這種的習氣呀，「同名見坑」：就叫一個見坑。你除非不跌到這個裏邊去，跌到這個裏邊呢，就不容易上來。「菩薩見諸」：菩薩見這個惡見呢，「虛妄徧執啊」：這種情形啊，「如臨毒壑」：就好像啊，要到那個毒的；那壑啊，的邊緣上，很危險，這容易掉到裏邊去；所以呀，避之大吉，就離開遠遠的，離這個邪見呢，遠遠的。

## 088. 卷八

九者、枉習交加，發於誣謗，如是故有合山合石，碾礮(ㄉㄨㄛˋ)耕磨，如讒賊人，逼枉良善。

第九種的習因，這是一種「枉習交加」：怎麼叫枉呢？枉，就是冤枉。什麼叫冤枉呢？就是啊，含冤莫伸；含冤莫伸呢，就是自己本來沒做壞事，就被人家，被這個政府啊，就說你做壞事了；或者有人呢，冤枉你，告你；你本來沒有偷東西，啊，他說你偷東西了，冤枉你，就是不直，就是啊，沒有真正的道理講，冤枉你。枉習交加，那麼冤枉，這個冤枉啊，或者你被人家冤枉，或者你冤枉人，這都是啊，枉習。

你被人家冤枉，這宿世的業障啊，遇到一起；沒有宿世的業障，那麼這是啊，新生出來的這種冤枉的業。你冤枉人家，你知道對方沒有做這種壞事，你故意呀，冤枉他說做這個壞事了，這種相加，這種習呀，交加。

「發於誣謗」：誣謗啊，就是，誣，就是誣賴；謗啊，就是毀謗；我故意說你偷我的東西，你沒有偷我東西，我就說你偷了；你沒有殺人，我說你殺的；給你栽一個贓，故意給你呀，做出來一個罪過，這叫誣謗。

「如是故有」：像這樣子，所以就有啊，「合山合石」：這合山呢，這個也是地獄，四面都是山呢，合到一起，把你夾到一起；或者四面都是石頭，把你夾到中間，夾的像個肉餅子似的。「碾」：碾呢，（就是碾字，有這個碾米的那個碾字）；也有這種地獄。「磔」：擣磔的那個磔。

「耕磨」：耕啊，這個人呢，要是盡打妄語呀，這不是誣謗嗎，誣謗，盡說假，說話說的不正確，所以呢，在這個地獄，就把這個舌頭啊，割出來；或者把這個舌頭用鐵鉤子勾出來，用那個牛啊，在這舌頭上用這個犁呀，就在這個舌頭來回趟來趟去的。磨，磨就是啊，放到磨裏頭研。「如讒賊人呢」：就好像啊，這個讒賊人似的，「逼枉良善」：這個枉習呀，就是那個讒賊人。讒呢，他說話說的不正確，這叫讒賊人。

二習相排，故有押捺(ㄋㄚˋ)搥按，蹙(ㄘㄨˋ)漉衡度諸事 這個度字啊，讀(ㄉㄨˋ)。

這個前生的這種的業障，和今生的這種行為，合起來呀，「相排」：兩種啊，相排。所以「故有押」：押，把他押起來，「捺」：把他按住；「搥」：用槌子來打，「按」：這也是啊，把他按下；「蹙」：蹙啊，就是把這鬼呀，放到一個布袋裏，用這個東西呀，來往出擠這個血水；「衡度」：衡啊，就是一種秤，衡度，就是一種秤，用秤秤一秤，衡量一下；或者用斗量一量，或者用秤秤一秤，這叫衡度。「諸事」：有這種的事情發生。

是故十方一切如來，色目怨謗，同名讒虎。菩薩見枉，如遭霹靂。

因為這個，所以十方一切的如來，看這個怨謗啊，這種的行為呀，「同名讒虎」：就給它起名叫讒虎，比老虎還厲害。「菩薩見枉」：這個菩薩，修行的菩薩，他不敢錯因果的，所以呀，他看見這個冤枉這一種行為呀，這一種習因呢，「如遭霹靂呀」：就好像遇到霹靂呀，那麼生恐懼心。霹靂呀，一劈，把人都會劈死的。所以呀，菩薩看這個枉字啊，就像那個霹靂那麼厲害。

十者，訟習交誼，發於藏覆。如是故有鑑見照燭。如於日中，不能藏影。

第十種的習因是什麼呢？就是「訟習交誼」：訟，什麼叫訟呢？訟就是辭訟，辭訟啊，就是打官司，互相啊，告狀；告狀呢，就有律師，有這個辯護律師，這就成了一個辭訟。這辭誦啊，它的這種的罪過是什麼呢？就是啊，覆藏，就是藏覆；藏覆啊，就互相都沒有真的，你就說你有道理，我就說我有道理，公說公有理。

譬如兩夫婦去打離婚，這個公就說啊，這個婆，這個丈夫就說太太怎麼樣怎麼樣不對！太太就說啊，丈夫怎麼怎麼樣不對！其實兩個人沒有一個對的；若有一個對的，也不會離婚的。你若有一個對的，對方面有不對，你一包涵原諒一點，也就沒事了嘛！啊，兩個，你講你的理由，他講他的理由；於是乎啊，就到處找律師。

所以呀，因為啊，覺得那個律師啊，沒有飯吃，如果你若不打官司啊，那個律師就會餓死了，做律師的會餓死；於是乎啊，就這麼無事生非的找出來一點事情來幹一幹，好給一點用一點律師費啊，律師也就生活著。那麼律師說，好，你們兩個打官司，我這生意呀，是就好生意了。所以那個律師啊，最歡喜你去打官司找他，找他去做辯護律師。辯護一堂，五十塊錢，或者一百塊錢，或者兩百塊錢，或者三千、五千，看你這個案子的價值如何；所以他隨便刮攏，隨便可以呀，中飽了。

這個呢，訟啊，就是講的打官司的。交誼呢，交誼，誼就是誼鬧，就說你，說你有道理，我說我有道理。「發於藏覆啊」：什麼要打官司呢？就是互相啊，不坦白，你對我也用個假面具，我對你也用假面具；假面具一揭穿了，這就要講道理了！一講道理呀，還是用這個假面具藏起來。藏啊，就是隱藏起來；覆，是把它蓋上。明明我不對，我沒有道理，我把我沒有道理這個地方蓋上，把我那個有道理的地方提出來；明明我這個不對的地方，這個我不合理，我把它藏起來，我把這合理的事情顯露出來，藏覆。

「如是故有，鑑見」：鑑呢，就像鏡子似的。這言其呀，這個地獄裏呀，你到那在生的時候歡喜打官司，歡喜造罪惡，等到地獄呀，就有個孽鏡臺；那個孽鏡臺呀，你在生所作所為，到那一照，都現出來，好像演電影似的，一幕一幕的就都演出來，那個放電影那個片子，那個底片都給你放出來。

「照燭」：就好像有這個燈燭似的，你一點也沒有覆藏的地方；「如於日中」：就好像啊，在那個太陽正中的時候，啊，「不能藏隱」：那個影啊，沒有地方可以藏起來的。

**二習相陳，故有惡友，業鏡火珠，披露宿業，對驗諸事。**

這個前生的業障，和今生的這種的業障，「相陳」：這麼互相陳列起來。「故有惡友」：所以呀，就有惡友；惡友啊，就是不單惡友啊，乃至於家庭眷屬啊，都包括在內。「業鏡火珠」：在地獄裏啊，這有一種啊，孽鏡臺，又有這火珠；「披露宿業」：你無論前生你有什麼罪業，所造的罪業都可以現出來。「對驗諸事」：你不承認！不承認，就給你證明一下，就來給你拿出證

據給你看一看。

是故十方一切如來，色目覆藏，同名陰賊。菩薩觀覆，如戴高山，履於巨海。

因為這個，所以呀，這個十方的一切如來呀，「色目覆藏」：他看這個覆藏這種行為呀，這種習因呢，「同名陰賊」：就給它取個名字叫陰賊。「菩薩觀覆啊」：菩薩呀，觀這種的覆藏啊，就這種的訟；「如戴高山呢」：好像啊，頭頂上頂著一個高山，「履於巨海」：在那大海裏走，你說怎麼能出得來呢？沒有法子出得來，所以呀，菩薩是不打官司的。

云何六報？阿難！一切眾生，六識造業，所招惡報，從六根出。

什麼叫做六報呢？阿難！一切的眾生啊，在這六識上啊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這個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啊，這六識啊，所造的業。「所招的惡報」：那麼他造這個業就要受報啊，所招的惡報啊，是從什麼地方呢？「從六根出」：從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六根呢，發生出來的。

云何惡報，從六根出？

一者、見報，招引惡果，此見業交，則臨終時，先見猛火，滿十方界，亡者神識，飛墜乘煙，入無間獄。

前邊所講的十習的因；習呀，就是一種習慣。

因為有這個十習的因，所以呀，要受**六交報**。六交報，怎麼叫六交報呢？因為這六種，雖然是犯的這個罪業，它都有連帶的關係，互相啊，都有關聯。譬如，眼根對著見塵，所犯的這種的罪業，這不過以這個眼根呢，為主犯；其餘的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都是從犯。主犯，就是啊，頭一個造罪的；其餘的呢，就都是幫忙的；幫忙的來造罪業。可是啊，在前邊我們已經講過，六方諸佛說是啊，成佛，也是從六根成的；墮地獄，也是從六根呢，墮的。

所以呀，十方諸佛呀，異口同音，都這樣告訴阿難！所以我們現在呀，要知道這個六交報，這六種啊，本來可以成佛的；但是因為我們人不會用它。不會用啊，所以以這個如來藏性啊，依真起妄，起妄啊，由這個三種的細相生出六種的粗相，由六種的粗相又造出啊，無量無邊這麼多的相。所以呀，就說，這個業障，有八萬四千種那麼多這個罪業。

為什麼造這麼多罪業？也就因為啊，我們沒有能做得主，沒有能啊，不隨這個六塵的境界轉。現在為什麼造業了呢？就因為啊，隨著六塵的境界轉了，啊，沒有能啊，「反聞聞自性，性成無上道」，所以現在沒有反聞，就跟著六塵跑了。跟著六塵跑是第一個，就是見，見報。

「云何惡報從六根出呢」：怎麼樣說所受的這個惡報，所受的惡報是從六根出來的呢？從六根造成的呢？「一者、見報」：這第一的，就是這個眼見色這個見報。啊，「招引惡果」：因為你眼睛這個見性，見著啊，這個色塵，於是乎啊，就跟這個色塵轉，這叫招引惡果。

跟著色塵轉，其中啊，就會委屈婉轉，有很多的委屈相；很多委屈相，就會造出來呀，很多的罪業；很多的罪業，就會結了很多的惡果。「此見業交啊」：這個見業，這個業，就是個罪業。交，交呢，就是互相交換。和誰交換呢？和這個其餘的這個五根，其餘的五根，那麼就互相啊，交換這個意見；那麼這個業啊，也就互相啊，交換了。

「則臨終時」：這樣子啊，隨著這個色塵境界轉，於是乎啊，就追聲逐色，逐這個色塵。譬如，啊，你見著一個美女；見到美女生一種貪心，於是乎啊，又聽到這柔軟的聲音；眼睛看見美色了，耳朵就跟著要聽美聲，鼻子呢，就要聞這個脂粉的香，啊，聞這個女人的香氣，這個鼻子，你說這是不是！

如果眼睛沒看見，耳朵也不會就想要聽這個好聲音，鼻子也不想啊，也不會想到聞這個女人這個香氣；甚至於啊，啊，鼻子想要聞女人的香氣，啊，這舌頭又想啊，就想打這個壞的妄想。或者，啊！這個女人這麼好，和這個女人接個吻不錯，啊，心裏呀，就生這種無明了。啊，於是乎身就想著想觸了，要接觸這個女人；於是乎這個意，啊，也就下了許可了，也就給了一個許可，說這個，連意也同意了，於是乎就造成這個婬業。

婬業造成了，這個惡果，將來就是或者造成這個，哎，跑到那個銅柱上面去，啊，抱一抱；或者跑到那個鐵床上去睡一覺；啊，或者呀，哈，這個男女二根呢，就有這個鐵嘴的蟲子來回鑽！你說，為什麼呢？就都第一造罪業的，因為這個見。這見，本來你見著就見著了，你不應該跟著它跑嘛！

你見著，「眼觀聲色內無有」，啊，你能有這個功夫嗎！有這個功夫啊，那不妨你天天見，時時見；你見，多多益善，少少無拘。你若沒有這個功夫啊，啊，那你就小心一點；要小心一點，就不要跑到那個銅床鐵柱上啊，跑到那個地獄裏去喔！

你說，這個臨終，則臨終時，人人都會死的，哪一個人也不會說，啊，總活著不死的；除非你修行成了神仙，願意活就活，願意死，死；你再不你做了佛，菩薩；你或者證果阿羅漢，那時候生死自由了。但是你沒有；沒有，就有一個死的時候。就死的時候啊，「先見猛火」：啊，因為你有這一種的婬欲的欲火，就先見猛火。這個猛火，不是一個地方有猛火；啊，盡虛空徧法界，滿十方界，十方界呀，啊，都有猛火。

「亡者神識」：這時候死的人這個神識，神識，就是那個八識那個識；又是那個是靈魂；也就是那個可以成佛，也可以做鬼的那個中陰身；這個神識啊，就是那個中陰身。因為前五陰已斷，後五陰呢未成，所以這中陰。這個中陰身呢，怎麼樣啊？就「飛墜乘煙」：他就啊，因為他這個神識啊，可以在虛空飛騰的；他飛騰到虛空，但是啊，他這個神通沒有那麼大，於是乎在虛空就墮落了；墮落，就乘煙，他乘著這一股煙氣，到什麼地方去啊？到什麼地方去？就是到那個無間地獄那個地方去。

這個地方啊，不是好好玩的地方，所以呀，就是旅行家，我相信旅行家也沒有願意到這個地獄去遊玩遊玩的。所以呀，我們任何人呢，都不要種這個到地獄的因；我們到佛國去比到地獄好，不要跟著這個人。

發明二相：一者、明見，則能徧見種種惡物，生無量畏。二者、暗見，寂然不見，生無量恐。

這個人呢，哪個人呢？就是造罪業這個人，就是啊，跟著色塵所轉的這個人。這個人呢，墮了無間地獄；到無間地獄裏呀，就發明啊，兩種相。這兩種相是什麼相呢？「一者、明見，則能徧見種種惡物」：啊，這個明見，什麼都能看的見，看見什麼呢？啊，看見呢，種種的惡物；你呀，除非你不想什麼，你想什麼就有什麼，盡是那些惡的物。

這個惡物啊，狼蟲虎豹啊，啊，那個牛頭馬面呢，啊，有那個人身就長個牛頭，有人身就長個馬面，有這無常鬼戴著一個高帽子，啊，又有啊，這個豬嘴獠牙的，這些個凶惡可怕的這些東西，你所見的都是這些惡物。這些惡物啊，怎麼樣呢？「生無量畏呀」：你就生了恐怖了，嚇的戰戰兢兢的，啊，恐懼起來！

「二者、暗見」：第二的相啊，二種相生的什麼呢？暗相。什麼也看不見，黑暗，哦，沒有日月燈光，星光，什麼都沒有，就黑暗到極點。這時候怎麼樣啊？「寂然不見」：什麼動靜也沒有，什麼聲音也沒有，什麼也看不見！

可是在這個時候啊，又生了無量恐。前面那個畏懼，這個恐呢，也是恐懼，總而言之，是驚恐；驚恐啊，就是生恐懼心了。啊，這時候，恐怕這個時候再看見這個美女呀，不知道他還會不會有這種淫欲心？這要問問這個人才知道！因為啊，他在生前呢，就造這個淫欲業，所以落到地獄啊，就生有這兩種相，生種種的恐怖！

如是見火，燒聽，能為鑊湯洋銅；燒息，能為黑煙紫焰；燒味，能為焦丸鐵糜；燒觸，能為熱灰爐炭，燒心，能生星火迸灑，煽鼓空界。

這就是六交了，這現在講這個六交的這種形相。

「如是見火」：像這個見火，它若燒到聽上，這個火啊，燒到這個耳朵，這個聲塵，聽這個聽。就能以呀，做什麼呢？「鑊湯」：鑊啊，就是個鍋。「洋銅」：就變成啊，鑊湯地獄、烱銅地獄。鑊湯啊，就把這水燒滾滾的，燒滾了；把這個鬼呀，放到這個滾鍋裏頭煮上，把這個就這個神識，這個亡者神識啊，他要燒聽，就可以呀，變成鑊湯。烱銅，把那個銅啊，也燒化；燒化了，把這個人呢，要放到那烱銅裏頭來呀，泡一泡。

「燒息，能為」：為什麼這個把他擱到這個鑊湯烱銅呢？就因為他這個耳朵啊，那個時候幫兇，做幫凶來著，幫著的凶手；殺人兇手啊，這殺了人這叫兇手啊！那麼這個耳朵呢，它幫著這眼睛做幫兇，啊，他就眼睛一看著美色，它應該勸一勸他，啊，不要聽這個美聲啊，不要聽這個燕語鶯聲，那麼它就，啊，幫著它，說，這個聲音也不錯的！

不單她相貌生的好，她那個所說話的聲音，也燕語鶯聲，美耳中聽，啊，耳朵聽見她說話，啊，心裏也就覺得舒服了，心裏覺得，哦，非常的有，非常快感。這是啊，所以現在就變成這個鑊湯烱銅了，你快感了，你若中意歡喜聽了；歡喜聽，現在讓你試一試這個滋味怎麼樣？

燒息，息呀，燒息則能為，這種火呀，到這個鼻息尚，若是燒到這個鼻息，啊，「能為黑煙紫焰」：就是啊，前邊那不說飛墜乘煙呢！這種黑煙。紫焰，這種啊，火苗啊，是紫色的，這燒這個息。因為什麼有這個煙，有這個焰呢？因為這個鼻子它歡喜聞香味嘛！這回這個紫黑煙叫你聞個飽！你反正你也喜歡聞這個香味，現在這個煙呢，這黑煙裏頭啊，相信呢，啊，不會很好聞的，一定是很臭，這個煙；比那個煤氣都臭！所以呀，這黑煙紫焰，你看，這就因為好聞呢，所以招這種果報。

「燒味，能為焦丸鐵糜」：若燒到這個味塵。舌頭貪味塵呢，現在啊，焦丸，

什麼叫焦丸呢？是個鐵丸子。這個鐵丸子啊，到這個鐵丸地獄啊，就叫你吃這個鐵丸子，一吃啊，放到口裏一燒，就把舌頭給燒焦了，這叫焦丸。鐵糜，吃這個粥，是什麼做粥呢？是用這個鐵做粥，叫你來喝這個粥。啊，你歡喜女人的這個味，歡喜呀，接吻呢，這回叫你一天到晚吃這個東西。

啊，「燒觸，能為熱灰爐炭」：這個見火呀，若燒到觸塵上，能以變什麼呢？就能以變成熱灰，這種熱灰呀，不是就是這普普通通這個熱灰呀，那灰裏頭就有火的。爐炭，生爐啊，那個裏邊那個炭。

「燒心」：心，就是意，也就是法。燒到心呢，就「能生星火迸灑」：這個好像星星似的這麼多，這火呀，就往外灑這火星來燒你；「煽鼓空界」：這一種的熱氣呀，把這空，虛空裏頭都蒸滿了，蒸滿這種空界，這種熱力。

二者、聞報，招引惡果，此聞業交，則臨終時，先見波濤，沒溺天地，亡者神識，降注乘流，入無間獄。

第二種的這個六交報啊，是「聞報」：聞報，就是啊，本來反聞聞自性，性成無上道，可以成道的；這一回呢？他就啊，專循著聲塵，而去啊，向外去聞去，不是啊，反聞，向外聞。聞什麼呢？聞一切的他歡喜聞的這種聲音。啊，或者歡喜聽女人唱歌，或者歡喜聽女人說話，或者歡喜，總而言之啊，男女都是一樣的，啊，女人就歡喜聽男人呢，講話；男人歡喜聽女人，這個道不是一面的，是兩面的；不是單單說男人，也不是單單說女人；也是說男人，也是說女人。

但是啊，這個不是單說某一方面。所以呀，我們聽經啊，不要說，哦，這男人不好，這個女人好，不是的，是同等的，有同等的這種罪業。「招引惡果」：這個招引，招，什麼叫招？招手，說，啊，你來了，來了，這叫招，招手；引，也就是啊，引你來了。那麼現在，這個招引的什麼呢？惡果呀，惡的果報。「此聞業交」：這個聞呢，聞的罪業啊，和其它的根呢，這耳根呢，和其它五根呢，互相啊，交接。

互相交接啊，「則臨終時」：臨命終的時候，「先見波濤」：就是看見呢，啊，所有的地方波濤，都是水了，「沒溺天地呀」：把天地都充滿了。你說，你說他這種的鬼，他看天地都是水充滿了，那麼是不是這個樣子呢？不是的，這就他一種啊，業報所現，他看見是這樣情形。

所以我們看見這山河大地呀，森羅萬象，房廊屋舍，又是有這又有三藩市、又有紐約、又有日本、又有中國、又有這個，這都是業力所現出來的；你若

沒有這個業力呀，這一些個都是虛空的。你要是業盡情空了，你看一切，周徧法界，都是空的，什麼都沒有的。你因為就有執著相，所以呀，就見著這形形色色，種種的形相才有的。那麼這個鬼啊，他就看見這天地間都是波濤，都是水，沒溺天地，把天地都淹沒有了。

「亡者神識，入無間獄」：這個造罪業死的這個人呢，他的這種神識啊，「降注乘流」：他呀，降的就到水裏去了；乘流啊，一流，就流到什麼地方去了？也就流到啊，他哥哥那個家裏去了。什麼地方啊？無間地獄。誰是他哥哥？眼睛嘛！眼睛是耳朵的哥哥，他這六兄弟呀，哎，一個跟著一個跑！

發明二相：一者、開聽，聽種種鬧，精神愁亂。二者、閉聽，方才說閉月羞花之貌就是這個閉，把月亮啊，都給關上了，把月亮光都給關上了，這個閉。寂無所聞，幽魄沈沒。

你看，那麼講的這麼厲害呀，這個人呢，願意造業的人還要去造去。你說成佛那麼好，啊，他不歡喜去成佛。你說地獄那麼壞，他想去想試試看，試試看。成佛那麼好，他不想試試看，連一試也不試，等一等再說，說等一等再說。地獄那麼樣子恐怖，試試看，我去試試看。你說，說這個聽壞聲啊，造罪業，他一遇到這境界就要去聽去，說，我聽講經，聽這個聲不對的，他不知講經講的是不是真的？啊，我現在試試看，你看！

「發明二相」：有兩種的形相。一者、就是開聽，開聽啊，就聽種種鬧，好鬧熱的，這個好喧鬧的這個聲音。「精神愁亂」：愁亂，就昏亂了，精神愁亂，昏亂了，什麼也都忘了，這時候。「二者、閉聽」：二者，什麼都聽不見了，耳朵也聾了，聽不見什麼的，寂無所聞。「幽魄沉沒」：啊，這時候啊，他這個魂魄，啊，也不知道沉到什麼地方去，就是愁亂了。

如是聞波，注聞，則能為責為詰；注見，則能為雷為吼，為惡毒氣；注息，則能為雨為霧，灑諸毒蟲，周滿身體；注味，則能為膿為血，種種雜穢；注觸，則能為畜為鬼，為糞為尿；注意，則能為電為雹，摧碎心魄。

「如是」：像上邊所說這個聞波，「注聞」：這個聞波呀，注到聞這個耳根上邊，注到這個聞塵，「則能為責為詰」：則呀，就是則被，被呀，就是詰問，也就是審問。言其啊，你在生的時候，由這個聞塵造出種種的這種惡業，而受啊，到地獄裏就會被責問，會被詰究。「注見，則能」：如果這個聞波呀，注到見上，則能啊，「為雷為吼」：能啊，有這個雷吼地獄，「為惡毒氣」：有一種啊，惡毒的氣來熏。

「注息，則能為雨為霧」：注到這個息塵上，則能啊，為雨為霧，在這個地獄裏呀，一天到晚都是這個雨霧的地獄，「灑諸毒蟲」：這個雨呀，裏邊就下一切的毒蟲；這個毒蟲啊，在你每一個毛孔裏呀，咬，往毛孔裏鑽，「周滿身體」：滿身都是這個毒蟲。「注味，則能為膿為血」：注到味塵上啊，則能為膿為血，「種種雜穢」：非常的不潔淨。

「注觸，則能為畜為鬼」：這個注到觸塵上啊，就能做這個畜生，或者做鬼。「為糞為尿」：在這個糞尿地獄裏去受罪去。「注意，則能為電為雹」：就在這個有電雹地獄，一天到晚呢，總有好像這個閃電似的，下這個冰雹，受這種痛苦，「摧碎心魄」：能把這個鬼的心魄，都給摧碎了。

三者、鼻報，招引惡果，此鼻業交，則臨終時，先見毒氣，充塞遠近，亡者神識，從地涌出，入無間獄。

第三呢，就是鼻的果報。這個鼻啊，鼻子你不要以為它啊，就單單這麼聞一聞味，它還可以造什麼業嗎？可是啊，它就聞這個味，也就啊，可以造成一種的業；因為它貪著聞這個味，味塵，它聞這個香，貪著聞香味。那麼有的時候啊，也就會啊，不正常。不正常，譬如貪聞女人香。那麼由這種的邪見呢，也就可以造出種種的惡業，招引種種惡的果報。

這個鼻業，和其它諸根呢，這種的業交接，「則臨終時」：這個人呢，當死的時候，就先見毒氣，看見呢，他在生的時候，願意聞香氣啊，現在啊，就變成毒氣了。你要知道啊，世界上這種香的東西啊，香到極處，就是毒氣，就有毒氣。「充塞遠近呢」：這個毒氣呀，在它遠的地方，和近的地方都有。

「亡者神識從地涌出啊」：他因為看見這個什麼地方都是毒氣呀，他又從這個地呀，涌出，出去啊，他以為沒有毒氣，想逃避這個毒氣；孰不知一逃避這個毒氣呀，也就啊，跑到啊，這個無間地獄裏去了。

發明二相：一者、通聞，被諸惡氣，熏極心擾。二者、塞聞，氣掩不通，悶絕於地。

發明啊，兩種相。一者啊，就是這個通聞。這個通聞呢，就被一切的惡氣，諸惡氣。「熏極心擾啊」：令這個心裏啊，擾攘不安，啊，也不知怎麼樣好？「二者、塞聞」：閉塞，把這個聞性閉塞了；「氣掩不通」：這個氣呀，啊，不通氣；不通氣啊，「悶絕於地」：就啊，悶的要死了，悶絕於地。

如是鼻氣，衝息，則能為質為履；衝見，則能為火為炬；衝聽，則能為沒為

溺，為洋為沸；衝味，則能為餒為爽；衝觸，則能為綻為爛，為大肉山，有百千眼，無量啞食；衝思，則能為灰為瘴，為飛沙礫，擊碎身體。

「如是臭氣」：這個臭氣呀，「衝息，則能為質」：這個質啊，也是質問；「為履」：這個履呀，就叫你履行你所作的事情。「衝見，則能為火為炬」：就變成火炬地獄。「衝聽，則能為沒為溺」：為啊，這個沒溺，就是被水淹了。又啊，沒溺地獄，裏頭又有血水呀，又有這個尿啊，之類的；「為洋為沸」：又能變成啊，這個焯銅，又能啊，變成這個沸湯，沸湯地獄。

「衝味，則能為餒為爽」：餒啊，這個魚肉啊，放的時間久了，這叫餒，就壞了，餒壞了。這個湯啊，時間久也變壞了，這叫爽。這個呢，就是所吃的東西呀，都壞了，變成這種東西。

「衝觸，則能為綻為爛」：破爛了，「為大肉山」：就變成大肉山，「有百千眼」：有百千隻眼睛在那個肉山，「無量啞食」：有無量無邊那麼多蟲子在那吃你的身上的血。「衝思，則能」：衝到啊，你這個臭啊，衝到思上，則能啊，「為灰為瘴」：做這一切的這個不潔淨啊，有一些個這個病痛啊，來呀，有這一些個灰塵呢，有這一些個瘴氣呀，來薰你。

「為飛沙礫」：又變成啊，這個飛沙走石；沙礫，沙塊呀，土塊呀。「擊碎身體」：那麼你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它就來了，來就擊碎你這個身體。

## 089. 卷八

四者、味報，招引惡果，此味業交，則臨終時，先見鐵網，猛燄熾烈，周覆世界，亡者神識，下透掛網，倒懸其頭，入無間獄。

「四者，味報，招引惡果」：四者，是味的報，這個味呀，我們人生，就想啊，用這一切的畜生的肉來滋養我們這個身體，所以呀，就貪這個口腹，而研究這個味道，研究啊，什麼東西吃好，這個味好，好的滋味。因為這樣子啊，於是乎就造出種種的業。

怎麼造的業呢？在中國人呢，有研究這個味的，專門吃啊，這個活的東西，活的東西是新鮮的東西。在西方人呢，吃這個肉都要用雪櫃雪它一個時期才吃。在中國人呢，認為這一雪，就把這個肉的營養的東西呀，都凍死了，沒有營養了；我們要吃那個活的東西，在那個活的畜生身上啊，割下的肉，這認為啊，就是最有營養了。

在中國有這個那個廚子啊，做這個席呀，專門把這個豬啊，打的這個豬跑，跑一兩個小時，不停的跑，跑，把這個身上啊，這個肥豬的氣血都跑的，啊，膨脹起來；那麼這個廚子啊，做菜的這個人呢，在這個豬的身上，這個一刀就砍下這一塊肉，照牠那個厚肉的地方就砍下一塊；這麼用這一塊肉來做這個席，說這是最好。

那麼還有啊，吃那個猴頭；中國人嗎，說吃猴頭，那個猴子，猴子就是monkey；把這個桌子啊，做一個窟窿，把這猴子頭啊，放這窟窿裏頭；放這窟窿裏頭再把這個地方給它這麼隔上；用一個槌子啊，把這猴頭就那麼活著打，打破了它，這個人吃這猴子的那個腦，說這是有營養了。為什麼要這麼吃呢？這就由這個味上造的惡業。由這一個貪好滋味，就想遍種種的方法來造罪業；所以這個味怎麼能造惡報受惡果呢？也就因為這個，味報，招引惡果。

「此味業交」：這個味塵呢，味業，和其它的這五種啊，互相交接，「則臨終時啊」：這個人臨死的時候，「先見鐵網」：見這個鐵網，哦，這個鐵網啊，就給他網著，「猛燄熾烈」：啊，那個裏邊，鐵網裏邊呢，火呀，啊，非常的盛，著得非常旺盛，「周覆世界」：啊，這個火呀，也周覆世界。

「亡者神識，入無間獄」：這個死的這個人呢，這個神識，「下透掛網」：下啊，透著出去掛網，「倒懸其頭」：就倒著懸到腳在那網裏頭掛著，頭在下面懸著，入到無間地獄去。

發明二相：一者、吸氣，結成寒冰，凍裂肉身。二者、吐氣，飛為猛火，焦爛骨髓。

這也發生二種的相，這個兩種相是什麼呢？一個，就是「吸氣」：往裏邊吸氣；這吸氣就是冷了，所以呀，就結成啊，寒冰，和這個「凍裂」：這種的非常之冷的，凍這個肉身。二者呢，「吐氣」：往外吐氣；「飛為猛火」：這個吐氣呀，啊，吐出去變成猛火了，「焦爛骨髓」：把你的骨髓呀，就給你燒爛了它。

如是嘗味，歷嘗，則能為承為忍；歷見，則能為然金石；歷聽，則能為利兵刃；歷息，則能為大鐵籠，彌覆國土；歷觸，則能為弓為箭，為弩為射；歷思，則能為飛熱鐵，從空雨下。

「如是嘗味」：像這個嘗味呀，所造的惡業，如果在這個嘗上來講，就能啊，「為承為忍」：那麼什麼承忍呢？就是啊，所造的惡業，你不承認呢，也要承認，你不能忍受的也要忍受，這種的罪名啊，不能逃避。「歷見，則能為

然金石」：啊，能啊，有一種的火，把這個金石啊，給燒化了它，這個地獄。「歷聽」：歷這個聽塵，「則能為利兵刃」：在這個地獄呢，就很多這個鋒利的兵刃來刺你的身體。

「歷息，則能為大鐵籠」：一個大鐵籠，「彌覆國土」：瀰漫呢，在這個國土這麼大的地方。「歷觸，則能為弓為箭」：變成弓箭，射你的身體，「為弩為射」：弩，也是弩箭，射這個犯罪人的身體。「歷思，則能為飛熱鐵」：在空中啊，好像好像飛沙走石，這些個熱鐵，「從空雨下」：從空中啊，落下來；落下來，它熱鐵落下來就是燒身的。

五者、觸報，招引惡果，此觸業交，則臨終時，先見大山，四面來合，無復出路，亡者神識，見大鐵城，火蛇火狗，虎狼獅子，牛頭獄卒，馬頭羅剎，手執鎗稍(尸乂乙、)，驅入城門，向無間獄。

「五者，觸報」：這個觸報啊，就是貪觸，貪這個觸塵。貪這個觸塵所引起的惡報，是什麼呢？「此觸業交」：這個觸的業，和其它的五種啊，互相交接；這個人臨命終的時候，「先見大山」：先先的他就看見他這個業果感招，就看見一個大山，「四面來合」：這個大山呢，從四面來的，他呀，沒有逃走的地方，「無復出路」：沒有地方可以走。

「亡者神識」：在這個看見呢，四面鐵山來了，他也沒地方跑了；又看見一個大鐵城，這個鐵城裏邊呢，有「火蛇火狗」：這個可是活物；活物，但是都是火變成的；「虎狼獅子」：也有火虎、火狼、火獅子。「牛頭獄卒：有這個牛頭的，管這個大鐵城這個獄卒。

「馬頭羅剎」：馬頭啊，這個羅剎鬼，「手執鎗稍」：手執啊，這個槍矛之類，有執著槍，有執著戈矛，有執著方天畫戟，總而言之，都是可怕的兵器，可怕的這種武器；「驅入城門呢」：就趕著這個犯罪的人呢，到這個大鐵城裏邊去，「向無間獄」：一入這個城，也就墮到無間獄去了。

發明二相：一者、合觸，合山逼體，骨肉血潰。二者、離觸，刀劍觸身，心肝屠裂。

發明兩種的相，這兩種的相是什麼呢？一個是合相，一個離相。什麼叫合相呢？一者、合觸，「合山逼體」：這四面呢，都有這個大山來逼體，「骨肉血潰」：骨頭和肉啊，和血都潰爛了。把這個山呢，一壓，就壓成一個肉餅子。壓成一個肉餅子死了，然後，啊，又有這個巧風一吹，又活了，這血肉模糊啊；這麼合了，也是死了生，生了死，那麼這是合觸。

「二者、離觸」：這個離開的觸。離開觸是什麼呢？「刀劍觸身」：這個刀和劍呢，鎗稍啊，刀劍呢，觸身，「心肝屠裂」：這個心肝呢，啊，碎裂；心肝呢，都給把這個鎗啊，劍，刀劍呢，都給被刺壞了，第兩種的相。

如是合觸，歷觸，則能為道為觀，為廳為案；這個應該是換這個「歷觸，則能為撞為擊，為割為射」，為這個觸啊，是身體觸，這八個字啊，才合這個道理。這個歷聽呢，應該是為道為觀，為廳為案；因為這個聽塵呢，這個道、觀呢，都是審案的，要用耳朵來聽的。這個擊，撞、擊，和割、射，都是啊，關於觸塵的，關於身體上。

更正後如是合觸，歷觸，則能為撞為擊，為割(ㄉ、)為射；

「如是合觸，歷觸，則能為撞為擊，為割為射」：撞，就是啊，互相撞；擊，擊就是啊，打擊；割，割就是啊，用刀刺到身上，這是割；微射，射啊，就是用箭來射，這啊，歷觸，應該是這樣子。

歷見，則能為燒為熱；歷聽，則能為道為觀，為廳為案；歷息，則能為括為袋，為考為縛；歷嘗，則能為耕為鉗，為斬為截；歷思，則能為墜為飛，為煎為炙。

「歷見，則能為燒為熱」：那麼這個觸塵呢，若歷到見上，則能為燒為熱，燒，它就熱了；這地獄的，也就是啊，那種鑊湯、爐炭呢，地獄之類的。那麼「歷聽，則能為道為觀，為廳為案」：道，就是啊，到地獄啊，這種的衙門的地方，地獄、地府啊；這個觀，觀，就是啊，那個審案兩邊呢，門兩邊的那種樣子。為廳，也是陰間呢，這個地獄裏頭一種的好像啊，判官呢，這個閻王啊，為案，在那個地方，廳，審問你，審問你呀，造了什麼罪業？

「歷息，則能為括為袋」：括呀，就把你呀，包括起來；袋，裝到袋裏頭；「為考為縛」：考啊，就是拷打你；縛啊，把你綁起來。「歷嘗，則能為耕為鉗，為斬為截」：這個歷嘗，則能為耕為鉗，耕呢，就是耕這個舌頭，因為這個舌頭啊，用那個鉤子勾出來，用牛耕；鉗，就識用鉗子鉗起來；或者斬；或者截，或者把它斷了它。

「歷思，則能為墜為飛，為煎為炙」：歷思，思啊，則能變成什麼地獄呢？變成啊，墜；墜啊，就是把他扔到空中，掉到下邊，踐他一下；為飛，啊，又啊，把他也是挑飛到空中，然後再墜落到地下這麼摔；為煎，煎呢，也是用火來煎他，好像鍋裏啊，放上東西，那麼烙餅啊，就煎餅；為炙，炙啊，

就是在身上啊，用火來燒，這叫灸。

六者、思報，招引惡果，此思業交，則臨終時，先見惡風，吹壞國土，亡者神識，被吹上空，旋落乘風，墜無間獄。

「六者、思報」：第六者啊，就是思報(這思想的思；就是意思的思)。這思啊，所造成的這個惡報啊，也是很厲害的，「招引惡果」：也很大的。「此思業交」：這個思業，和其它五種的交。「則臨終時，先見惡風」：先看見呢，這個惡風；「吹壞國土」：把這個國土啊，都吹壞了。

「亡者神識被吹上空」：被這個風吹啊，吹到虛空裏頭，「旋落乘風」：旋呢，在空中旋轉呢，又落下來乘風，「墜無間獄」：到這個無間地獄裏去。

發明二相：一者、不覺，迷極則荒，奔赴不息。二者、不迷，覺知則苦，無量煎燒，痛深難忍。

這也發明啊，二種的相，這兩種的相，一者，就是「不覺」：什麼也都不懂了；這個時候啊，迷迷糊糊的；迷迷糊糊的，就像一個癡愚到極點一個人，「迷極則荒」：迷呀，到極點，他就慌張起來了；慌張起來，就「奔走不息」：各處亂跑，東跑西跑各處跑，不休息。你說，總各處跑，是不是很辛苦的呢？

「二者，不迷」：他不迷惑，就是啊，有知覺力，有啊，一種知覺；「覺知則苦」：不迷可是不迷啊，就覺得一切都是苦的境界，所受的一切都是非常苦。「無量煎燒啊」：怎麼樣苦法呢？就是這火啊，燒的特別厲害，「痛深難忍」：啊，再沒有那麼痛苦了，痛深，言其痛的非常的厲害。難忍，不能忍受。我們人身上發癢了，癢到極點，啊，覺得也忍不住，就用手去撓去。這是痛，痛到極點了，你沒有法子停止這個痛，所以呀，這是非常痛苦的。

如是邪思，結思，則能為方為所；結見，則能為鑑為證。結聽，則能為大合石，為冰為霜，為土為霧。結息，則能為大火車，火船火檻；結嘗，則能為大叫喚，為悔為泣；結觸，則能為大為小，為一日中，萬生萬死，為偃(一弓√)為仰。

「如是邪思」：像這種的這個邪思；邪思，就是不正當的思了，想的東西呀，想的想入非非，想的奇奇怪怪這些事情。「結思，則能」：這種結思如果就是在他本身上，則能「為方為所」：為一個地方，一個處所；這個地方、處所，也就是都是來對他不好的，問他的罪的地方。

「結見，則能」：如果在這個見上，則能啊，「為鑑為證」：鑑呢，就好像啊，鏡子似的。在地獄裏有這個孽鏡臺；這孽鏡臺呀，在那有一個鏡子啊，你到那兒生前所做的罪業，在那個鏡子裏都現出來，也就好像演電影似的，一幕一幕的都現出來，絲毫也不能推諉的，也不能不承認的；為證，如果你要是不承認，就有證人來證這。

「結聽，則能為大合石」：這個四面有大石頭合成一起，把你夾到中間，「為冰為霜」：都是冷的冰霜地獄，「為土為霧」：這個地獄啊，那個黃土攘成的，啊，什麼也看不見，在這個地獄裏頭，令你呀，頭昏腦脹。

「結息，則能為大火車」：這個大火車啊，並不是像我們世間這個火車，這可以坐著它去旅行。這個火車根本就是用火燒紅了這個車，叫你在這個車上啊，去旅行去。「火船」：那個火，船上都是火，叫你到那個上邊去。「火檻」：這個檻呢，就是一種監獄，那裏頭都是火。

「結嘗，則能為大叫喚，」：這個大叫喚地獄，在那裏邊的吵的不得了；「為悔為泣」：悔呀，就是後悔；泣呀，就是哭起來，哭泣；又後悔，又哭泣，這個在這個地獄裏。「結觸，則能為大為小」：為大地獄、為小地獄；「為一日中萬生萬死」：在這一天裏頭啊，就死一萬次，生了一萬次。

這個「為偃為仰」：偃呢，就是趴到那個地方；仰啊，就是仰起來；偃呢，就是趴到那個地方。所以呀，在這個趴到那個地方也是受罪；仰起來也是受罪；總而言之啊，這個地方不是一個好去處，不是可以去的地方，所以呀，都有這一些個痛苦來給人受。

阿難！是名地獄十因六果，皆是眾生，迷妄所造。

阿難呢！上邊所說這個所有這麼多名稱的地獄，總起來呀，有十種的習因，六種的果報。這十種的習因，就是姪貪瞋這等等的；就是以上邊所講這個這十種的習因。六種的果報，這個由這個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和這個六根六塵呢，相接觸，所造的這種業，業果。

「皆是眾生」：這都是眾生啊，怎麼樣呢？「迷妄所造」：都是由那個依真起妄啊，生了無明；由無明啊，又生出種種的業相來，所造成的罪業。如果要是啊，反聞聞自性啊，修這個覺道呢，這些個業也都空了，都沒有了。

若諸眾生，惡業同造，入阿鼻獄，受無量苦，經無量劫。

「若諸眾生」：假設呀，所有的眾生，「惡業同造」：這個一同造出來種種的惡業，就要一同入這個阿鼻地獄。阿鼻獄啊，就是這個無間地獄的重一點的。這個無間獄，本來也就是阿鼻獄，但是這啊，就叫阿鼻獄啊。「受無量苦」：受這苦啊，無量無邊那麼多；「經無量劫」：經過也不知道多少個大劫？沒有數量那麼多的劫數。

六根各造，及彼所作，兼境兼根，是人則入八無間獄。

「六根各造」：六根呢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。各所造的這種罪業，「及彼所作」：又呀，那麼彼，彼呀，就是啊，對著這個境界，對著這個境所造成的業。「兼境兼根」：就是啊，這個眼根對著色塵，色塵就叫境，眼根就是根。那麼這個彼呀，也就是這個境所作；兼境兼根，所造的罪業，對著這個，六根對著六塵所造這種的所造的罪業。

啊，「是人則入八無間獄」：這個人呢，是哪一個人呢？就是啊，順著六根六塵去造罪業這個人；就應該入八無間地獄。八種啊，這是八寒，八種寒呢，有八寒八熱這個地獄。這是啊，入這個八寒地獄。

身口意三，作殺盜婬，是人則入十八地獄。

身有三惡，殺、盜、婬；口有四惡，綺語、妄言、惡口、兩舌；意有三惡，貪、瞋、癡，這呀，身口意這叫三業。三業如果都不清淨，就造啊，這個十惡；啊，做這個殺盜婬呢，這個十惡；這個人呢，就入十八地獄，入到這個十八層地獄。這十八層地獄啊，也都是受罪受的很大的。

三業不兼，中間或為一殺一盜，是人則入三十六地獄。

前邊呢，那個造業重的。這回呀，這「三業不兼，中間或為一殺一盜」：三業不兼全，就是身口意三業不兼全；這殺、盜、婬、貪、瞋、癡這個不完全的；或者造一個殺業、或者造一個盜業，或者造一個偷的業；那麼這個或者造兩個，殺、盜兩個；或者殺盜、或者殺婬、或者盜婬；那麼互相啊，這麼都不完全。這身口意呀，所做這三業，都不完全，那麼這種的人呢，罪就輕一點；罪又輕一點，或者一個殺，一個盜罪；「是人則入三十六地獄」：入三十六種的地獄；這比較罪又輕一點；雖然入的地獄多，但是他罪輕一點。

見見一根，單犯一業，是人則入一百八地獄。

這個見根呢，是一切罪的源頭，如果你若不見，說「眼不見，嘴不饒」，眼

若不看見這個東西呀，嘴也就不饞；「耳不聽，心不煩」，耳若不聽這個美妙的音聲啊，心裏也就不會生這個欲念。所以呀，這個見呢，就是一個惡之首，罪之魁。

所以那麼在單獨這一個見呢，它造的業啊，但是沒有多大，所以呀，「見見一根」：這單一個見根所造的罪業，「單犯一業」：單犯一種的罪業。單犯一種罪業就是啊，在這個殺盜淫裏邊呢，單單犯一個或者盜啊，或者殺，或者淫，犯了一種業。是人則入一百八地獄。

由是眾生，別作別造，於世界中，入同分地。妄想發生，非本來有。

由以前邊呢，這種種的情形，這所有的眾生，「別作別造」：他特別個別做的，個別自己造的罪業，自己呀，去受去。「於世界中」：在這個世界裏邊呢，「入同分地」：每一種人造同一種地獄的罪業，他就入同分地獄。同分呢，就是一樣的；這一類的就入這一樣的地獄；那一類的入那一種的地獄。

「妄想發生啊」：那麼這一些個地獄，這一些個罪，罪是由無明啊，顛倒就造成的，也是啊，這個由妄想啊，所發生的；「非本來有」：這都不是本來有的。本來呀，是清淨，是無染的，什麼都沒有；就是因為啊，一念；「只因一著錯，輸了滿盤棋」，所謂：「差之絲毫，謬之千里」，差一點呢，那邊呢，就相差很多了。

復次阿難！是諸眾生，非破律儀，犯菩薩戒，毀佛涅槃，諸餘雜業，歷劫燒然，後還罪畢，受諸鬼形。

「復次」：因為前邊呢，所講這個十習因，六交報，這個意思還沒有完全說完；所以呀，這個釋迦牟尼佛，復次阿難！我再給你講一講這個道理給你聽聽。「是諸眾生」：哪個眾生呢？就是造罪業這些個眾生。

「非破律儀」：他呀，非，非就是啊，毀謗；破，就是破壞。他就啊，說啊，你佛教就是佛教啊，不用要這些個戒律嘛，我們這個人應該自由的嘛！尤其在美國這個民主國家，樣樣都是自由的，佛教也不應該有這個戒律了；把佛的戒律一筆就給抹殺了，啊，說不要戒律了；你受戒不受戒，都可以做這個出家人。啊，所以啊，這就叫啊，非破律儀。

也不需要啊，有這個持戒律，也不需要啊，守這三千威儀、八萬細行，都不需要的。「犯菩薩戒」：佛的戒律；這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，啊，他根本的就不守，不守啊，這個十重四十八輕戒；就犯，犯這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，

「毀佛涅槃」：他又毀謗啊，佛這個涅槃的道理，說這也不對的；那麼究竟啊，這個人他是個什麼人呢？就是造罪的人。「諸餘雜業」：啊，其餘的還有很多很多的這個雜業，那麼很多啊，這個雜的業障。

「歷劫燒然呢」：在他呀，這個造這種罪業啊，經過很長遠的時間，燒燃呢，在這個好像火這麼燃燒似的，你看燒。「後還罪畢」：等以後他這個罪啊，沒有了，不在地獄裏頭啊，受這一些個苦報了，畢了，完了；他這個罪業受完了。「受諸鬼形啊」：罪業受完了可受完了，他又托生來做鬼了。

所以你說，我們信佛教的人，自己稱自己是個佛教徒，不信鬼！你看《楞嚴經》上這說，這個鬼，很多種鬼呀，不是一種鬼呀；這個〈楞嚴咒〉上，我告訴你們，也是多數說的鬼；好像「囉闍婆夜，主囉跋夜」，都是鬼。你看，你為什麼那麼念那個咒？因為這鬼王的名字啊，你一念，他那個其餘的部下那些個小鬼啊，就都不敢做壞事；所以呀，這個咒，那都是鬼神的名字。

受諸鬼形，什麼鬼呢？這個也是現在舉出來十種鬼，有十種。也是啊，因為那個十習因，造那個十習因的業，所以現在啊，罪業完了，又做變鬼；變鬼呀，不是單單一種鬼，這有很多種鬼，有百千萬種鬼，不過現在就舉出來十種，來做代表。

若於本因，貪物為罪，是人罪畢，遇物成形，名為怪鬼。

這個「若於本因」：在啊，本因，他那個本來那個因地上；本來因地呀，貪戀於物。什麼物呢？這個物，就是物欲的物；也就是啊，一種啊，這個物欲，物欲呀，最大的欲呀，也就是這種淫欲。所以呀，若在這個本因，「貪物為罪」：造的罪，因為這個本因貪物而造的罪。

「是人罪畢」：這個人墮地獄啊，完了之後；墮地獄完了之後怎麼樣啊？「遇物成形」：遇著啊，一切的物质，物成形。什麼物呢？什麼物它都可以寄到這個物上成形。「名為怪鬼」：這個名字呢，就叫怪鬼。

貪色為罪，是人罪畢，遇風成形，名為魘鬼。

「貪色」：色呀，就是屬於一種淫業。貪這個淫業呀，在中國人說，這個淫業就屬於風流；風流，貪風流（風啊，就是颶風這個風；流是流水的流）。言其呀，這個男女這種的淫業；這男的歡喜這個事情，也叫風流；女人貪這種事情，也叫風流。所以呀，將來也會做這個魘鬼。

這個魃鬼怎麼樣呢？這個魃鬼呀，他到什麼地方，什麼地方就不下雨的，這叫旱魃為虐；旱魃，這種鬼到什麼地方，他在什麼地方，什麼地方就沒有雨下的；你要是遇到沒有雨下的地方啊，把這個苗莊田都旱死了，那個地方就有這個魃鬼，有魃鬼的地方就不下雨，所以呢，這是真的！

你所以你聽《楞嚴經》，你把這個物理，什麼世間的什麼事情都明白了；你若不聽過《楞嚴經》，你就什麼地方旱，你不知道那什麼道理呢？啊，原來是旱魃為虐。這旱魃，就是這個魃鬼；為虐啊，就是作怪。（他暴虐的那個虐）。

貪色為罪，「是人罪畢，遇風成形」：啊，他貪風流，所以一見到風，他就成一個形。成一個形叫什麼呢？叫魃鬼，就是旱魃。他到什麼地方，這種鬼到什麼地方就沒有雨下的，你看他本事大不大！

貪惑為罪，是人罪畢，遇畜成形，名為魃鬼。

「貪惑」：這個惑呀，就是誑惑。打妄語，說啊，講大話，這個造的罪業，墮無間地獄；等這個地獄罪滿了，啊，是人罪畢。「遇畜成形，名為魃鬼」：遇畜，就是遇畜生，這個畜生啊，就或者狐狸精了，或者黃鼠狼啊，或者貓、狗啊，這都有精怪的。

我見到過這個貓啊，也一個鬼呀，附到這個貓身上，牠啊，哦，牠的本事很大，這麼在這個地下一跳，就可以跳起來十幾尺高，跳到房頂上去；從房頂上又跳下，來回跳，又也呱呱叫這樣子，我都見過的。這狐狸，狐狸呀，牠附到人身上；牠本來是一個畜生，處生啊，但是牠這個靈魂呢，可以出來跑到人身上去，藉著這個人身呢，牠就會講話的，這狐狸精。

黃鼠狼也是也會這個樣子，牠把牠自己這個靈魂呢，出去了；出去啊，到那個人身上，牠附到那個人身上也會講話的；這個這種怪現象啊，多得很，所以這叫魃，就是昧，就是迷昧，把人呢，迷住了；牠一到人這個身體上啊，人的心就被牠給迷住，就什麼也不知道了？就好像睡著了似的，所以這叫魃鬼。

貪恨為罪，是人罪畢，遇蟲成形，名蠱毒鬼。

「貪恨為罪」：就是瞋恨，貪這個瞋恨，這個十個鬼呀，都有一個「貪」字，每一個鬼都有一個貪字。他都是由這個貪而造成的這個鬼身。貪恨，貪這個瞋恨；瞋恨呢，就無緣無故就加罪於人，這個造這種的瞋恨的罪業，墮落無間地獄。等無間地獄罪了了的時候，是人罪畢。「遇蟲成形，名蠱毒鬼」：

遇蟲，他無論遇到什麼蟲。

就變成了蠱。「名蠱毒鬼」：這叫蠱毒鬼。

這種的鬼呀，在廣東啊，中國的廣東，也有這種的蠱，這叫蠱，就是這個蠱字；說給他中蠱了。這中蠱啊，他是這一種蟲子啊，做的一種的藥；這種藥品呢，給你吃，放到茶裏你喝了之後，你永遠就要聽他的招呼；如果不聽他招呼，你就會死的，這叫中蠱。若想解除這個蠱毒啊，一定要他自己這個給你放蠱的這個人呢，才可以解除；但是你想叫他解除啊，他不會解除的。在南洋一帶，新加坡啊，在這個泰國這地方都有，越南都有這蠱。

那麼這蠱毒啊，他也是有一種這個鬼，這種鬼呀，就專門做這個蠱毒。他啊，很靈的，非常之靈，如果中了蠱啊，一定要他給有一種咒啊，念這種解蠱的咒，你就沒有事了。如果不念呢，啊，那就不得了了！那你就永遠都要服從他的；最這個什麼好笑的，啊，就是南洋那一些個女人。

啊，這個廣東啊，有一些個外江的人呢，到那邊去啊，她歡喜這個男子了，就和他結婚；結婚之後，她就給這個男子啊，下上蠱；下上蠱，這個男子如果要離開她就會死的，所以這個男子啊，永遠也不會離開她。在中國有這些個法術的有很多人，不過這都是屬於邪術的。

貪憶為罪，是人罪畢，遇衰成形，名為癘鬼。

「貪憶」：這是啊，就是這種怨恨。怨恨呢，他就常常想著，常常啊，想著就這種怨恨；總想這種怨恨呢，於是乎就想要報復；想報復啊，於是乎就會造罪業；這個造罪業墮落無間地獄。等這個罪業圓滿了，沒有了；那麼他這個有罪的人呢，得到自由了；可是得到自由了，他「遇衰成形」：遇這個衰呀，衰就是，或者遇到這個人沒有運氣，或者遇到無論任何的畜生，老衰了，他就啊，藉他這個形象，就變成一個癘鬼。

癘鬼呀，有的時候藉這個衰呀，成形；有的時候也是你這個人呢，運敗時衰了，沒有運氣了，就遇到這種鬼，就遇到這種癘鬼。癘鬼，非常厲害的，它可以呀，把人的生命啊，隨時都取人的生命，他啊，要人的生命，就好像探囊取物一樣，在他自己袋裏往出拿東西一樣，隨時都可以把人生命害死的，所以叫癘鬼，非常厲害的。

090. 卷八

貪傲為罪，是人罪畢，遇氣成形，名為餓鬼。

傲，傲就是傲慢，因為啊，自己總很驕傲的。所以人對人呢，不要有驕傲心，不要有這個一種傲慢；傲慢，傲慢人，對人呢，一點禮貌沒有；見到人呢，啊，也不睬人，一點禮貌沒有。

在中國的三國上啊，有一個狂士；這個狂士，就是這麼一個狂士去見曹操去，中國有曹操啊，曹操預先呢，就這個對大家講，說他來呀，等他來，我們誰也不出聲，誰也不睬他，看他能講個什麼？這個狂士叫什麼人呢？叫什麼名字呢？叫左慈(就左右的左；慈悲的慈)，來見這個曹操。曹操這有幾十人呢，大家都不起坐，好像沒看見他來似的！

你說這個人怎麼樣啊？啊，這個人就哭起來；曹操問他，說，你哭什麼？他說，我見著這麼一幫死人，我怎麼不會哭呢？這一些個不都死人了嘛，所以也不會講話，也不會動彈了，這都是死人嘛！所以把曹操罵的，曹操也不敢怎麼樣子他了。曹操那時候最有勢力，有生殺之權，所以對這個左慈就不禮貌，這就是一種慢，傲慢，驕傲，這是慢。

這個驕傲啊，這個人也會造罪的，造罪，墮無間地獄之後，這個罪業了了；再「遇氣成形」：他遇著一股啊，氣，無論什麼氣，他呀，會成一個形。這個形啊，叫什麼呢？叫餓鬼，他成一個餓鬼形。餓鬼，怎麼樣叫餓鬼呀？餓鬼，就是沒有東西吃，他咽喉細如針鋒，肚大如鼓；啊，所以那個不有個甕形鬼，這個也就那個肚子比大缸都大，比那大甕都大，啊，可是咽喉最細的，所以也吃不著東西，這叫餓鬼。你說，要是看見這麼一個鬼，是不是醜怪的？是不是很難看的？這個餓鬼。

貪罔為罪，是人罪畢，遇幽為形，名為魘鬼。

「貪罔」：這個罔呢，就是冤枉的枉。這個貪冤枉，這個枉也會造罪的；造了罪業，就要墮無間地獄；墮了無間地獄，等啊，經過百千萬劫之後，那麼他這個罪業了了，又得到自由了；他得到自由啊，可是他這種餘習還不改，這種貪枉的餘習呀，還不改，啊，總是有這個習氣不變，所以他遇到幽，「遇幽為形」：幽啊，就是很幽暗的。啊，他在那個幽暗的地方啊，他就現出形了；現出形啊，啊，這叫什麼？魘魅鬼。魘魅鬼，在以前不講過那個鳩盤荼，這個鳩盤荼就魘魅鬼，這個就是那個鳩盤荼，鳩盤荼的鬼，魘魅鬼。

我們這個果彰對我講，說啊，他遇到好幾次這個鬼，遇到好幾次這個鬼，啊，他和這鬼鬥爭鬥爭，結果把這個鬼鬥敗了，沒有把他生命給拿去：那很危險

的，這個魘魅鬼有的時候就會把這個人生命給魘魅去了，給搶去了；所以呀，你現在信佛了，相信他永遠都不敢再來惹你了。

貪明為罪，是人罪畢，遇精為形，名魘魘鬼。

「貪明」：這個明啊，就是個見，貪見；覺得自己呀，哎，所有的就是那個見習，見習呀，自己以為自己非常聰明。啊，其實怎麼樣啊？盡做糊塗事，聰明啊，盡做糊塗事。所謂：「聰明反被聰明誤」。啊，他知道殺人是不好，他要去殺人；知道搶劫是不好，他要去搶。

啊，聰明可是聰明，什麼他都知道，你講啊，他講的井井有條，津津有味，很聰明的，可是盡做糊塗事。因為盡做糊塗事，他這個叫貪明。他以為自己聰明啊，做了糊塗事啊，就造了罪業，造罪業，也就是墮無間地獄。

墮無間地獄，經過百千萬劫之後，又得自由了；就得自由了，把他從地獄放出來了。放出，你說怎麼樣啊？他也這餘習不改，還是啊，這種啊，自作聰明。這回啊，啊，「遇精為形」：遇精，還是啊，遇到這個精明強幹的人，或者呀，遇到什麼精靈，他又現形了。

這個形叫什麼？他的名字叫什麼？魘魘鬼。魘魘鬼他現什麼形啊？他啊，有的時候啊，變成一個小孩子；一個小孩子，小孩子都是兩條腿，他是一條腿；有的時候變成一個大人，大人呢，變成一個人呢，這個人頭都在頭頂上長著，啊，他這個頭長到腿中間！啊，你看，頭長到腿中間去了，你看見過這個樣子的？這就叫魘魘。他不同的樣子，有的時候他就這麼奇奇怪怪的。總而言之，這怪現象，怪現狀，他就是你從來沒有看見過的。

他也可以為虎做倀(彳尤)，怎麼叫為虎做倀呢？(倀啊，就識人字邊呢，搞一個長短的那個長字)。這個字啊，很多人都不會認識的，這個叫為虎做倀。怎麼叫為虎做倀呢？這個是啊，這個山上有老虎，老虎，人人呢，都不敢到這山上去啊，怕這個老虎吃了。這個他呢，他就變成一個人形，在前面這走。你這一看這有人走路，就不怕了，就跟著他走。

跟著他走，一到山裏頭，到這虎的窩了，這老虎出來就把你吃了。他呢，就是專門給老虎來騙東西吃的，幫著這個老虎騙東西吃，騙這個人呢，和畜生來餵虎的，這叫為虎作倀。這個魘魘呢，有的時候他也做這個事情，這魘魘鬼。你呀，你不信鬼？你沒有見過鬼，怎麼會相信鬼？現在再聽一聽，聽一聽這個鬼這麼多的鬼。

貪成為罪，是人罪畢，遇明為形，名役使鬼。

這個「貪成為罪」：這個成啊，就是詐，那個詐習。怎麼叫詐習呢？就是欺詐，盡做這些個欺詐的行為。做欺詐的行為，然後這叫，他啊，為什麼詐呢？他想他成功，所以呀，什麼事情他成功，所以他才去騙人，詐；這樣子，他造了罪業，墮了無間地獄。

墮了無間地獄，經過百千劫之後，他也得了自由；得了自由啊，這回他這還餘習不改，還呀，想詐騙人。「遇明為形」：他啊，遇到這種的明，有智慧的人：有智慧的人呢，會誦咒，會念咒；那麼也可以說遇到明師，這個明的法師；他啊，會現個形。現個形啊，做什麼呢？做役使鬼。

你好像，這個什麼叫役使鬼呢？這鬼可以給幫人辦事的，幫人做事的。好像這個中國有個紀曉堂，紀曉堂啊，有五個鬼，有五個鬼呀，幫他做事的。這五個鬼，一個人呢，就各處去探消息，就蒐羅情報；一個人呢，就幫他聽東西，聽什麼地方有什麼聲音呢，誰講什麼話？這鬼因為他都有五通；鬼呀，沒有漏盡通，他有五通的。

那麼這五通呢，他就有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神足通，沒有漏盡通，這鬼有五通。這有五通啊，所以他什麼人講什麼話，他也知道；他很遠呢，有什麼事情，他也看的見；這種鬼呀，這都是這種鬼了。那麼他有一點修行，有一點道行，所以就具有這種神通。

那麼這個紀曉堂呢，就仗著這五個鬼呀，給他來傳達消息，給他上情報。所以呀，什麼地方有什麼事情去，他就去啊，救人去，各處去救人。譬如什麼地方有什麼妖怪想要害人，他即刻就去降妖捉怪，就是仗著這個五個役使鬼，所以來幫他做工，這役使鬼。役使鬼呀，就是因為他以前呢，盡貪這個欺詐，那麼現在做役使鬼。

貪黨為罪，是人罪畢，遇人為形，名傳送鬼。

貪黨啊，就是那個訟習，就是那個打官司。這打官司的人呢，有的時候就要結一個黨；結一個黨啊，叫這個黨到那個堂上，到那法院呢，好幫他講話，給他做一個證人；就講無作有，講虛為實，那麼沒有理他講出個道理來；或者做律師之類的，這叫這個貪黨。就是啊，「黨同伐異」，他呀，有一黨，對他這個不是他一黨的，他就攻擊他，就把他去做辭訟啊，打官司啊，就把那打輸了，這叫黨，「貪黨為罪」。

「是人罪畢」：這個人呢，在這個罪業滿了，再「遇人為形，名傳送鬼」：是人罪畢，遇人為形，遇到人呢，他藉這個人形啊，做他的形象。名傳送鬼，這傳送鬼呀，就是方才所說那個附到人身上啊，講話那種的鬼了。那種鬼呀，他啊，附到人身上，就講，哦，我又是誰誰；我又是哪個菩薩；我又是哪個佛，啊，我又是天主，我也是耶穌，啊，他附到人身上啊，就這麼囉哩囉索的，中文叫囉哩囉索；這個身也不穩，就這麼，哦，不知道怎麼樣好了？

這個一邊這麼囉哩囉索，一邊就講話；那麼說他是又這個神呢，那個佛囉，這真是「滿天神佛」！這叫傳送鬼。他也可以傳達啊，這個吉凶的事情，藉著這個人就說，哦，你若不相信，伊朗啊，將來到什麼什麼時候就地震了，那個地震死兩萬多人；沒有這個事情，他預先就這麼講出；啊，到時候，果然就伊朗地震了，死兩萬多人。啊，這麼樣子，就講這一些個，這所謂沒有現的事情，他預先就說出來，就預言，這叫傳送鬼；這個傳送鬼，什麼事情沒有到呢，他可以先說出來；無論吉凶禍福啊，他都可以先告訴你，這叫傳送鬼。

弟子問，他的預言對不對？

有的時候對的，有的時候說的說出很應驗的。所以在這個地方啊，你就怎麼能分別出來是正、是邪呢？你那個正的，他是從修道得來的，不是藉著鬼，藉著神，藉著菩薩，藉著佛來告訴你的；不是假藉一種的這個怪力亂神，這種的說法。所以這個地方，你要認清楚他。

這個呢，在中國叫巫醫；這個巫醫呀，他會給人治病的；但是他這個人治病，是有這個鬼神附到他身上了，這可以有本事治病了。就是前幾天，以前我講那個，有頭上釘上刀子，肩臂上掛上劍刀，那一類的，這都是叫傳送鬼，就是這個，這一類的鬼。

阿難！是人皆以純情墜落，業火燒乾，上出為鬼。此等皆是自妄想業之所招引。若悟菩提，則妙圓明，本無所有。

釋迦牟尼佛，又叫了一聲啊，阿難呢！你明白嗎？「是人皆以純情墜落」：說這個人呢，因為啊，他啊，就專專的，專一這個情了，用這種情欲來用事。因為他以情，純情啊，就單單就一個情字，沒有想；那個想屬陽，情屬陰。因為他純情了，就啊，性流為情，情流為欲，就墜落了。

墜落，「業火燒乾呢」：他到地獄裏，等他自己這個罪業的火呀，燒乾了，不燒了，「上出為鬼」：他得到自由了，可是還不能做人。上來了，上來，

從什麼地方上來啊？從他那個從他哥哥住的那個地獄出來了。出來了，到什麼地方呢？就到世上來了，上出為鬼。

可是啊，他出來是出來，他這種餘習還沒有斷呢，這個罪業雖然沒有了，他這個思想啊，這種的習慣呢，這種氣質，這種的就是這種心，還沒有斷盡，所以還是做鬼的。「此等皆是」：這一些個人呢，「自妄想業」：自己呀，由這個依真起妄，生了無明，在這個如來藏性上啊，生出啊，這個無明；由這個無明啊，生出種種的妄想，造成這種的業。

「之所招引」：所招感來的，這個受這種苦報。起惑，造業，就受報。受報，啊，受這個種種的苦果。「若悟菩提呀」：假設他若是啊，了悟這個菩提的覺道啊，「則妙圓明」：則本來這個妙圓明的心，如來藏性上邊呢，「本無所有啊」：沒有這些個麻煩的東西，沒有這些個問題，沒有這些個痛苦，沒有這些個苦惱。

復次阿難！鬼業既盡，則情與想二俱成空，方於世間，與元負人冤對相值，身為畜生，酬其宿債。

「復次阿難」：我再給你呀，講一講這個道理，你恐怕還沒有十分明白。這鬼業，鬼他的業，這種罪業既然沒有了，「則情與想」：他的情，和他的想啊，「二俱成空」：兩者呀，都沒有了。「方於世間」：這個時候他才方才到這個世間來。「與元負人」：與啊，他短誰的債，元負人，負債的這個人，「冤對相值」：譬如以前他吃人家的肉，現在啊，人家也要吃他的肉了；以前他殺人的命，現在人家也要殺他的命了，所以呀，相值。

「身為畜生」：他呀，變成畜生，由這鬼道啊，托生來做畜生。「酬其宿債呀」：還呢，他啊，在無量劫以前呢，所欠的這一些個債務。這一些個債務，就是所欠什麼債務，要還什麼債。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；欠人家豬債，就去還豬，做豬去還；欠人家狗債，就做狗去還；欠人家牛債，就去做牛還；欠人家馬債，就做馬還；欠人這個雞債，就去給人下蛋，一天下幾個蛋，還他的以前的債。所以你看看，這個世間這個戲呀，不是很容易做的。做的不對，就有這一些個麻煩；做的對了，就是清清淨淨。

物怪之鬼，物銷報盡，生於世間，多為梟類。

「物怪之鬼」：這個怪鬼呀，他因為貪圖財物，所以呀，附物成形，就做怪鬼。那麼這個「物銷報盡」：他啊，做鬼這個時候，他所附這個物銷，報也沒有，報也完了，「生於世間」：他會啊，再轉生到世界上來。轉生到世界

做什麼呢？「多為梟類」：多為啊，就是多半，不是一定，大多數。梟類，梟啊，前面已經講過，這就是梟鳥。

這種梟鳥啊，又叫鴟梟。在中文的〈詩經〉上啊，說：「鴟梟鴟梟，不孝之鳥」，就是說的這種鳥，梟鳥。這種鳥啊，是牠菴著一個土塊呀，而成形的。牠也為什麼菴土塊就能成形？也就這樣奇怪。這這個小的梟鳥成形了，就把那個老的梟鳥啊，吃了；所以呀，這個子食其母，也就是這一種怪的現象，所以這種鳥啊，就叫不孝鳥。這種鳥呢，人見到牠就不吉祥，不好。類，類就是和牠同類的，多數和這一類的鳥同類。

風魃之鬼，風銷報盡，生於世間，多為咎徵，一切異類。

這個「風魃」：就是魃鬼。這個魃鬼呀，到處也不下雨，他到什麼地方，什麼地方就不下雨。那麼等他，他是因為在因地呀，貪姪，貪這個姪欲而造業；造業，做這個魃鬼，旱魃鬼。等他「風銷報盡」：報完了之後，生到世間來。生到世間他也不能做人，那做什麼呢？「多為咎徵一切異類」：咎徵，就是不吉祥的一種的預兆，就是很凶的；異類呀，就是也是一種怪異之類的，怪異的這一類。

為什麼他這樣子呢？也就因為啊，他這個在因地造這個姪習，做這個魃鬼；然後這個鬼的報盡了，生在世間上來，他這種餘習呀，還沒有斷盡，所以呀，就做這種的怪異之類的東西。他就是啊，或者做有顏色的那個飛禽，啊，非常的美麗，可是啊，非常的好姪，最好姪不過。有那種鵲啊，專門好姪。或者變異成走獸，這種走獸啊，也是啊，歡喜行姪的這種走獸，所以呀，這做為異類。

畜魅之鬼，畜死報盡，生於世間，多為狐類。

這個畜魅，這種鬼呀，他等到這個畜死了，他也報盡了，「生於世間，多為狐類」：狐類，就多數啊，做這個狐狸之類。

蟲蠱之鬼，蠱滅報盡，生於世間，多為毒類。

「蟲蠱之鬼」：做這個蠱毒鬼的，這種蠱滅了，報也盡了，「生於世間，多為毒類」：就做毒蛇啊、蝮蛇、蝮蠍、蚰蜒、蜈蚣啊，這一類的有毒的東西；所以什麼有毒啊，他變什麼。

衰癘之鬼，衰窮報盡，生於世間，多為蛔類。

衰呀，衰敗了；誰遇到他，誰就衰敗。癘，這個癘鬼呀，非常之厲害，他這個魔力很大的。「衰窮報盡」：衰啊，窮報盡了，「生於世間，多為蛔類」：什麼叫蛔類呢？蛔，蛔就是蛔蟲。那麼西方不知道有沒有這個病？

這個蛔蟲啊，會說話的，在人肚子裏邊呢，牠會和你講話的，這叫蛔蟲。蛔蟲啊，你用藥也藥不死牠，你吃什麼藥啊，牠預先知道；除非你這個有病的人呢，也不知道，旁人呢，給你這個毒蟲的藥啊，吃下去，或者可以把牠毒起來。如果他這個有病的人一知道，這個蟲也就知道了。

說啊，你也不是我肚裏的蛔蟲，你怎麼知道我想什麼呢？這蛔蟲啊，你想什麼，牠在你肚裏牠就知道你想什麼，所以這叫蛔蟲。蛔蟲會說話的，這是一種病；人有這種病啊，在肚裏就有個東西會說話。不單這蛔蟲啊，就這一些怪類呀，也有的會在肚裏說話的。

我以前給你們不講過，在香港我有一個老皈依弟子，今年大約八十多歲了；她皈依我那時候，都六十多歲了。那麼皈依我的時候，她耳朵聾；耳朵聾啊，但是我每逢我講經，她一定去聽；她根本就聽不見我講經，講什麼？尤其她是廣東人，我講的是國語，雖然有傳話的，那麼她也聽不見，聽見她也去聽。我講經在那個山上講啊，有三百多級，這個石級，晚頭也是七點鐘講啊，講到九點鐘。

這個時候啊，她自己一個人上山、下山，那個路上也沒有電燈，她啊，這麼大年紀呀，也不怕跌著，也不怕跌壞了，那麼她很誠心去聽經。有一次啊，她就聽到念「南無蓮池海會佛菩薩」，她聽這一句南無蓮池海會佛菩薩，以後她就不聾了；不聾了，更誠心了，每逢我講經啊，無論講什麼經，她都去聽去；就是颶風下雨，她也不停止，也要去聽，有這麼誠心。

誠心誠心以後，人這個修行啊，有誠心，就有魔障。前幾天我不是講，「**要學好，就冤孽找**」，你想要學好不是嗎！前生啊，那個冤孽就都來找你；「**要成佛，就受魔**」，就要受魔考。

那麼有一次啊，她晚間呢，就做了一個夢；又不像做夢，又好像做夢；就夢到什麼呢？夢見三個這個肥肥胖胖的小孩子，大約都有兩歲到三歲這麼大這個小孩子，肥肥胖胖的。那麼由做這個夢之後啊，她就生了一個病，什麼病呢？一天到晚吃東西，隔一個鐘頭就要吃一餐，隔一個鐘頭就要吃一餐，這一天呢，她啊，最低限度都要吃十幾餐，十幾餐飯。那麼她認為這是有病了，於是乎叫中醫給醫治，也說她沒有什麼病；叫西醫給她醫治，也沒有什麼病。

經過兩三年，有一年呢，十二月初七這一天，二月初八是釋迦牟尼佛的誕辰，等二月初七這一天，我從大嶼山慈興寺回來；回來，她看見我了，就告訴我，說，師父啊，我肚裏頭不知怎麼有人說話呢？那麼我就問，我說，說什麼？她說啊，我今天一早起用糯米啊，煎這個餅；煎餅，我吃這個餅的時候啊，我肚裏頭就有一個人呢，說，我不歡喜吃這個東西，他說這個；我說，那你說什麼來著？她說，我說，你吃飽了就得了嘛！你不吃這個吃什麼？她自己就和肚裏這麼講話。

我說不要緊，我今天晚間呢，我叫妳好了，叫你這個病好了。妳回去啊，**晚間十二點鐘**，妳在這個你家裏佛前呢，上上一支香；上上一支香啊，妳就念佛！她回去就照這樣做。照這樣做，她在那個地方坐著，就看見從她肚子裏邊呢，走出來三個小孩子；這三個小孩子就是以前她做夢，夢見那三個小孩子，從她肚子裏邊走出來。

走出來了，她就看見這個韋馱菩薩，這個老居士啊，看見韋馱菩薩，拿著這兩個碗這個麵呢，拿著這麵，啊，放到那個地方，這三個小孩子就爭著來吃這個麵；吃麵吃完了，這韋陀菩薩用手捏著這三個小孩子這個耳朵，就捏著這個拖走了，就給拉走了。把這三個小孩子拉走之後，你說她自己呀，就覺得肚裏頭就空了，什麼也沒有了，空空洞洞；由此之後，這個歡喜吃東西這個毛病好了，就好了。

這個蛔蟲呢，也是能在肚子裏頭說話的；但是這個老年人呢，她這個不是蛔蟲，她這是三個怪物，就是方才說這怪鬼呀，這就是怪鬼！是什麼呢？這兩個，有兩個這個那個青蛙；青蛙，就是這個蛤蟆，蛤蟆就叫frog，有一個四條腿的那個蜒蛇。蜒蛇，到亞洲啊，就這個地方常常有，牠晚間出來就叫，泰國最多，泰國Thailand這個東西最多。一個這個四腳蛇，有兩個那個蛤蟆。有一個四腳蛇這麼長，那個兩個蛤蟆都有這麼大，所以呀，這也就屬於餓鬼之類的。

為什麼這個人呢，她得這個病呢？以後啊，給她觀察她這個因果。就因為在前生啊，她信佛！信佛，也有一個人呢，有這種病；有這種病啊，那麼以後就好了；那麼遇到她，和她一講，和她講這個病的來源經過。她說，我不相信這個！哎，人哪有還肚裏會有餓鬼的會說話的？我不信這個。她就說這個不相信，所以今生啊，她自己也親身呢，要試驗試驗得到這種的病，就因為她不相信。那麼她這個病啊，在香港啊，很多人呢，也都不相信！提起來她這個病，說，哪有這個道理？哪有這回事？這中國人呢，都不相信，不單說西方人。我相信來生啊，這一些個不相信的人，也都會得這種病了，所以呀，

這因果循環是很厲害。

受氣之鬼，氣銷報盡，生於世間，多為食類。

這個受氣這種的鬼，他的「氣銷報盡，生於世間，多為食類」：因為在往昔呀，他歡喜貪這個氣，所以呀，現在把這個罪業完了，生在這個人的世界上來。大多數啊，都做這食類。什麼叫食類呢？這個食類呀，也有兩種說法。第一，是牠自己呀，就會吃；好像豬啊、羊啊，牠就會吃，沒有旁的什麼可以做。第二，是被人吃；好像啊，這個人吃豬肉、吃羊肉、吃牛肉、吃雞肉，這些被人吃，被人所吃的這個東西，做這種的生物。那麼他做這種的生物，也是被人一天到晚呢，被人來吃，被人呢，來養；人養牠，養牠，也就吃牠。

綿幽之鬼，幽銷報盡，生於世間，多為服類。

這種的幽鬼，他這個「幽銷報盡呢，生於世間」：也生到世間，「多為服類」：。什麼叫服類呢？這個服啊，也有兩個說法。好像這個蠶，造這個絲，被人來啊，做衣服，這也是一類。又有一類呢，牠服從人，好像啊，養這個貓啊、狗啊，牠跟著這個人呢，跟著主人，這也是服類。

又或者呢，牠這個皮可以做衣服，好像羊皮啊，狐狸皮，這個可以取暖的這種皮，皮的東西可以做衣服，這也是一個講法。那麼這一類的鬼呀，多數做這個，再生到世間做這個。

和精之鬼，精銷報盡，生於世間，多為應類。

「和精之鬼」：這個這種的鬼呀，和精之鬼，在前面呢，都講過了。這是和銷，本來呀，應該是精銷報盡，「生於世間」：又生在世間上，「多為應類」：怎麼叫應類呢？應類，就應這個時候，他很知道時候。

在美國這大約也，我在秋天也聽見有這個鴻雁呢，這個雁，雁在空中啊，飛這麼一排一排的，好像排隊似的，這個叫雁，鴻雁。鴻雁呢，在春天也來，秋天也來；在中國的時候。那麼我在這呢，只聽到秋天，有的時候有這鴻雁叫。春天呢，有燕子；燕子啊，到我中國北方啊，春天啊燕子就來，來在這個每一個家庭裡那個屋裏邊呢，牠到人的屋裏邊呢，蓄個窩，做一個巢穴，牠在那菀窩，就生一些個小燕子；生完了牠就走了，牠這都知道時候的。春北夏南，春天呢，到北方去了；菀了窩，然後牠又走了，這叫應侯鳥。

明靈之鬼，明滅報盡，生於世間，多為休徵一切諸類。

「明靈之鬼」：這種鬼呀，他的「明滅報盡，生於世間」：再轉到世間呢，「多為休徵一切諸類」：休徵啊，就是很吉祥的。吉祥，好像中國的麒麟呢、鳳凰啊，這都是啊，吉祥的鳥，吉祥的獸，這就是休徵。見到這些個鳥獸啊，就屬於吉祥的，一切諸類，成這種的。

依人之鬼，人亡報盡，生於世間，多為循類。

「依人之鬼」：就是那個傳送鬼。「人亡報盡，生於世間」：那麼人死了，他報盡，他啊，生於世間，「多為循類」：這循類呀，也就是很馴順的，很聽話的。有的那個也好像那個狗啊、貓啊、馬啊，都很聽你教導的，這循類，多為循類。

阿難！是等皆以業火乾枯，酬其宿債，傍為畜生。此等亦皆自虛妄業之所招引。若悟菩提，則此妄緣本無所有。

阿難呢！以上所講這種種的，「是等」：這一切的眾生，「皆以業火乾枯」：他啊，都以他所造的這個業火乾枯了，「酬其宿債」：償還呢，他前生的債務，「傍為畜生」：他才呀，再托生啊，做畜生。「此等亦皆」：做畜生啊，這個果報也都是啊，「自虛妄業」：自己的虛妄啊，所造成的業。

「之所招引」：才做這個畜生。「若悟菩提」：假設他若是啊，了悟了這個菩提覺道啊，「則此妄緣呢」：這一切的妄緣，「本無所有」：也都沒有了，也都空了。

如汝所言：寶蓮香等，及琉璃王、善星比丘，如是惡業，本自發明，非從天降，亦非地出，亦非人與；自妄所招，還自來受。菩提心中，皆為浮虛妄想凝結。和琉璃大王和善星比丘。

「如汝所言」：像你呀，所說的這個，「寶蓮香等」：這個寶蓮香比丘尼，各位還記得這個寶蓮香比丘尼呀，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囉！是一個什麼樣的比丘尼了！「及琉璃王」：和這琉璃大王，「善星比丘」：和這個善星比丘。「如是惡業」：像他們呢，這三個人所造的惡業，生陷地獄。

「本自發明啊」：他啊，自己發明出來的。「非從天降」：不是從天上給他的，「亦非地出」：也不是從他這個惡業也不是從地上生出來的，「亦非人與」：也不是人給他的。

「自妄所招」：自己呀，這個妄想所所造成的，所招感的，「還自來受」：所以呀，他還要自己來受。「菩提心中，皆為浮虛」：在菩提心中啊，這些個都是啊，浮塵的虛幻，虛幻不實的，「妄想凝結」：這所有的妄想啊，凝結所造成的。

復次阿難！從是畜生，酬償先債，若彼酬者分越所酬，此等眾生還復為人，反徵其剩。

「復次」：再講一講，阿難！「從是畜生」：現在所說的這個畜生的報，「酬償先債」：他是啊，去還他以前所欠的這個債。「若彼酬者」：假設若是啊，他所償的，「分越所酬」：他啊，應該所償的；分越，他啊，多出來的，超過他所應該償還的，超越他所應該償還的。

「此等眾生啊」：這一等的眾生，「還復為人」：就再來做人，「反徵其剩」：他所呀，償還的償多了，那麼他再來做人呢，再來互相的來償還所剩餘的這種的業。

如彼有力兼有福德，則於人中不捨人身，酬還彼力；若無福者，還為畜生，償彼餘直。

「如彼有力」：有力呀，就是啊，他有這個業力，有啊，這種的善業的業力，「兼有福德」：並且啊，他有善業的力量，又有福德。「則於人中啊」：他就是啊，在這個人道裏邊，「不捨人身，酬還彼力」：不啊，捨掉這個人身，「酬還彼力」：就是啊，還他所剩的那種債。

「若無福者」：假設若沒有福的，「還為畜生」：就再去做畜生，「償彼餘直」：就啊，所剩的那些個債務；絕對啊，不可你佔我的便宜，我佔你的便宜的，一定要公平。雖然默默中沒有人一定主宰，但是他自己的業力呀，彼此都不想吃虧，所以一定要扯平，要平均了。

阿難當知，若用錢物，或役其力，償足自停。

阿難！你應該知道。「若用錢物」：或者在人道的時候用錢物，「或役其力，償足自停」：或者呀，他幫你做工，幫你做什麼工？「償足自停」：這個債務啊，夠了，自然就停止，停止工作了。

如於中間，殺彼身命，或食其肉，如是乃至經微塵劫，相食相誅，猶如轉輪，互為高下，無有休息。

「如其中間」：在呀，彼此結怨的這個中間，「殺彼身命」：把對方的生命殺了，「或食其肉」：或者吃啊，對方的肉。「如是乃至」：像這樣子乃至啊，「經微塵劫」：經過微塵那麼多的劫數，「相食相誅」：啊，你吃我的肉，我就殺你的身；啊，你吃我的肉，我也你殺我的身；互相啊，相食相誅。

「猶如轉輪」：就好像啊，這麼一個輪子來回轉似的，轉過來，轉過去，你吃我，我吃你，你吃我，我吃你，不知道吃多長的時間？「互為高下」：或者你吃我多一點，我又吃你少一點，啊，「無有休息」：沒有休息的時候，這個非常危險的！

除奢摩他及佛出世，不可停寢。

「除奢摩他」：除這個佛啊，這種寂照的定力，修持啊，楞嚴這堅固的三昧，得到楞嚴大定，或者有佛出世，「不可停寢」：就不能啊，停止；不能啊，修息這個業障。要有佛出世，給解除啊，這種的罪業的相；然後啊，他們兩個互相都知道啊，不再造業了，這才能停止。

## 091. 卷八

汝今應知，彼梟倫者，酬足復形，生人道中，參合頑類。

這個阿難呢！你應該知道。「彼梟倫者」：那一些個梟鳥之類的，梟鳥那個倫類的。梟鳥啊，這裏邊不單單就是鴟梟鳥，不單單這個貓頭鷹，就還有啊，其它相類的這種的惡鳥，所以呀，這叫啊，梟倫者。「酬足復形」：那麼這個業報啊，償足了，恢復啊，人形了。

「生人道中」：再做人；「參合頑類」：這種的梟鳥啊，托生做人呢，這個人就頑強，非常的頑強，啊，頑抵不化，頑固不化，非常的剛強，非常的不講道理，尤其多數是去做這個土匪，做這個頑固不化這些人。你講什麼道理，他也不聽；你說，你和他講佛法，哎，他就跑的遠遠的。參合頑類，參呢，就是參加；合呀，就和這一類的人呢，聚會到一起。

所以說，「人以類聚，物以群分」，人呢，「善一夥」，善呢，一夥(這一夥就是夥計的火)；「惡一群」，惡的人呢，他有一群；什麼人呢，他找什麼人。啊，你讀書的學生，就和學生在一起；做工的工人，就和工人在一起；那些個賭錢的賭鬼，就和賭錢的賭鬼在一起；那一個吸鴉片煙的煙鬼，就和這個吸鴉片煙的人在一起；這一些個嬉皮，就跑到嬉皮一起去。他因為什麼呢？

就都因為他找他那一類的，所以呢，這叫啊，參合頑類。

彼咎徵者，酬足復形，生人道中，參合異類。

這個「咎徵」：咎徵啊，就是不吉祥的這種徵兆，不吉祥啊，這個東西。好像看見烏鴉了，看見那個種種不吉祥的東西，商羊啊，石燕呢，這些都是不吉祥的東西。「酬足復形」：他把他那個果報受盡了，再生到人道裏頭，「參合異類」：這個異呀，就是怪異。

什麼樣叫怪異呀？好像你現在看在報紙上常常看見，啊，一個女人生了個小孩子兩個頭，或者一個身體生了兩個頭，或者一個頭兩個身體；或者這個六根呢，反常，眼睛它生到耳朵那去了，耳朵生到眼睛那去了，鼻子長到嘴那個地方去，嘴呀，搬到鼻子那個地方去了，它互相搬家了。這個六根呢，眼耳鼻舌身意都互相搬家了。

啊，互相搬家，所以這六根不正常，這就叫怪異，這參合異類，就生這種怪異的相。或者一生出來就死了；雖然死了，但是他也是一種怪。總而言之啊，不正常，這叫異類。

彼狐倫者，酬足復形，生人道中，參於庸類。

這個狐狸最聰明，可是啊，牠這個報盡了，再回復人形啊，因為牠盡用這個鬼聰明啊，假聰明啊，這回呀，再生做人怎麼樣啊？「參於庸類」：庸，就是庸俗呀，庸愚，很愚蠢的，很愚癡的；這個你和他講什麼，講來講去他也不懂，越講他越糊塗，越講越糊塗，這就是啊，庸俗之類。你若不講啊，他還懂一點道理；你給他一講道理，他更加糊塗了，什麼都不懂了？這啊，庸類。

彼毒倫者，酬足復形，生人道中，參合狠類。

「彼毒倫者」：就是毒蛇呀，啊，毒蛇猛獸啊，這些個有毒的東西。他呀，這個報終，這個報盡了，「酬足復形參合狠類」：再呀，轉世做人。可是雖然生到人道，做人呢，但是他這種的惡習不改，還是啊，非常的狠厲。他做人呢，是剛強，狠厲，說殺人就殺人，因為他就像那毒蛇似的；他也不管有道理沒有道理，你妨礙他，不妨礙他；他咬你一口，把你咬死再說。這個等他做人了的時候，他這種毒性還不改；啊，到時候，還說殺人就殺人，非常的兇狠的，絕對不講道理。

這是啊，這個為什麼他這樣呢？就因為他那個毒蛇，那個毒氣還沒有改變，那種毒的性情還沒改變。啊，這個《楞嚴經》，講的這個人呢，人性、物性啊，這一切的道理呀，你若細研究起來，真是啊，講的最微細了。

彼蛔倫者，酬足復形，生人道中，參合微類。

「彼蛔倫者」：這蛔呀，就是肚裏頭方才說那個蛔蟲啊，在肚子裏邊會講話的；雖然牠是個蟲子，可是牠會講話，你說怪不怪的？這個這一類的東西，牠報盡呢，壽終啊，「酬足復形」：牠還完了牠宿世所造的債呀，又來做人來了；雖然他做人可是做人呢，「參合微類」：他很微賤的，非常的不值錢，盡給人家做工人，做這個沒有價值的事情；非常的卑鄙下流而微賤，最不值錢了，這一類的。

彼食倫者，酬足復形，生人道中，參合柔類。

這個「食倫」：就是啊，變成人家吃的這種的眾生的。等牠業障沒有了，「酬足復形」：啊，再復回來這個人形；「生人道中」做人的時候，可是他這個宿世惡習還沒有改，那麼「參合柔類」：他在盡做這個，他很柔軟的，很柔順的，他在世界上啊，不能自立。他呀，無論什麼事情都要依賴人，做這一些個最懦弱，最不能自立的這種人，這叫柔類。

彼服倫者，酬足復形，生人道中，參合勞類。

做人的衣服，服從人的這一類的眾生。牠的業報完了之後，牠再生到人道裏邊，就參合這個勞類，盡做勞苦的工作，一天到晚都要做勞工的，勞苦工作，這是這一類的。

彼應倫者，酬足復形，生人道中，參於文類。

這個「應倫」：就是啊，這個應候鳥，這應候鳥啊，鴻雁呢，之類的。牠啊，這個業障消了，酬足復形了，再生人道裏呀，多做「參於文類」：文類呀，他是小有文才，沒有大文才，有小小的文才，所以呀，那麼也好像很文雅似的，是做文雅之士；但可不是啊，有這個治國安邦的這種才能，他只小有才。

彼休徵者，酬足復形，生人道中，參合明類。

這個「休徵」：休徵啊，就是吉祥的，吉祥這一些的眾生。那麼牠啊，酬足復形啊，生人道中啊，參合這個明類。這個明啊，他也是啊，不是真正的聰

明，是啊，世智辯聰，有一些個有這個世間的智慧還有，這叫明類。

彼諸循倫，酬足復形，生人道中，參於達類。

彼，這個諸循倫，順從啊，人意的這一切的眾生，「酬足復形，生人道中，參於達類」：這個達呀，就是他很通達的，通達世故，明瞭人情，這人情也明白了；可是啊，他並不是啊，真正的通古博今呢，把一切的學問呢，都有的，他只啊，有一些個皮毛，通達一些個皮毛，明白世故人情這一類。

阿難！是等皆以宿債酬畢，復形人道，皆無始來，業計顛倒，相生相殺，不遇如來，不聞正法，於塵勞中，法爾輪轉，此輩名為可憐愍者。

「阿難！是等皆以宿債酬畢」：阿難呢！這一類的眾生啊，他們都是以這個宿世的債，冤債，這個業債；畢酬，那麼酬償完畢了。「復形人道」：又做人了。「皆無始來」：他們都是由無始劫以來呀，「業計顛倒啊」：這種的造的惡業，造的顛倒惡業，相生相殺。

「不遇如來」：他們不遇到佛。「不聞正法」：他們若不聞到正法。「於塵勞中」：在這個總永遠呢，在這個塵勞裏邊。「法爾輪轉」：法爾啊，就是這個樣子，這法爾現前。法爾啊，這個就是輪轉的這個樣子。「此輩名為」：這一輩的眾生啊，這個佛說他們是真正可憐愍的！

阿難！復有從人，不依正覺修三摩地，別修妄念，存想固形，遊於山林人不及處，有十種仙。

阿難！「復有從人」：那麼又有一等人呢，怎麼樣呢？「不依正覺」：他不修行啊，這個真正的這個菩提覺道，不依照啊，這個楞嚴大定修，不修這個「反聞聞自性」這種功夫。他呀，「修三摩地」：他修啊，是外道的那一種邪定，由妄想啊，攀緣做基礎。

「別修妄念」：他所修的完全是近於一種攀緣心。怎麼攀緣呢？我現在修行啊，等我修行有了道業了，我啊，顯一顯神通，給所有的人看一看！啊，叫他都相信我，都佩服我，信仰我，崇拜我，供養我，這是一種啊，就是一種攀緣心，不是為的想修成佛，而行持啊，佛法，嗯，令這個佛教發揚光大。他就想啊，為自己的供養而去修啊，用功修行。這既屬貪心，又是愚癡，所以呀，這別修妄念。

又怎麼樣呢？「存想固形啊」：他存想啊，就總用一種妄想心呢，想啊，把

自己這個身體堅固了它，把自己這個身體呀，堅固的像石頭那麼硬，永遠都不會壞的。「遊於山林」：他呀，找那一個山林的地方。「人不及處」：人到不了的地方，在那個深山海島啊，啊，沒有人的地方，人到不了的地方。「有十種仙」：這有十種仙。

阿難！彼諸眾生，堅固服餌而不休息，食道圓成，名地行仙。

阿難呢！你要知道，「彼諸眾生」：有這一類的眾生，「堅固服餌」：他呀，存著這一個堅固的心，做什麼呢？服餌，什麼叫餌呢？餌，就是一種藥材，就是一種藥材。他呀，吃這種藥材就想要怎麼樣呢？想要成仙！

他唯一的目的就想成仙，「而不休息」：他有一種恆心，這種人呢，都有恆心。不是今天呢，做了，明天就不做；他是天天都用功修行，來吃這種藥餌。這種藥啊，他希望這長生不老，希望不死。那麼而不休息，天天如是，都是這麼樣修行，這麼樣啊，吃這種藥。

「食道圓成」：他呀，這種藥吃的有了效驗了，有了功效了，這圓成了；「名地行仙」：這種人呢，吃的走路也輕了，身體也輕了，在地上啊，跑的非常快，啊，甚至於啊，比那個駝鳥都跑的快。澳洲有駝鳥啊，駝鳥一個小時可以跑40mile（哩），有這個汽車那麼快。這個地行仙呢，大約也有這個汽車那麼快，所以這叫地行仙，在地下行走，行走如飛，所以這叫地行仙。

堅固草木，而不休息，藥道圓成，名飛行仙。

「堅固草木」：他堅固，用他這種堅固的心，你誰呀，叫他不用這個方法，那是不可以的。他是啊，啊，其心如石、如鐵；比鐵石都堅固，一定要啊，把它修成了。把什麼？就他配一種的藥，丸散膏丹呢，配煉一種丹，用這草木啊，煉成一種丹，丹藥，來呀，吃。

天天吃，天天吃，吃的時間久了，因為啊，他這也由他思想也成就，他吃這個藥，久而久之有了一種效藥了，所以「藥道圓成」。啊，這個名字呢，就叫飛行仙，他可以會飛的；身輕如燕，能以騰雲駕霧會飛的，這叫飛行仙。

堅固金石，而不休息，化道圓成，名遊行仙。

什麼叫「堅固金石呢」？這個堅固啊，都是說的他心，這個修道的人呢，心非常堅固。堅固做什麼呢？堅固啊，這個煉丹，煉這種啊，丹砂。這個丹砂啊，要啊，造一個煉丹的爐，把這個汞，汞就是水銀，鉛、汞加到一起，燒

了又燒，煉了又煉；或者有煉四十九天的，或者有煉那麼二十一天的，這是啊，看他這個修仙的方啊，怎麼樣講，就怎麼樣去煉去。

用這個金、銀呢，合到一起來煉，煉成啊，都把它煉到一起了，吃這個東西，這叫啊，仙丹妙藥！吃了仙丹呢，可以脫胎換骨，把這骨頭都變化了。這個說起來，這是這個煉仙的一個祕方啊！那麼如果要煉成了，「化道圓成」：這化道啊，就是他這個煉丹這種變化，有一種啊，奪造化的能力呀，所以呀他圓成了；這個名啊，遊行仙。他願意到什麼地方去，可以到什麼地方去，叫遊行仙。

堅固動止，而不休息，氣精圓成，名空行仙。

這種的堅固其心，動止，怎麼叫動止呢？動，就是用功的時候；止，就是停止了。這個動，就是又可以說是啊，這個運動；止，就是修靜功。他啊，運動，譬如去打太極拳，這叫一個動功；靜，又坐那煉精化氣，練氣化神，練神還虛。

怎麼練精化氣呢？他打坐，想啊，想自己這個精，專講精氣神的，他這個專門呢，注重精氣神。練精，他叫它這個精啊，不走，不接近女人，這個精啊，就不走了。不走，這個精回來，回來這個精啊，就變成氣；這個氣散到週身上，喔，這叫練精化氣。

他都做這麼一種啊，存想，就像那個雞抱雞蛋似的，抱小雞子似的，總這麼想啊；想自己這個精化上氣了，氣呀，精又怎麼樣化上氣，氣呀，散之於周身；然後又變成個神了，變成神。這麼樣子啊，練神還虛，練神呢，和虛空一樣。練虛還無，又啊，到那個無了，什麼也沒有了。這時候，啊，他也覺得很自在的，可以呀，出玄入牝，這是道教講的。

道教，你沒看見那個，道教那個玉皇心印經上說，說，上藥三品，神與氣精。恍恍惚惚，杳杳冥冥。存無守有，頃刻而成。回風混合，百日功靈。默朝上帝，一紀飛昇。知者易悟，昧者難行。履踐天光，呼吸育清。

他這個空行仙呢，就是到履踐天光了，呼吸育清了，到這種程度。這是啊，道教，我方才念這個經啊，這是道教的叫「無上玉皇心印妙經」。這個他們是認為是寶貝了，真的！就是煉這個「煉精化氣，煉氣化神，練神還虛，煉虛還無的」，就是這種的功夫。就是這個空行仙，他們可以到空中去走去啊，可以出玄入牝，這空行仙。

所以呀，世間很多奇奇怪怪的，巧妙的東西呀，你不過你沒看現在那個道教有的賣那一本那個「**五柳仙蹤**」，那畫的圖，這個人頭頂上出小人，小人又出小人，哦，出了很多小人；這一個人呢，這叫千百億萬化身。實際上，這完全是著相的。千百億萬化身呢，不需要這麼麻煩的，不是這樣麻煩去化去的；那是隨意變化的，不是有一定的。

**堅固津液，而不休息，潤德圓成，名天行仙。**

你看，前邊那是空行，這個跑到天上去了，叫天行。

「堅固津液」：怎麼叫津呢？這個津呢，由這你這個舌頭抬起來，舌頭，舌尖頂上顎，這就有津下來；有津在上邊下來呀，這個外道又叫什麼？又叫「甘露水」，又叫啊，「天河水」，很多的名稱。跟這下來呀，這個津液，上徧下來這叫津，你把它嚥到肚裏去這叫液，津液；其實也是一個，津也就是液，液也就是津。

這種津液，又叫啊，他們道教又叫它這個很多的名稱啊，很多的名稱，就是叫長生不老藥！說你吃這個，就可以長生不老的。「**欲要長生不老，需要還精補腦**」。他想把這個津啊，觀想，把這個津運到頭上去，補自己這個腦，這叫啊，這個道教啊，有這種的功夫。

現在我們這地方有一個果佩，就是這個文天，你知道那個姓楊的；他又說姓楊，又是姓劉，他就專門呢，修這一套的，專門呢，用這一套這個「守屍鬼」的功夫。他就想啊，啊，他這個出玄入牝了，用這一套的功夫呢。我本來叫他看這個《楞嚴經》，他看了，他也不懂，他也不明白。這很難講的，看這個，不明白這個佛教的道理，不明白道教道理呀；尤其你沒有聽過真正的講說，這很不容易明白的，就單看看這個經啊，不容易明白的。

「而不休息」：總這麼煉精那氣修行啊，依照這個時後啊，去修行。「潤德圓成」：久而久之啊，這面上就有一種光潤了。光潤，所謂：方才我不說，「鶴髮童顏」嗎！啊，那個臉呢，雖然他很老的，但是像小孩子那個面孔似的，啊，那個油紅似白的，所謂：那個**櫻桃拌豆腐**，櫻桃啊，拌豆腐，有紅似白的，紅中有白，白中有紅，像童子那個小孩子那面孔，你看，非常的看著油潤，這潤德圓成。「名天行仙」：這個名字呢，就叫天行仙。

**堅固精色，而不休息，吸粹圓成，名通行仙。**

這個下邊呢，這五個仙呢，這都還有「行」字啊；前邊那個讀行(ㄊ一ㄥˊ)；

後邊這五個仙呢，都讀行(厂厶、)。因為他們比他們又走的高。前邊五個啊，是屬於在這個地下行的，這是在天上啊，走的了，所以叫行(厂厶、)，通行仙。

「堅固精色，而不休息；吸粹圓成，名通行仙」：在這個堅固，他有這種堅固心。這個堅固心修行啊，這一種的精色。什麼叫精色呢？他這個這種修習這種仙的，就是吸取日精月華，星斗的這種光。這個精呢，就是日精，他吸取這個日精月華。粹，吸粹圓滿，他吸取它那個精粹圓成，這個名字叫通行仙。通行仙呢，他就可以呀，通行啊，到天上，什麼地方都可以通行了，這種仙。

他就吸取日精月華，這個日精，怎麼樣吸取日精呢？他一早起啊，對著太陽，要吸呀，三百六十口氣，吸太陽這個氣，吸三百六十口氣；晚間呢，對著太陰，又吸三百六十口氣。這麼樣專門呢，練這個臭皮囊的，這個身體叫臭皮囊，這個裏邊是臭的，這是個皮袋。所以虛雲老和尚不作一個〈皮袋歌〉，就是啊，說這個身體是臭皮囊。他專門在這個身上用功夫，他不曉得在自性上用功夫。

所以呀，佛教和道教相差也就在，一個在有形上用功夫，一個在無形上用功夫；所以呀，就一個有執著，一個沒有執著，所差就這一點。本來呀，仙道和佛教啊，相通著的；就是一個有執著，一個沒有執著。他這些功夫本來也都可以的，也都啊，修行也都可以用的；但是他執著了，就專門呢，執著到這個相上，著相上，著相。所以呢，他就因為著相，他就有了罣礙，你一定要怎麼樣子，怎麼樣子，有所罣礙；有所罣礙，所以就不能脫出這個究竟的輪迴，不能徹底呀，了脫了，所以這叫通行仙。

堅固咒禁，而不休息，術法圓成，名道行仙。

這個「堅固咒禁」：他呀，用這個堅固心，來呀，念這個咒。這個好像什麼呢？這個好像西藏那些個喇嘛，就都有這種的情形，他們都可以叫道行仙修成功的，修不成功的他不能稱這種。那麼這個念一種咒啊，又持這個禁戒，「而不休息」：也是啊，久而久之，這個術法也圓成了，他修行這個法術啊，成就了，這個名字呢，就叫道行仙。

堅固思念，而不休息，思憶圓成，名照行仙。

這個呢？他堅固他一種思念，就是有一種存想啊，而不休息。「思憶圓成」：成就了，他啊，成就，就有一種光明。他思想啊，自己總啊，化成一種金光；

化成一種金光啊，他這麼想久而久之，也就像那個雞抱這個雞蛋似的；那個貓啊，在那捕鼠似的，都這麼等著等著的成就了；成就這叫照行仙，他也有光的。

堅固交邁，而不休息，感應圓成，名精行仙。

這種的仙呢，他在這個山裏邊，「堅固交邁」：有存一種堅固心呢，交邁。這個交邁啊，普通是男女有一種性行為這叫交邁。可是在這啊，並不是有這個男女的性行為。這是自己本身的，他們叫「嬰兒姤(彳Y\ )女」。每一個人不是向外邊去找的，自己本身上啊，有嬰兒姤女。什麼叫嬰兒呢？這個就說的「坎離」；這講這銘中國的卦爻上。離，離中虛；坎卦，坎中滿；坎卦，就是姤女；離卦，就是嬰兒。

這個八卦，「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、離、坤、兌」。最初啊，是乾卦；乾卦是乾三連，三橫是連著。坤，乾為大父，坤為大母；坤卦呢，變成啊，坤六斷，那三連呢，就斷成了六斷。這個人呢，男子到十六歲這個時候，這乾掛滿了；滿了就會損，損了變什麼呢？乾卦就變了離中虛。

那個離中虛，這個離卦中間這一點陽啊，到什麼地方去了呢？就到那個坤六斷那個中間去了，所以就變成坎離；變成坎離兩卦了。乾卦一變，就變成一個離中虛；那個坤卦一變，就變了坎中滿。這個離中虛呀，就叫它叫「嬰兒」；坎中滿呢，就叫它叫「姤女」。離中虛呀，屬於心；坎中滿呢，就屬於腎。

那麼這個交邁呢，就是心腎交邁；心腎交邁啊，也就拿它比方啊，這個男女性行為一樣的，所以叫交邁。這個交邁，是自己本身呢，一個離，是屬陽的，但是陽中有陰；坎，是屬陰的，但是陰中有陽。離卦，怎麼說它屬陽，陽中有陰，因為它離中虛了，陽中有陰。那個坎卦，它是怎麼說？陰中有陽呢，那個就是它坎中滿，中間那一橫，連上了，那叫屬陽的，所以呀，這也就比方啊，嬰兒姤女。

這個道教講嬰兒姤女，「嬰兒並姤女，相逢在黃庭」，在黃庭，黃庭是什麼呢？就是意，就是第六意識那個意。意，屬於那一經呢？就屬於脾經，脾藏意的。所以講起來這個道理，若往詳細了講啊，那多的不得了！所以我的時間呢，太不夠了，所以我沒有法子講那麼多。這是道教啊，這個就是修這個交邁的這個法門。

跟一般邪知邪見的人呢，看見這個《楞嚴經》上啊，說是講交邁啊，就以為男女呀，在一起胡混呢，這也可以修道呢，也就亂來起來了。所以呀，就一

點戒律也不守了，就因為這個，不要講太多了。

「而不休息，感應圓成」：這感應啊，也就是那個交遘。這個交遘到成就了，「名字精行仙」：這個名字呢，就叫精行仙。

堅固變化，而不休息，覺悟圓成，名絕行仙。

「堅固變化」：這個說是這個修道的人，以這種堅固的心呢，來研究這種種的法術，把種種的法術，研究成了，那麼有一種功效；他有一種功效，所以呀，就這種的修行功夫已經成就；這種功夫成就了，所以他就覺悟一切的造化，這種造化的道理圓成了。

什麼造化的道理呢？這種的仙呢，他能以移山倒海，可以把這個山呢，北邊的山搬到南邊去，南邊的山又搬到北邊去。把這個海，東海搬到西海去，西海搬到東海；可以互相啊，調換位置，他有這種變化的能力，有移山倒海。

有這個變易四時的這種能力，怎麼樣變易四時呢？冬天冷的地方本來沒有東西生，他隨時可以呀，啊，叫這個東西，叫所種的這種東西生出來，在這冷的地方而凍不死。這個冷的地方，最冷的地方，他可以把它變成最熱的地方；最熱的地方，又可以把它變成最冷的地方。也就是啊，春天呢，他可以把它變成冬天；夏天最熱了，他可以把它變成冬天。那麼春天，啊，是萬物發生的時候，他可以把它變成秋天，變成這個萬物枯槁的一個時候，變易四時，他能以呀，把這四時都給變化了。

所以呀，這他為什麼能這樣子？他就覺悟這個造化的道理。他能以呀，奪天地這個造化的功用，把這個造化的這種功能啊，他都可以作為他自己的本能，這叫絕行仙。

阿難！是等皆於人中鍊心，不修正覺，別得生理，壽千萬歲，休止深山，或大海島，絕於人境。斯亦輪迴，妄想流轉，不修三昧，報盡還來，散入諸趣。

阿難呢！你要知道，「是等皆於人中鍊心」：這一些個仙呢，都是做人的時候他鍛鍊這個身心，「不修正覺」：他不修啊，這個不生滅的如來藏性，這楞嚴的定，不修這種正覺。「別得生理」：他呢，那麼得一種啊，特別的這種養生的道理，養生的道理。

他得這種特別的養生道理，什麼特別的呢？就是前邊呢，他修那種種的法門。也是啊，以這外道的這個仙，傳給他這個外道的法，修行啊，他這個養生。

得這種的養生的道理了，他呀，壽命啊，可以活到或者一千歲，或者一萬歲，啊，或者更多的，那麼這麼多年紀。

「休止深山呢」：他呀，住在那個深山穹谷裏邊，人所不能到的那個地方，「或大海島」：或者啊，住到一個大海的海島上。「絕於人境」：這個人呢，不容易到的那個地方。

在這個七金山呢，這個須彌山，這個世界，須彌山外邊呢，有這個七金山；七金山呢，又有七重香水海；過了這個七金山，和香水海之外，又有這個**弱水三千**。這個弱水呀，怎麼叫弱水呢？（就是軟弱的那個弱）。這個水呢，就是那個雀毛啊，放到那個水裏呀，它都沉底的，它都啊，要塵到底下去的。

本來這個雀鳥的毛啊，放到這個水上啊，它是漂浮著的；但是這種水呀，它叫弱水，軟弱，沒有啊，托浮的這個力量，所以呀，你就這個雀毛放裏頭，它也是沉底的。那麼雀毛都沉底，其它的船呢，什麼任何東西都不能在那個地方走的。

**唯有飛仙可渡**，這個飛仙呢，從空中飛過去，這可以的。那麼這一些個修仙的人呢，就飛到這個大海島上啊，沒有人到的這個海島，在這個永遠都沒有人可以到這個海島這個地方，他在這個地方住著，絕於人境。

「斯亦輪迴」：可是啊，他雖然活一千歲、一萬歲呀，但是仍然在這個輪迴之中，他還啊，沒有能了生死，還在這個輪迴之中。他為什麼呢，還在這個輪迴裏頭？就因為啊，他還有所執著。有所執著什麼呢？他還想要啊，長生不老，想要啊，活的幾千萬歲這樣子，這也是執著。所以呀，就這個「妄想流轉呢」。

「不修三昧」：他不修這個正定，真正的定力。「報盡還來呀」：他報盡呢，就是他這個命，生命完了之後，還來「散入諸趣」：他啊，等他這個壽命沒有了的時候，壽命盡了，還是要散入諸趣。散入諸趣，諸趣就是啊，這個六道輪迴裏頭啊，或者做人也不定，做阿修羅也不定，做鬼也不定，到天上也不定，或者到地獄，轉餓鬼，做畜生，這都不一定的；所以才說散入諸趣。

## 092. 卷八~九

阿難！諸世間人不求常住，未能捨諸妻妾恩愛，

阿難！「諸世間人」：所有的這一切的世間人，「不求常住」：他啊，不求

這個常住在世。「未能捨諸妻妾恩愛」：他沒能啊，捨棄呀，他的妻和妾這種恩愛。

於邪淫中心不流逸，澄瑩生明，命終之後，鄰於日月。如是一類，名四天王天。

「於邪淫中」：什麼叫邪淫呢？這個淫呢，對於啊，不是自己的妻妾，不是自己的太太，有這種的男女的性行為，這就叫淫。若是如果自己的和自己的太太，那麼這不算邪淫，這也不算淫；但是啊，都要少一點比較好，不要太多了。那麼於邪淫中，這個邪淫呢，就是不是正，不是自己的太太，不是自己的丈夫，那麼而發生啊，這種性行為，這叫邪淫，不正當，不正常。

「心不流逸」：這個心呢，不向這個邪淫這一條道路上跑。所以你修道啊，無論你就是有多大的功德，你必須要啊，把這個邪淫的心呢，斷了；如果你不斷邪淫的心呢，這修什麼道都不會成功的，不會有所成就的。心不流逸，對這個邪淫呢，這方面呢，心不流逸，心不向這個地方跑。

「澄瑩生明」：心不向這個邪淫的這一條道路上去跑啊，所以就清淨了；清淨，就生出一種光輝。這個瑩啊，就是瑩潔；瑩潔而有光輝了，有一種光明。有光輝了，「命終之後」：你這個人呢，如果在生的時候，不和其他的人行這淫欲啊，你自己呀，自然就有一種光，有一種德光。

所以說：「萬惡淫為首，死路不可走」，前幾天我不講。你不行這個邪淫呢，輝，你自己呀，這個精氣神就充足；充足啊，你就有一種德的光，啊，有一種光輝；有一種光輝，在生的時候就有一種光輝，等你命終之後，啊，「鄰於日月」：你就啊，和這個日月做鄰居。

「如是一類」：像這樣子的一類人，因為不是一個人，這說不上有多少？這個世界不知道有多少啊，這種人？所以這叫一類，如是一類。「名四王天」：這就生到啊，四王天上去這種人。

這四王天呢，在什麼地方呢？就在這個須彌山呢，的半山，是半山區，住在須彌山的半山。那麼有東天王、南天王、北天王、西天王，這四大天王。這四大天王，他啊，是最接近我們這個世界的這個天。這四大天王的天人呢，他的壽命五百歲，壽命是五百歲；以人間呢，五十年呢，作為四王天呢，一晝夜；那麼合起來呀，這是很多的數目了。所以雖然他那五百歲呀，合我們人間的那個年呢，啊，就很多了，合多少呢？九百萬年，有九百萬年。

那麼四王天這個是和我們這個世界這個人最接近了；這種人呢，就生到四王天上去。

於己妻房，婬愛微薄，於淨居時，不得全味，命終之後，超日月明，居人間頂。如是一類，名忉利天。

「於己妻房」：前邊呢，那是四王天的天人呢，生在四王天的天人，不去啊，到外邊去行這個邪婬，於自己的這個夫婦間呢，這種情欲啊，還沒有斷，沒有啊，減少。所以呀，他守身如玉，所謂啊，一生啊，不二色，男人呢，就沒有兩個女人，沒有啊，接近過兩個女人，只一個；女人呢，只接近自己的丈夫，一個男人，沒有第二者，沒有啊，另外再找一個情人。

那麼這樣的人呢，他守身如玉，所以生到四王天去。那麼現在呀，這一種人呢，於己妻房，於自己的這個妻房，啊，這個丈夫對於太太，或者太太對於丈夫，這叫在這個自己的家庭裏。「婬愛微薄呀」：行這種婬欲的事情啊，男女做愛這種事情啊，微薄，很少很少的。甚至於啊，一年也沒有一次，或者甚至於兩三年呢，只有一次呢，所以這叫微薄；甚至於啊，很久也沒有，這叫微薄。看這個男女這種的情欲啊，非常的輕啊，非常的看這種東西啊，看的不重要。

我們為什麼，這個人呢，這個色欲心，這個婬欲心那麼重？這個情愛的心那麼重？就因為啊，業障重。你若業障輕啊，就不會有這種心了；這個業障重，它贅著你，就叫你一天到晚都想這個事情，沒有停止的時候，這個業障就重。在這個業障重的時候啊，你就應該生出一種覺悟心，啊！業障這麼重，就應該要減低這業障。如果你跟著你業障跑啊，越造越深，越墮落越深；將來呀，一定跑到變牛、變馬、變豬、變狗去，也不停止。

為什麼呢？你情欲心太重了，一定會墮落的；墮落什麼畜生裏邊去啊？這沒有一定的，所以這很危險的。我們無論任何人，如果情欲心重啊，趕快要把它放下來，不要情欲心那麼重；情欲心重的人，將來一定做畜生的，這一點疑問都沒有，婬愛微薄。

「於淨居時」：在這個淨居的時候，「不得全味」：他沒有得到啊，這個真正清淨的這種的滋味，沒有得到啊，這個真正的清淨，真正的這種的淨裏邊這個好處。因為什麼？因為他也不會修行。啊，「命終之後」：他這等人呢，等命終的時候，「超日月明啊」：他的因為他情欲心薄呀，他身的自性的光明啊，就有光明，因為他沒有婬欲心。你這個人，如果你無論哪一個人，沒有婬欲心，你就有光了；你等死了之後，就會生到這個天上去。

「居人間頂」：居這個人間呢，我們頭頂這個天，就叫忉利天。「如是一類」：像這種的這一類呀，「名忉利天」：這個忉利天，忉利天呢，是梵語，翻到中文叫「三十三天」。這個忉利天的天主啊，就在我們頭頂上。

怎麼叫三十三天呢？因為東有八天、南有八天、北有八天、西有八天，這四八、三十二天。那麼這個忉利天呢，在四八、三十二天的中間，所以它叫三十三天。她怎麼樣做這個三十三天的天主呢？這最初，這三十三天的天主她是個窮人，是一個窮女人，很窮很窮的。

她看見呢，有一個塔，有一個塔呀，這個塔毀壞了；啊，她說這個佛塔毀壞了，我發心把它重修起來！於是乎啊，她就連各處去乞討啊，連作工啊，做了很多年工啊，那麼賺了很多錢。於是乎啊，她又有三十二個朋友，她們大家就一起一商量，開一個會，說是我們大家一人出一點錢，把這個塔造起來它！於是乎啊，這集三十二個人的力量啊，來把這個塔呀，造成功了。

造成功了，於是乎她們死的時候，就那三十二個人做這三十二天的天主；這個為首的人呢，她就做這三十三天的天主了，所以這是啊，她的來歷。

這忉利天的天人呢，活多少歲數呢？他的壽命啊，活一千歲；以人間呢，一百年做為啊，忉利天的一晝夜。那麼以後啊，每一層天，都是加一倍，壽命加一倍。這個並且他本來這個壽命，和這個身量都有一定的；不過那麼太繁雜了，我們現在就知道啊，這兩個天的壽命啊，以後啊，要想詳細知道，要自己呀，用功去研究。

逢欲暫交，去無思憶，於人間世，動少靜多；命終之後，於虛空中，朗然安住，日月光明，上照不及，是諸人等，自有光明。如是一類，名須燄摩天。

這是六欲天的第三天，叫燄摩天。

這個有一種人呢，在這個世界上，對於夫婦的這種恩愛、情愛，「逢欲暫交」：那麼對於夫婦間呢，暫時雖然有這個性行為；但是啊，「去無思憶」：過去了，他也不想這個性行為這些個問題，不想的，過去就忘了。「於人間世」：在人間世，「動少」：他動的時候少，清靜的時候多，也就是啊，修禪定的時候啊，多一點。

「命終之後，於虛空中」：在虛空中，「朗然安住」：就住到虛空裏。「日月光明，上照不及」：這個日月本來有光的，但是它照不到這個地方。「是

諸人等」：這一切的這少欲知足這等人呢，到這個地方啊，「自有光明」：他身上啊，自己有光明。那個地方啊，不是有這個日月的光明，而是自身呢，有一種光明。這種光明啊，是永遠都有的，所以呀，他那個地方沒有晝夜的。

這個夜摩天呢，又叫須燄摩天呢，就是啊，白天晚間都是光的。那麼它以什麼為晝夜呢？以這個蓮華，蓮華開的時候這就是晝；蓮華合上了，這就是夜；以蓮華開合呀，作為它的晝夜。沒有白天，沒有晚間，都是光明的；每一個人的身都有光明的。

「如是一類」：像這一類的人，「名須燄摩天」：這叫須燄摩天。這所住的人呢，他的身長啊，有二百二十五尺，那麼他的壽命呢，就是兩千歲了；這比這個忉利天呢，又加上一倍。所以呢，這個天呢，高一層啊，這個壽命就長一點；低一層，壽命就短一點。

一切時靜，有應觸來，未能違戾，命終之後，上升精微，不接下界諸人天境，乃至劫壞，三災不及。如是一類，名兜率天。

這個「率」字啊，一般人讀(尸乂历、)，這個字應該讀(ㄉㄡ、)，兜率陀天。這個天呢，有這個外院，有內院；外院呢，就是一般的凡夫所住的地方；內院呢，就是聖人所住的地方。現在彌勒菩薩，就在這個兜率內院，兜率內院那講這個「唯心識定」。

「一切時靜」：所有的一切時啊，一切處都不動，很寂靜。「有應觸來」：有這個應觸來呀，也就是有這種的性行為這個時候來；「未能違戾」：沒能啊，一定是不做這個事情，但是他可不願意做，不願意這個性行為。遇到這個事情呢，他也偶而做，這個做的不過非常之少的。

「命終之後」：這一等人呢，這個少欲知足啊，這種人。「上昇精微」：他上昇啊，他這個，這個靈性啊，就昇到上邊，到精微之處。「不接下界」：和下界不相接著了。「諸人天壞」：這個人和天上都壞的時候啊，「乃至劫壞」：或者這個劫，劫壞，就是連劫都沒有了。

「三災不及」：這個三災是什麼呢？就是水、火、風三災。火燒初禪、水淹二禪、風颳三禪，這所以呀，但是這個兜率陀天呢，這三災呀，也到不了那個地方的。「如是一類」：像這個樣子的，一類的人呢，一類的眾生啊，生在這個地方啊，就叫啊，兜率天。兜率天是梵語，翻譯成中文呢，就叫「知足天」，知足，少欲知足；那個地方什麼事情啊，他非常，一點貪心都沒有，少欲；也沒有啊，這個男女淫欲心也，根本就沒有，少欲這個。

所以你要想做天人呢，你就少欲知足，將來就生到天上去；你若盡情欲太重，一天到晚盡想這個，啊，男女的性行為，這個時時刻刻的，甚至於一分一秒啊，也放不下這個事情啊，那很危險的，很危險很危險的！人這個最危險的就是這一件事，這是墮落的一個源頭。你若不怕墮落，啊，就想多一點；若怕墮落，趕快就停止這種的情欲心。不停止，不停止！將來呀，到什麼地方去，那就誰也不知道？

那麼前面這個夜摩天，夜摩天呢，叫「善時分」。夜摩天，須燄摩天，也是這個梵語，翻譯成中文就叫善時分。說那個地方那個時候啊，非常好。為什麼呢？它也沒有晝，也沒有夜，總是光的，這叫善時分。這個兜率天，這就叫知足天，少欲知足。

我無欲心，應汝行事，於橫陳時，味如嚼蠟，命終之後，生越化地。如是一類，名樂變化天。

「我無欲心」：我呀，沒有這個姪欲的心，「應汝行事」：啊，你一定要追求，一定要做這個事情，這講男女呀，這個夫婦間；啊，一個就有這個姪欲心，一個就沒有；那麼有這個，就追求沒有姪欲心這個人；這個人，也或者是張三，也或者是李四。那麼應汝行事，行什麼事啊？就行這個房事，男女這個性行為。

「於橫陳時」：怎麼叫橫陳呢？這橫陳呢，就言其這個男女在床上這個房事；這個事情不要太細講，講的太細，這個不講誰也都會明白的。「味如嚼蠟」：啊，你們嚼過蠟沒有？那個蠟呀，黃蠟，黃蠟放到口裏嚼啊，嚼來嚼去也沒有味道，什麼味道也沒有；這說味如嚼蠟，味如嚼蠟就是沒有味，沒有滋味，說是啊，味如嚼蠟。

「命終之時」：這種的人也是啊，沒有姪欲心。你們聽過這個這種道理之後啊，自己呀，切記要把自己呀，管一管，不要再放逸了；不要再，啊，拼命去往那個死路上跑，豁出命來不要了，也要往那死路上去跑！「生越化地」：這個命終之後啊，他就生啊，超越這一切的這個變化的地了，生到那個地方。

「如是一類」：像這一類的，叫什麼呢？「名樂變化天」：這個叫啊，化樂天呢，化樂天。怎麼叫化樂天呢？它因為啊，它這個地方，所有的一切一切都是啊，變化出來的，非常之快樂，在這個地方啊，那個樂不可言。這種樂不是說男女那種性行為那種樂，這是天然的一種樂，快樂；人人到那個地方，都非常快樂的。

那麼不過這個地方啊，也不是一個究竟處，這都是啊，一個在六欲天之內的。這個天上的天人呢，他高度是啊，三百七十五丈高，有三百七十五丈高，人間呢，八百年呢，是這個化樂天的一晝夜，他這個地方的壽命呢，就是八千歲；以人間八百年是它的這個天的一晝夜。

無世間心，同世行事，於行事交，了然超越，命終之後，徧能出超化無化境。如是一類，名他(去乂丿)化自在天。

「無世間心」：他沒有世間人呢，這個婬欲心，「同世行事」：也啊，有的時候也有這個夫婦這種性行為。「於行事交」：於這個在這性行為這個時候啊，「了然超越」：他不單味如嚼蠟，他根本就像沒有這麼回事似的。命終之後，「徧能出超」：他能啊，超過一切，「化無化境」：他啊，到這化，這變化的，無化，啊，那個變化那個境界，到那個出神入化，變化無窮那種境界。

「如是一類，名他化自在天」：這一類的人呢，就叫他化自在天。怎麼叫他化自在天呢？他一切的東西都不是他自己呀，這個本天，這個天呢，所變化出來的。都是其它的這個天呢，變化而供養他的，所以叫他化自在天；非常自在，非常快樂，什麼工也不要做；到那個地方沒有工人的，你那工人呢，在那地方都要餓死的，沒有人用工人的。

那個什麼都是啊，自自在在的，自然呢，快樂，快樂無邊，那比這個人間可好的多了。可是啊，雖然那麼好，還會墮落；將來這個壽命終了，還會墮落到啊，這個人間來，或者地獄裏去，這個沒有一定的。他身的高度有多少高呢？有多高呢？有四百五十丈，有四百五十丈那麼高。他以這個人間呢，一千六百年，作為啊，這個他化自在天的一晝夜；他的壽命呢，就有一萬六千歲，一萬六千歲；以人間呢，這個一千六百年呢，作他的一晝夜。所以這是六欲天。

六欲天呢，都有在這個天上，雖然生到天上啊，他們還都有婬欲心的。這個我寫那個偈頌那不說：「四王忉利欲交抱」，四天王和忉利天呢，這個天人行婬欲和我們人間是一樣的，男女抱到一起的，這叫四王忉利欲交抱。

「夜摩執手兜率笑」，夜摩天呢，男女行這個婬欲的時候，這個心交，形不交。怎麼心交呢？這個男女呀，就是握一握手，這就啊，行這個作為這個一種男女的婬欲了。跟這個兜率天呢，兜率天就笑一笑；兜率天呢，這個男女，對著面那麼一笑，這一笑，就算行婬欲了，沒有這個，這所謂，神交，身不

交；兩個人呢，對面那麼一望，這是兜率天。

這個化樂天，化樂天呢，這男女就是對著這麼望一望，也不笑了，笑都不笑了；對著這麼一望，熟視，望了大約有或者三分鐘，或者五分鐘，這就算呢，行了姪欲了。他化自在天呢，就這麼一看就得了；不是看五分鐘，一秒鐘，就這麼一秒鐘，一看，這就算了。因為他姪欲念頭輕了，所以一層天比一層天就少。

這是一個真正的道理呀，我們研究佛法，一定要把這些個道理呀，弄清楚了它，然後你才能啊，真正了解佛法，真正知道啊，喔，這個姪欲，原來是這麼大的害處！所以前邊不講，那個菩薩看這個姪欲啊，就像看見毒蛇了一樣；菩薩看這個男女的姪欲行為呀，就像遇到毒蛇了似的，一定會咬死的。你呀，這凡夫的肉眼不知道這個厲害，所以盡，哦，這麼樣子晝夜求之，白天晚間也想這個壞事情，那麼放不下。哎，你若真正知道了，然後就恐怕不會那麼顛倒了。

阿難！如是六天，形雖出動，心迹尚交。自此已還，名為欲界。

阿難！「如是六天」：像這個六種天，「形雖出動」：雖然呢，這個他形迹呀，超出去這個造化，「心迹尚交」：他這心裏頭啊，和他這個神呢，和他這個性，還有這種姪欲的念頭。

「自此已還」：從這個他化自在天呢，到這個四王天，「名為欲界」：這個叫欲界六天。這欲界，現在所講的這個欲界。為什麼叫欲界呢？就是這個姪欲心沒有清淨，還有這個姪欲的念頭。所以呀，叫欲界，叫欲界六天。